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隐身新娘



内 容 提 要

法国青年画家玛克在匈牙利旅行，与当地的一位少女米拉订了婚，曾经向米拉求爱未成的威廉·斯托里茨对此十分嫉恨，他利用其父的秘密科学发明——隐身术，暗中进行恐吓、威胁、迫害，百般阻挠这桩婚姻，在拉兹城引起无数风波。最后，在警方和市民们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揭穿了罪恶阴谋，击败了坏人，玛克和米拉历尽波折，终成眷属，一起过上了幸福生活。

隱身新娘

“……请尽早来，亲爱的亨利。我等你等得非常心焦。匈牙利南方一带的景色真是美极了，肯定会使一个工程师流连忘返的。单单为了这一点，我想你也不会对这趟旅行感到懊悔。

祝好！

玛克·维达尔”

一七五七年四月四日，我弟弟给我的来信，便是这样结尾的。

这封信并没有给我任何预感，它是平平常常地来到我手中的，也就是说，它由便人捎给门房，门房交给我的仆人，我的仆人则把它放在一个盘子里，象平日那样不慌不忙地送到我手中，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这一动作的重大意义。

我也同样从容不迫地展开信纸，一口气读到结尾。谁晓得这最后几行字却预示着我将卷进一场惊心动魄的事件中去呢！

人就是这般盲目！那神秘莫测的命运已在前面等着他我的仆人把信放在盘子里送给我。们，而他们却还蒙在鼓里。

我兄弟说得对，对于这趟旅行我并不懊悔。不过，我是否有必要讲给别人听呢？这些亭，是否闭口不谈为妙？这个连最大胆的诗人都不敢下笔的荒诞故事，我写出来又有谁能相信？

噯，管它呢！我就冒个险吧，别人信不信由他。一股不可抑制的写作冲动，迫使我提起笔来，重温这段离奇的经历。我弟弟的来信，从一定意义上说，揭开了这次奇遇的序幕。

我弟弟玛克，那时才二十八岁，却已经是一位颇有名望的肖像画家了。我们俩从小互敬互爱，相依为命。我比他年长八岁，因而对他还包含一层父爱的感情。由于幼年时代父母双亡，我这个做大哥的不得不担负起教育玛克的责任；看到他在绘画方面才能出众，我便有意识地引导他向这方面发展，我深信他会取得卓越的成就。

现在，玛克决要结婚了。他在匈牙利南方重镇——拉兹已经住了相当长的时间。起初他在首都布达佩斯逗留了几个星期，给人画肖像，获得成功，挣了不少钱。最使他难以忘怀的是匈牙利人对艺术家的满腔热情。离开布达佩斯之后，他便沿着多瑙河来到拉兹。

在拉兹城，罗特利契医生家是屈指可数的名门望族。罗特利契是匈牙利最负盛名的医生之一。除了祖先留下的百万家产外，行医也使他积了不少财富。一年一度的假期，他都用来旅行，甚至在法国、意大利和德国，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每逢这个时期，不仅有钱的病人惋惜他的远离，没钱的病人也深感遗憾：因为罗特利契医生从不拒绝为穷人治病。他乐善好施，名扬四方。

罗特利契一家除了医生本人外，还有他妻子、儿子哈拉朗上尉和女儿米拉。玛克经常去拜望这个好客的家庭。那位年轻姑娘美丽的容貌、娴雅的风度，总是使他神魂颠倒。恐怕这就是他留恋拉兹的原因吧！要是说，米拉·罗特利契使他倾慕不已，那么他也使米拉·罗特利契芳心欢悦。谁都会觉得他俩确是一对天造地设的好伴侣，因为玛克那时是——谢天谢地，他现在依然是——一个正直可爱的青年。他的身材中等偏高，蔚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栗色头发，诗人般聪颖的前额，满脸洋溢着称心如意的幸福神情。他性格温存，并具有一种醉心美好事物的艺术家气质。

至于米拉·罗特利契，我仅仅从玛克热情奔放的来信中有所了解。我渴望能见到她；我弟弟更是急切地想把她引见给我。弟弟请求我以家长的身份到拉兹去，至少住上一个月。他一再告诉我，他的未婚妻盼望我去，已经等得很不耐烦；等我一到，他俩便准备择日成婚。在这之前，米拉想亲眼见见我这位未来的大伯子。关于我，她听到的只是一片赞扬（看来，她确实是这么说的）只有玛克把我介绍给她认识之后，她才能最后许婚。这可以使她自己来判，她将要进入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我弟弟在接二连三的来信中，无比兴奋地叙述着这些情况。我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疯狂地爱着米拉·罗特利契。

我说过，我是从玛克热情洋溢的书信中了解米拉的。我兄弟既然是个画家，他尽可以把米拉当作模特儿，让她穿上最漂亮的衣裙，不费吹灰之力地把她优美的丰姿描绘在画布上，或者至少画在纸上，那我就可以见画如人了……谁知道，米拉不愿这么做。据玛克说，米拉一定要亲自站在我面前，使我惊叹不已。我想，玛克恐怕也有同样的愿望。他们两人绞尽脑汁想使我亨利·维达尔工程师丢开手头的工作，以第一位贵宾的身份，出现在罗特利契家的客厅里。

难道还用得着费那么多口舌来说服我，大可不必。我弟弟结婚我不会不到场的。要不了多久，在米拉·罗特利契成为我的弟媳之前，我一定会应邀而至。

再说，就象玛克在信中特别提到的，游览匈牙利南方地区将使我身心愉悦，增长见识。何况，这是个马扎尔人聚居的地区，具有传奇色彩，由于和日尔曼人势不两立，在中欧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我决定这样安排我的旅程：去的时候，一半路程搭乘驿车，一半路程取道多瑙河水路；回来的时候，全部搭乘驿车。这样，到了维也纳，我便可以在美丽的多瑙河上航行，即使不能饱览全程七百法里的水色风光，至少亦可观赏奥匈两国直到拉兹的旖旎景色——这段航程是最令人神往的了。拉兹城已接近塞尔维亚边境，那儿是我旅程的终点。多瑙河滚滚流过的所有城镇，我没有时间一一游览；这条河流从土耳其的瓦拉西和摩尔达维之间穿过，越过著名的铁门峡，又流经维丁、尼科波里、鲁斯楚克、锡利斯特里、布勒伊拉、加拉茨，最后分为三条支流，注入黑海。

按照这个计划，完成这趟旅行大约需要三个月。从巴黎到拉兹，我准备花上一个月。米拉·罗特利契会同意给我这段旅行时间，她会耐着性子等我的。在我弟弟的第二祖国，我打算停留同样时间，其余则用来返国法国。

我把几件急事料理了一下，办齐了玛克要我携带的证件，便准备出发了。

我的准备工作极为简单，没有化费多少时间。我也不想让行李来束缚手脚，随身只带了一只放礼服的小箱子——到匈牙利去参加庄严的婚礼，礼服是必不可少的。

我不用担心语言的隔阂。自从在北方数省旅行一趟后，我便通晓了德文。

匈牙利的主要民族。

德国的主要民族。

此系法国古里，1里约合4公里。

土耳其在历史上曾是个疆土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国，称为奥斯曼帝国。欧洲土耳其在一六九九年之前包括巴尔干岛诸国和匈牙利。

至于马扎尔语，我想懂得它也不会大困难。再说，在匈牙利讲法语也极普遍，至少在上流社会是这样。我弟弟就从未碰到过语言不通的困难。

“您是法国人，您在匈牙利国土上享有公民权”，这是一位土耳其苏丹大公曾对我们的一位同胞说过的话，它言简意赅地表达了马扎尔民族对法兰西的诚挚感情。

我在回复玛克最后一封信时，请求他转告米拉·罗特利契，我和她同样地急不可待，未来的大伯子迫切想认识未来的弟媳妇。我附带提了一笔，说我马上就要动身，尚不能确定到达拉兹的日期，还得看旅途是否顺利。我向弟弟保证，决不在中途耽搁。如果罗特利契家愿意，他们不必再迟疑，尽可以把婚期定在五月底。

“倘若我每到一地，不能把行踪告知，请不要责备我，”我最后写道。“有时我也会写信来，让米拉小姐知道我离她家乡还有多少路程，无论如何，必要时我会通知你们，我几时、甚至几分到达——假使可以这般精确的话。”

四月十三日，出发的前一天，我到警察局办公室去向一位熟识的中尉告别，并领取护照。他把护照交给我时，请我代他向我弟弟祝贺，他久闻我弟弟的大名，也听说他准备结婚。

“我还知道与令弟结亲的罗特利契家是拉兹城最负声誉的世家之一。”

“有人跟您谈过这件事？”我问。

“是的，就在昨天奥地利大使馆的晚会上，那时我恰恰在场。”

“您从谁那儿得到消息的？”

“从布达佩斯卫戍区的一位军官那儿。令弟在匈牙利首都曾与他有过交往，他对令弟推崇备至。令弟在那儿誉满全城。他在拉兹也跟在布达佩斯一样大受欢迎。您不会感到意外吧，亲爱的维达尔？”

“那么，这位军官对于罗特利契一家是不是也如此赞扬呢？”我加重了语气问道。

“当然罗，医生是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他的声誉在奥匈帝国是无可非议的，大家都很看重他的为人。总的来说，令弟的婚姻是美满的。听说，米拉·罗特利契小姐还是位绝色美人哩！”

“亲爱的朋友，请莫见怪。我可以证实这一点，玛克觉得米拉小姐美丽极了，看得出他非常爱这个姑娘。”

“那就再好没有了。亲爱的维达尔，请向令弟转达我衷心的祝贺吧！他的幸福是无与伦比的，因而可能会招致一些人的嫉妒。不过……”对方欲言又止，沉吟了一下，“倘若我告诉您……我是不是有些冒昧……”

“冒昧？”我惊讶地问。

“令弟难道从来没有和您提起过，在他到拉兹之前几个月……”

“之前？”我重复了他的话。

“对，米拉·罗特利契小姐……总而言之，可能令弟还一无所知。”

“请您说清楚，好朋友，我实在捉摸不透，您是捐什么而言。”

“好吧。据说——这也不足为怪——罗特利契小姐被许多人追求过，特别被一位特殊人物所爱慕，然而这也并不是第一个追求者。至少我那位大使馆的军官朋友是这么说的，他在五个星期前还没离开布达佩斯。”

“这个情敌……？”

“他被罗特利契医生一口回绝了。”

“那就不必担心了。如果玛克真有情敌，他会在信中告诉我的。既然他

只字未提，就说明无关紧要。”

“确实如此，亲爱的维达尔。不过，向罗特利契小姐求婚的事在拉兹城已引起不少风言风语，您还是事先了解一下为好……”

“不错，既然并非无稽之谈，您能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确实太好了。”

“对，消息是确凿无疑的。”

“幸而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回答说，“这才是最主要的。”

我在告辞的时候又问道：

“老朋友，您那位军官有没有提起过这位失意的情敌姓甚名谁？”

“讲了。”

“他叫……？”

“威廉·斯托里茨。”

“威廉·斯托里茨？——化学家的儿子？或者直截了当他说，是那位炼丹术士奥多·斯托里茨的儿子？”

“正是。”

“哎呀，这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由于他的发明创造，他那科学家的名声已经远扬四海啦！”

“德国完全有理由为他感到骄傲，亲爱的维达尔。”

“他不是去世了吗？”

“不错，前几年去世的。不过，他的儿子活着。据告诉我的人说，这位威廉·斯托里茨甚至是个令人担心的角色。”

“令人担心？——朋友，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也说不清楚……不过，大使馆的军官认为，这个威廉·斯托里茨非同寻常。”

“哎呀，”我高声地开着玩笑，“这倒有趣了，这位失意的情人是长着三头六臂，还是具有第六感官呢？”

“这一点，人家没有说明，”对方笑嘻嘻地回答。“不过，我认为人家对此人的评价仅仅是指精神方面，而不是指肉体方面的。要是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们不妨对此人多加留神！”

“一定留神，亲爱的朋友，至少留神到米拉·罗特利契小姐成为玛克·维达尔夫人的那一天。”

说到这儿，我便不再打听其他事情。我诚挚地握了握警察中尉的手，回到家里，把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料理完毕。

二

四月十四日上午七时，我在驿站乘四轮马车离开了巴黎。十几天后，我便可以到达奥地利的首都了。

第一阶段的旅程倒也十分顺利，我没有遇到任何意外的事。一路上的景致都已熟为人知，不必一一加以描绘了。

斯特拉斯堡是我停歇的第一个大站。出城时，我俯身车外，看到蒙斯特大教堂的尖顶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

我颠簸了好几夜。车轮压在石子路上发出辘辘的声响，嘈杂而又单调，较之寂静无声更能使人昏昏欲睡。我顺次经过了奥斯、巴特、卡尔斯吕赫和另外几个城市，接着又把符腾堡的斯图加特和乌尔姆、巴维埃尔的奥格斯堡和慕尼黑抛在后面。在接近奥地利边境时，我在萨尔茨堡作了较长的停留。终于，四月二十五日晚上六点三十五分，热游汗淋漓的马匹驶进了维也纳头等旅馆的院子里。

我在这个城市只逗留了三十六个小时，其中还包括两个夜晚。我打算在归途中再仔细观光。

多瑙河既不穿越维也纳市区，也不紧傍市郊。我驱车赶了整整一里路，方才抵达岸边。那殷勤的流水将把我一直送到拉兹城。

前一天，我已在驳船改建的“多罗德”号客轮上定了一个舱位。这艘船上什么人都有，我的意思是指各种类型的人一应俱全：德国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俄国人、英国人……旅客们都聚在后舱，因为前舱里满载着货物，早已无处插足了。

上船后，我首先要到统舱里找一个过夜的地方。我想把箱子带进去，却无论如何办不到，无奈只得将它放在船舱外的凳子旁边，打算就在这条凳子上安顿下来，一边照看我的东西，一边打发旅途中漫长的时光。

顺风顺水，驳船在这条秀丽的河流里，劈开滔滔浊浪，急驶宜下。我从前听说这儿的河水是海蓝色的，现在看上去却是赭黄色的。我们一路上遇到很多船只，乘风扬帆，满载着两岸一望无际的田野上的物产。我们也从宽阔的木筏旁边驶过，那些好似由整个森林组成的大木筏，形成了一座座漂浮的村庄。它们在出发的时候建造起来，到达目的地后又拆散，使人联想起亚马孙河上巴西人神奇的水上之家。再过去，岛屿相连，大大小小，星罗棋布，极大多数仅仅露出水面一点，只要水位稍稍上涨几寸，便会全部淹没。岛上杨柳成行，湿润的芳草地上点缀着丛丛鲜花，好一派苍翠欲滴的绝妙景色，实在令人心旷神怡。

有时，我们也驶过紧依河岸的水上村落。船头激起的滚滚波浪，仿佛使屋子在木桩上微微颤动。不止一次，我们从两岸之间的绳索底下穿过，差点儿挂住了桅杆。这是轮渡的牵索，是由两根高竿支撑住的，高竿顶上悬挂着国旗。

这天，菲夏梅南和里热尔斯普伦已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到了晚上，“多罗德”号停泊在马尔赫河口，这是摩拉瓦河流经马扎尔王国边境时从左边分出的支流。在那里，我们度过了四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之间的夜晚。第二天清晨，我们又起锚开船，河水把我们带向十六世纪时法国人和土耳其人厮杀的古战场。最后，我们相继在彼得罗纳尔、阿尔滕堡、海思堡停靠之后，又穿过了匈牙利狭隘的大门；船闸一打开，“多罗德”号向着普雷斯堡码头

靠岸了。

装卸货物需要二十四小时，我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参观城市。这座城市值得一游，它好似矗立在海岬之上：在它脚下流过的，不象是宁静的河水，倒是波涛滚滚的大海，海浪拍击着城堡的基石。目睹这一景色，着实令人感到惊异。在巍峨的码头上方，显现出一列整齐美观的古城轮廓。

我欣赏着金色圆顶的教堂、众多的匈牙利贵族府邸和宫殿。然后，我登上山丘，观赏了建在岩石上的别墅。这是一座大而无当的方形建筑物，四角置有炮楼，还是封建王朝的遗迹。极目远眺，富饶的葡萄园、多瑙河水滚滚流过的辽阔原野都尽收眼底。攀登到这么高，游客们是决不会后悔的。

四月三十日上午，“多罗德”号在普雷斯堡下游处进入普斯陶。在这个俄国人称为“斯捷帕”、美国人称为“萨瓦纳”的普斯陶内，一望无际的平原铺展在匈牙利整个中部地区。这是一片异常奇特的土地，莽莽苍苍的牧场上，饲养着成千上万的牛群，偶尔还有无数成群结队的马匹奔驰而过。

蜿蜒的多瑙河从匈牙利国土上奔流而过。在奥地利境内它还只能算条小河，由于汇合了小喀尔巴阡山或施蒂里亚阿尔卑斯山的滔滔洪流，到了这儿，俨然已是浩渺大江了。

我在想象中溯流而上，直抵位于法国边境、和阿尔萨斯毗邻的巴特大公国，那里才是它遥远的发源地。多瑙河最早的河水，还是来自法国的雨雪呢！

晚上到达拉堡。驳船在码头上过夜，一直要停靠到第二天的夜晚。用上十二小时观光市容是足够的了。马扎尔人称这个城市叫“杰尔”，就其外形看来，更象一座要塞。

第二天，从拉堡下行几里，我在船上便可遥望到克劳摩纳城寨。它是十五世纪马提亚·高万创建的，即是起义者最后决一死战的故址。

驾长风破巨浪，漫游于多瑙河上，沿途欣赏着马扎尔国土的无限风光，人生还有比这更为愉快的乐趣吗！河道九曲十八弯，景色千变万化。浅滩半淹在水中，白鹤、水鹤在天空中展翅翱翔。这一带的普斯陶也愈加绚丽多姿，一忽儿芳草萋萋，一忽儿丘陵起伏。这里是匈牙利最好的葡萄产区，一片片葡萄长得枝繁叶茂，欣欣向荣。包括托考伊在内，葡萄树约在一百万株以上，产量仅次于法国，超过了意大利、西班牙。据说，收下来的葡萄几乎全部售销本地。我不隐瞒，在岸边的酒店里，也痛饮了几瓶葡萄酒，当然比起马扎尔人的海量来，那就不值一提啦。

需要注意的是，普斯陶的种植方式在逐年改进。不过，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例如，必须修建一个灌溉系统来防旱保墒，还应当种植成千上万棵树木，使其交织成漫长而又稠密的屏障，构成一片防风林。这样，谷物的产量就能很快地成倍增长，甚至可能拿到三倍的收成。

不幸的是，在匈牙利产权分配不合理，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拥有二十五平方英里领地的主人从不充分开发，而广大自耕农占有的土地还不到四分之一。

这种状况，于国于民都无好处，将来一定会逐步改变；仅仅从发展的必然趋势来看，也必须改革。何况，匈牙利农民一点儿也不保守，他们满怀抱负，充满了勇敢和智慧。他们可能有些自负，但比起日尔曼农民却又好得多。

匈牙利语，即慨洼的平原，或大草原。

马提亚·高万（1440 - 1490），于1458年继承匈牙利王位，能征惯战，并重视法治，曾创立布拉大学。

两者的区别在于匈牙利人认为一切都可以学会，而日尔曼人则认为一切都已经学会。

到了格朗，我才注意到右岸的景色起了变化。普斯陶平原延伸为连绵的山岭，这是考尔派特山脉和诺里克阿尔卑斯山的分支，它们把河道挤得很窄，迫使水流穿过狭隘的峡谷。

格朗是匈牙利首席教区所在地。如果说，教区的收益能使天主教士们动心，那么格朗教区在全世界是首屈一指的。事实上，在那里任职的，不论是红衣主教、首席主教、罗马教皇的特使，还是帝国的王子、王国的法官，收入都超过一百万镑。

过了格朗，普斯陶平原又继续展开了。大自然的风光真是具有千变万化的艺术魅力，犹如大自然造就的一切事物那样，也遵循着对比法则：在普雷斯堡和格朗之间，风景是那么秀丽迷人；而到了这里，却又有有意安排得如此凄凉萧瑟。

航行到了这一带，“多罗德”号只得在环袍圣安德岛的两条支流中选择一条。这两条支流都能通航。“多罗德”号驶入了左边的支流。这样，我可以远眺耸立着六座钟楼的威申全城，临岸的一座教堂，在浓荫掩映的盈盈水波间，投下了倒影。

再向前航行，景色又起了变化：平原上种植的蔬菜一览无余；两旁船只穿梭往来，热闹非凡。看得出，我们已接近首都了。多美的首都啊！就象两颗明星，连结在一起，虽然称不上北斗，但在匈牙利的星座上，却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驳船绕过最后一座绿树成荫的岛屿。首先出现了布达，然后是佩斯。我打算从五月三日至六日，在这对姐妹城里略事休息。事实上，进城之后，尽情游览，反而愈加疲劳。

在布达和佩斯之间，在土耳其城和马扎尔城之间，有许多船队往返，沟通了内河航运。这类帆船船头竖一旗杆，装着很宽的舵、很长的桨。两岸都是码头，沿着码头，一字儿排开带有尖顶和钟楼的华美住宅。

土耳其式的城市布达位于右岸，佩斯位于左岸，布满绿洲的多瑙河象一条环形飘带，围绕着这座匈牙利城。佩斯连接平原，能向纵深发展，将来大有扩充的余地。布达依傍着设防森严的重重山丘，城堡就筑在山顶上面。

布达原属土耳其，现在逐渐趋向匈牙利化了。如若深入观察，甚至已经奥地利化了。该城军事重于商业，看不到买卖货物的兴旺景象。要是马路当中、人行道旁杂草丛生，请您千万别大惊小怪。城里的居民主要是军人。这简直就象一座被围困的城市。好多地方竖着旗杆，丝织的国旗迎风飘扬，不管从哪方面看，这个城市都有些死气沉沉，而它对岸的佩斯却那样地生机勃勃。可以说，在这里，多瑙河正从将来和过去之间流过。

虽则布达有个军火库，兵营到处林立，但是旅客仍能参观几个雄伟壮丽的宫殿。面对这些古老的教堂和在奥斯曼王朝时已改建的清真寺，我心中感慨万千。我顺着一条大路往前走，两边的房屋都围着铁栅栏，象东方式建筑一样，带有平台。我观光了市政府大厦（被黑、黄两色栅栏所环绕），瞻仰了居尔一巴巴的陵墓（土耳其的香客常来这里朝拜）。

我象绝大多数外国人一样，把最好的时光用于游览佩斯。请相信我没有浪费点滴时间，事实上，只用两天时间来参观匈牙利的首都（高贵的学府城）

是远远不够的。

要想俯瞰这座姐妹城的全景，应当攀登布达南部、达抱镇尾端的山岭。从那里望去，佩斯的码头、广场及其周围的大厦、富丽堂皇的宫殿，都看得一清二楚。到处是金碧辉煌的圆顶和直插云霄的尖塔。佩斯的外观确实雄伟，有人喜爱它胜过了维也纳，不是没有道理。

郊外的原野里有很多别墅，广阔的拉各平原向四周延伸。当年，匈牙利的骑士在这儿召集过国民议会，曾经名噪一时。

其次，不可不细细鉴赏一番博物馆里陈列的油画、雕塑，珍藏在自然历史厅和史前文物室里价值连城的题铭、钱币和人种志学方面的收藏品。接着，还必须到玛格丽特岛一游，岛上丛林密布、芳草绵延，一脉温泉旁边，有几处浴场，还有公园和小树林子，一条小溪汨汨地穿越而去，溪内可划小船。一批又一批惹人注目的男男女女汇聚在一起，在低垂的绿荫下支起帐篷，无拘无束地尽情游玩，快快乐乐地嬉笑喧闹。

离别前夕，我在城里最大的旅馆里歇息片刻，喝了些马扎尔人最喜爱的饮料——掺矿泉水的白酒，顿时觉得周身舒坦。我正打算再去城里逛逛，突然一张摊开的报纸吸引了我。我不申自主地拿起来，粗大的哥特体醒目标题，立即映入我的眼帘：“斯托里茨的诞辰”。

毫无疑问，这使是德国著名炼金术士的姓氏，也就是警察中尉向我提起过的、米拉·罗特利契那位失意求婚者的姓氏。

报纸上登载着这样一段话：

“再过二十天，即五月二十五日，将在斯普伦贝格纪念斯托里茨的诞辰。可以预料，市民们将成群结队地拥向这位著名科学家的故乡，在他的墓前凭吊。

“大家知道：这位杰出的人物以他卓越的工作、惊人的发明、对物理学巨大的贡献而给德国赢得了荣誉。”

说实话，文章的作者并没有夸大其词。奥多·斯托里茨在科学界确实是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最引起我深思的是下面几行字：

“众所周知，有些科学家倾向于超自然主义，奥多·斯这标题立即引起我的注意。托里茨更是被人当作巫师看待。如果他早诞生一、两个世纪，谁能保证他不被逮捕、判刑、在广场上活活烧死呢！在他死后，很多人显然出于迷信，更把他当作一个装神弄鬼的家伙，传说他掌握了一种超人的本领。现在他们可以安心了，因为奥多已经把自己的秘密带进了坟墓。别指望这些正直的人有朝一日会睁开眼睛，在他们的心目中，奥多·斯托里茨是个地地道道的巫师、魔术师，甚至是魔鬼附身的家伙。”

我默默地想：不管人们把他当作什么，最要紧的是，他儿子已经被罗特利契医生一口回绝了。至于其他事情，跟我毫不相干。

文章是这样结束的：

“由此可见，如往常一样，诞辰纪念会上一定是人山人海。何况奥多·斯托里茨还有许多至亲好友都要光临。可以料想，迷信到极点的斯普伦贝格市民们等待着奇迹降临，肯定会踊跃前往，以求一睹为快。据城内传闻，坟墓里将出现最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人们将会看到顶顶稀奇古怪的场面。即使是墓碑在一片惊恐中裂开，科学家的幽灵在一片光辉中复活，也不会有人感到意外的！”

“甚至还有人认为，奥多·斯托里茨根本没有死，丧葬那天搞的只是个

假葬礼罢了。

“我们不想枉费口舌来驳斥这些无稽之谈。大家都知道，迷信也有其本身的逻辑，要用理智来摧毁这些可笑的神话，还需要许许多多年月。”

这篇文章引起了我一些悲观的推断：奥多·斯托里茨死了，埋葬了，这是确凿无疑的。至于说五月二十五日他的坟墓会裂开，他会象拉撒路一般出现在众目睽睽之下，这倒是连想都不用想。不过，要说这位父亲去世是千真万确的，那么他那儿子活着也同样是千真万确啊！这位威廉·斯托里茨被罗特利契家拒婚之后，还是结结实实地活在人世，他会给玛克带来烦恼，会给婚事制造麻烦，这种担心难道是多余的吗？

“够了！”我自言自语地把报纸摔开。“我全是在胡思乱想。威廉·斯托里茨向米拉求过婚……遭到了拒绝……而以后呢？以后再没有人看到过这个斯托里茨。再说，玛克对此事都只字未提，我又何必耿耿于怀呢！”

我叫人拿来了纸、笔、墨水，写信告诉玛克，我将于次日离开佩斯，五月十一日上午即可抵达他那里。这儿距离拉兹城最多不会超过七十五法里。我还特意提到，到今天为止，我的旅行非常顺利，没有耽误时间。我没有理由怀疑，将一帆风顺抵达拉兹。在信上，我也没有忘记向罗特利契先生及其夫人致敬，并情玛克向米拉小姐转达我真诚的问候。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多罗德”号离开岸边的栈桥码头。又起航了。

从维也纳起，在普雷斯堡、拉堡、格朗和布达佩斯，驳船都作了停靠，旅客上上下下，不断更替，这是理所当然的。只有五、六个人（其中还有英国人），他们在奥地利首都上的船，看来一直要乘到黑海。

同在上游停靠其他码头时一样，在布达佩斯，也有一些陌生的乘客登上“多罗德”号，其中有个人特别引起我注意，他的举止太古怪了。

此人大约三十五岁左右，高个子，长着一头火红色的头发，脸色严峻，目光逼人，看得出是个难以接近的人。他的一举一动都显得目空一切、傲慢不逊。我几次听到他和船员讲话，声音是干巴巴的，令人讨厌，即使在询问时，也是用的命令口气。

这位乘客似乎不屑理睬任何人，这对我来说，倒也无所谓。一路上，我与所有旅伴都没有交往，仅仅向“多罗德”号船长问过一些沿途情况。

经过仔细观察，我可以断定他是德国人，很可能原籍是普鲁士。这从日尔曼种族特征上可以辨认出来，凭这些特征，就不可能把他和诚实的匈牙利人（这些法国人真正的朋友、平易近人的马扎尔人）混同起来。

驳船离开布达佩斯之后，船速并不决于水速。微风径拂，船缓缓而下，使我更能细细地领略沿途的风光。姐妹城已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到达切波尔岛时，多瑙河一分为二，“多罗德”号进入了左边的支流。

读者（假使我这部作品能有读者的话）可能会奇怪我的旅行为什么如此平淡无奇，我在作品的开端不是吹嘘整个经历充满着离奇的故事吗？倘若如此，还望读者耐心一些。要不了多久，就能听到大家关心的奇闻了。

恰好在“多罗德”号绕过切波尔岛的时候，第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我始终记得很清楚，不过，这事本身却没有多大意义，我甚至怀疑是否应该把这区区小事称作意外，何况还是完全出自想象的意外。这一点，我立即可以得到证实。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时我站在船艙、我的小箱子旁边，箱盖上贴了张纸，写着我的姓名、住址和职业。我两肘支撑在栏杆上，悠然自得地极目远眺佩斯下游的普斯陶。我承认，这时我的心中一无牵挂。

突然，我隐隐感到身后有人。

当我们被人窥视而又看不到这个人的时候，心中会泛起不太舒服的感觉。这种现象相当神秘，很难用语言表达，甚至根本说不清楚。但是有过这种体验的人都能理解，我感觉到的，恰是如芒在背。

我猛地转过身子，周围却没有人。

我刚才的感觉是那么清晰，而我明明又是单身一人。我目瞪口呆，惊讶不已。事实却明明白白摆在那儿：离我最近的乘客都相隔有十几法丈。

我责备自己愚蠢的神经质，随即恢复了原先的姿势，要不是以后又发生了一些意料不到的怪事，也许我会把这件小小的意外忘得一干二净吧。

不管怎样，我当时很决把这件事丢到脑后了。我的目光又转向普斯陶。它象五光十色的海市蜃楼一样展现在我面前：茫茫无边的平原、郁郁葱葱的牧场、城郊密密麻麻的农作物。河中常有一些浅滩，滩上长满柳树，微微露出树梢，仿佛是一片浅灰色的灌木丛。

五月七日这天，我们沿着曲曲折折的河道航行了将近二十法里。天空阴沉沉的，蒙蒙细雨飘洒不停。晚上，我们停泊在杜纳保陶和杜纳弗尔德瓦尔之间过夜。第二天天气并无好转，晚上又在离巴陶上游十法里的旷野中停歇。

五月九日，天空放晴，出发时估计傍晚能到达莫哈奇。

将近九点，我正要进舱，那个德国乘客从里面出来，我们差点儿撞个满怀。他向我射来两道奇特的目光，使我感到十分突兀。这是我们偶然间初次相遇，这目光不仅傲慢无礼，而且——当然，这也许是我的错觉——还包含着故意。

他到底想干什么？对我怀恨在心是否仅仅因为我是个法国人？我忽然想起，这家伙完全能从我箱子盖上看到我的姓名；我把旅行包放在舱外的长凳上，甚至从上面的小牌子上，他也能知道我的身份。或许就为了这个缘故，他才那么奇怪地看我吧！就算这样，即使他知道我的姓名，我也不想打听他；我对这个家伙实在没有好感。

“多罗德”号停靠在莫哈奇时天已断黑，因此，对这个相当规模的城市，我只能从模糊的黑影中看到两个尖顶。我仍然下船了，逛了一个小时，又返回船上。

又上来了几位旅客。五月十日，天刚破晓，我们的船便起航了。

这天，我提到的那个家伙几次在甲板上和我擦肩而过。他故意要惹我不快，死盯住我。我不喜欢跟人吵架，也不喜欢别人老这样讨厌地望着我。如果有话要说，这个蛮横的家伙为什么不开口呢？在这种场合，是不适宜用眼神来表达意思的。要是他不懂法文，我尽可以用德文来回答他。

然而，假若我要责问这个日尔曼人，我最好能掌握到他的一些情况。

我向驳船老板讯问，是否认识这位乘客？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驳船老板回答我。

“他是德国人吗？”我又问道。

1 法丈等于 1.9 米。

“那不会有错，维达尔先生，我甚至觉得他是个双料的德国人：他或许还是个普鲁士人。”

“啊！单料的已经叫人受不了啦！”我喊了起来。我得承认，对于一个有教养的人来说，这种讲法显然不太得体；不过，船长是匈牙利人，对我的见解倒很赞赏。

下午，驳船来到佐鲍姆。这个城市离开河岸太远了，根本看不清楚。这是个相当重要的城市，它和塞格德同处于多瑙河和蒂萨河（多瑙河最大的支流之一）之间广阔的半岛上。

第二天，“多罗德”号顺着蜿蜒的河道向右岸的武科瓦尔驶去。在这里，沿着斯洛文尼边境南北流向的河道，打了个弯，向东流去。军事边境区也在这一带。在陡峭的河岸后面，可以看到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流动的哨兵保持着哨所之间的联系，他们就住在木头小房子里和树枝搭成的哨所里。

边境上实施军事管制，居民们被称作“边防居民”，都是战士。省、县、教区都取消了，由部队编制的连、团代替。这个军事边境区从亚德里亚海起，直至特兰西瓦尼山地，面积六百一十平方英里，一百一十多万居民都被严格的纪律所约束。在当今的玛丽·黛莱瑟统治之前就开创了这一制度，一直保留到现在，是为了防御土耳其人的入侵，同时作为一条防疫线，可以阻止瘟疫流入。

从武科瓦尔起，我在船上再也没有看见那个德国人，可能他在那座城市上了岸。我摆脱了他，也免去了一番口舌。

现在，我的思想里在考虑别的事情了。要不了多久便能到达拉兹，我可以见到我阔别一年的弟弟，我要拥抱他，给他讲许多有趣的事情，并和他的新家庭认识。这是何等的快乐啊！

下午五时左右，在垂柳和白杨林后面，出现了几座教堂。教堂的圆顶和尖顶在白云飘浮的天空中勾勒出清晰的线条。

这是一座大城市的最初轮廓，拉兹到了！河流最后打了一个弯，整个城市便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个具有匈牙利古典风采的名城，优雅地坐落在高山脚下，还有一座封建时代的古堡，屹立在山巅。

和风习习，驳船渐渐驶向码头，靠岸了。就在这时，我旅途中第二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是否值得提一提，请诸位判断吧！

我站在左舷，望着码头。这时大部分乘客已拥到舷边。栈桥码头的出口处聚集了好多人，我想玛克肯定也在人群之中。

我正凝神在人群中找寻我的兄弟，忽然有人用德语在我耳边说了一句奇特的话，我听得清清楚楚：

“假使玛克·维达尔娶了米拉·罗特利契做妻子，米拉要遭殃！玛克也要遭殃！”

我猛地转过身子，——这儿只有我一个人。然而，刚才明明有人跟我讲过话。真的，有人跟我讲过话。我甚至可以肯定，这个声音对我来说也并不陌生。

但是，没有人，我还要说一遍，确实是一个人都没有！……显然，我又搞错了，我自以为听到这句恐吓的话，其实仅仅是一种幻觉，就是这样……我的神经大概出了毛病，两天之内受到这么多捉弄……我惶惶不安地又环视了一周……不，还是一个人影也没有……我除了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干脆下船之外，又能做些什么呢？

我就这样做了。喧闹的人群把栈桥码头挤得水泄不通，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挤了出去。

果然，玛克已经在码头上等我。他张开双臂，把我紧紧拥抱住了。

“亨利……亲爱的亨利！”他反复地呼唤着我的名字，眼里噙着激动的泪水，脸上却洋溢起幸福的笑容。

“亲爱的玛克，”我说，“让我再拥抱你一次。”

亲热过后，我大声说：

“走吧，回去！我想你要把我带你住的地方去吧！”

“是的，到公寓。到特梅丝瓦尔公寓，从这儿去只消十分钟，在米洛契王子街……不过，在这之前，我想先把你介绍给我未来的内兄。”

开头，我没有注意到玛克身后还站着一位上尉军官。他穿着边防部队步兵军装，最多不过二十八岁，中等个子偏高，仪表堂堂，留着唇髭和栗色胡子。他具有马扎尔贵族高傲的气质，但眼神是热情的，露出笑意，一眼望去就给人好感。

“哈拉朗·罗特利契上尉，”玛克给我作了介绍。

哈拉朗上尉伸出手来，我紧紧地握住了。

“维达尔先生，”他说，“看到您，我们十分高兴，我们全家早就在盼望您啦！您想象不出，您的光临会给我们一家带来多大的快乐！”

“也包括米拉小姐吗？”我问道。

“那还用说，”我弟弟嚷道，“‘多罗德’号从维也纳起航之后，每小时连十里路都行不到，这可不是米拉的过错！”

特别要提一笔，哈拉朗上尉跟他曾经游历过法国的父母、妹妹一样，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另一方面，我和玛克都听得懂带有匈牙利腔的德语。从这天起，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用几种不同的语言聊天，有时候，还能混在一起使用。

我的行李已经放在车上。哈拉朗上尉、玛克和我一起上了车。几分钟后，车子在特梅丝瓦尔公寓前停了下来。

我对罗特利契家的首次拜访定在第二天。我跟我弟弟单独留在一间舒适的房间里，它紧靠着我弟弟在拉兹居住的那个房间。

我们一直畅谈到吃晚饭的时候。

“亲爱的玛克，”我对他说，“我们终于又安然无恙地会而了，是不是？如果我没记错，我们已经分别了整整一年啦！”

“是的，亨利。虽则我因为有了亲爱的米拉，使得最后几个月大大缩短了，不过，这段时间对我来说，还是太长、太长！现在你来了，离别并没有使我忘记你，我的大哥！”

“也是你最好的朋友，玛克。”

“是的，亨利。你不在这里，不在我的身边，我的婚礼是不能举行的！……难道我能不征求你的同意吗？”

“征求我的同意？”

“是啊，就象我应该征求我们父亲的同意一样，如果他还在人世的话。不过，不管是你还是父亲，只要认识了米拉，都决不会反对这桩婚事的……”

“我已经从你的信中认识她了，我知道你很幸福。”

“比我语言所能表达的更幸福。你就要看到她了，你自己看看吧，一定会喜欢她的。我敢担保，给你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妹妹。”

“我欢迎她做我的妹妹，亲爱的玛克，我早就知道你的选择是极其理想的。不过，我们为什么不就在今天晚上去拜访罗特利契医生呢？”

“不，还是明天去吧！……我们没有料到船到得这么早，还以为你要夜里才到达呢！我和哈拉朗是为了以防万一才到码头上来的。我们到得正巧，恰恰赶上驳船靠岸。我亲爱的米拉要是料到这一点就好了！……她会感到多么遗憾啊！……但我再重复一遍，你只能明天去了，罗特利契夫人和小姐今晚已有安排，明天她们肯定会请求你的原谅。”

“就这么办，玛克！”我回答。“今天还有几个小时，我们用来聊天吧，谈谈过去，讲讲未来。我们兄弟俩离别了一年，抒发抒发怀念之情吧！”

玛克向我叙述了他告别巴黎之后的经历，每到一地所取得的成就，在维也纳和普雷斯堡，艺术界人士对他的热忱欢迎……总的来说，他描绘的情形以前都告诉过我了。凡有玛克·维达尔署名的肖像画，奥地利和马扎尔的富豪们都竞相争购。

“我无法满足他们，亲爱的亨利，到处都要我的画，甚至不惜付出高价，叫我有办法呢？一位诚实的普雷斯堡资产阶级人士说过这样一句话：‘玛克·维达尔的绘画比自然更逼真。’”我弟弟开玩笑地添上一句，“很可能哪一天我会被人绑架，给维也纳的整个宫廷去画像。”

“你要小心，玛克，要小心！假使你现在离开拉兹去宫廷的话，会给你招来麻烦。”

“我会以最恭敬的态度来谢绝聘请，我的朋友。现在没有功夫顾得上画肖像……或者，确切他说，我刚才画完的，应该算作最后的一幅。”

“是她的？”

“不错，是她的。肯定这不会是我画得最差的一幅。”

“这也难说！”我大声辩驳。“当一个画家整个心灵扑在模特儿身上时，往往忽略了画像本身……”

“亨利，你等着瞧吧！……我再向你强调一遍：比自然更逼真——这似乎已成了我的风格。不错，我亲爱的米拉摆好姿势让我画像的时候，我的目光便再也离不开她了。不过，她并不是闹着玩的。她认为这些短暂的时间不是献给情人，而是献给画家的。……我的画笔在画布上流畅地挥舞着，笔触饱含着激情，有时我觉得画像都变活了，画中人呼之欲出，就象加拉黛的塑像一样……”

“不要激动，皮格玛利翁，不要激动。告诉我，你怎么会与罗特利契家来往的？”

“我不是写信告诉你了吗？”

“对，我想请你再讲一遍……”

“我到达拉兹城的最初几天，好几个沙龙都隆重地接待了我。这种聚会比任何事都使我感到愉快，因为对于客居异乡的游子来说，夜晚显得格外漫长。我常常光顾那些沙龙，并且受到热情招待。就在其中一个沙龙里，我与哈拉朗上尉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对，亨利，因为我在佩斯碰到过他好多回。他是个出类拔萃、前程远

塞浦路斯王。善雕刻，一次他雕刻了一个少女像（加拉黛），并且爱恋上了这个雕像。爱神维纳斯看到他感情真挚，于是给雕像以生命，使他们二人结为夫妇。

大的军官，同时又非常和蔼可亲。他要是生活在马提亚·高万时代，准会在战争中成为英雄。可惜……”

“他错过了时代！”我笑着接过他的话说。

“你说对了，”玛克用同样的声调继续说。“总之，我们两人在这儿每天见面。一开始，我俩还是泛泛之交，渐渐地就成了亲密的朋友。他想把我介绍给他家里人，我欣然同意了，尤其因为我已在几个招待会上看见过米拉，还……”

“还因为，”我代他说，“妹妹并不比哥哥逊色。于是你对罗特利契家庭的拜访，就愈来愈勤罗！”

“对，亨利。三个月来，我没有一个晚上缺席的。从此，只要我一提到我那亲爱的米拉，你可能就会觉得我言过其实……”

“不，我的朋友，一点也不！你并不夸大其辞，我相信你在谈到她的时候不可能言过其实。如果你要知道我真心诚意的想法，我可以告诉你，我甚至觉得你说得还有所保留。”

“啊，亲爱的亨利，我是多么爱她啊！”

“这看得出来。想到你就要在拉兹最体面的家庭里当乘龙快婿，我真感到万分满意……”

“这是个最受尊敬的家庭，”玛克回答我。“罗特利契先生是位极有名望的医生，他的同行对他推崇备至。他又是位心地善良的好人，不愧为——”

“他女儿的父亲，”我接他的话音说。“同样，罗特利契夫人一定也不愧为她女儿的母亲。”

“她，一位杰出的妇女！”玛克高声说。“全家人都喜欢她。她虔诚、慈祥，热衷于慈善事业……”

“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怎么样？在法国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丈母娘啦，是不是，玛克？”

“你打趣吧，打趣吧！亨利，这儿不是法国，而是匈牙利。要知道，在这片马扎尔国土上，还保留着过去的风俗习惯，许多事情都要循规蹈矩，家庭里还存在着家长制……”

“好吧，未来的家长，以后会轮到你当一家之主的……”

“一家之主的社会地位并不太低啊！”

“是呀，你可以和玛蒂萨莱姆、诺亚、阿布拉罕、伊扎克、雅科布相提并论啦！说到底，你的罗曼史在我看来也平常得很。由于哈拉朗上尉的关系，你和这家人认识了，并受到他们最好的款待。我了解你的为人，所以对此丝毫不觉得奇怪。你一见到米拉小姐，就不由自主地被她的姿色和美德所迷恋……”

“确实如此，哥哥。”

“美德是对情人而言，姿色是对画家而言；前者永远铭刻在心灵里，后者永远存留在画布上。你对我这一见解有什么看法？”

“有些不着边际，不过大体上还算确切，亲爱的亨利！”

“你的评价很中肯。结论是：玛克·维达尔一见到他那娇艳的米拉·罗特利契小姐就神魂颠倒；米拉·罗特利契对玛克也同样地一见倾心……”

“我没有讲这样的话，亨利！”

“是我在讲，我是为了把当时的事实真相描绘出来……罗特利契先生和太太注意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却没有一点烦恼。玛克抓住机会向哈拉朗上尉吐露了自己的心事。哈拉朗上尉竭诚赞同，并把这一微妙的事态禀告了双亲；他的父母又转告了女儿。于是，玛克·维达尔就正式提出了求婚，当即被允诺了。这段罗曼史也会象别的罗曼史一样，得到圆满的结束……”

“亲爱的亨利，”玛克打断了我的讲话，“你所说的结束，在我看来，仅仅是个开始。”

“你说得很对，玛克，我已经搞不清词汇的含意了……你俩的婚礼什么时候举行呢？”

“大家都想等你来了以后再确定婚期。”

“那好，随你们的便，六个星期之后，六个月之后，六年之后……”

“亲爱的亨利，我希望你能这样对医生讲：一个工程师的时间是十分宝贵的，倘若你在拉兹城耽误了过长的时间，太阳系的运转一旦不听从你天才的计算，就会发生混乱。”

“一句话，地震、水灾、海啸和其他灾害变异都得由我担当责任？”

“是这样，让他们不要再推迟我的婚期……”

“那么，就定在后天结婚，或者干脆就在今天晚上，好不好？——你放心，亲爱的玛克，应当讲的话，我一定会讲的。事实上，我的计算对于宇宙的秩序，并非如你想象的那样必不可少，因此，我完全可以在你们小夫妻身边生活整整一个月。”

“那再好也没有啦！”

“不过，亲爱的玛克，你有什么打算没有？你是不是准备结婚以后马上离开拉兹？”

“还没有最后决定，”玛克回答说，“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现在，我只管眼前的事，至于将来，对我来说，只有结婚这件大事，别的全不存在。”

“过去的，不再遗留；”我大声朗诵，“将来的，还未来临；唯有当前，才是真正的现实。——这是所有的情人在星光下背诵的一句意大利格言。”

我们用这样的口气谈天，一直谈到吃晚饭的时候。饭后，我和玛克抽着烟，沿着多瑙河左岸散步。

第一次夜晚散步，我对这个城市并没有留下多少印象。第二天以及往后的日子里，我会有充裕的时间来细细观赏的，很可能哈拉朗陪伴我的次数会比玛克多得多。

当然，我们的话题一直未变，米拉·罗特利契始终是谈论的中心。

不知是哪一句话，使我突然想起临出发前，巴黎警察局那位中尉对我说过的事。从我弟弟的谈吐中，丝毫也听不出他的罗曼史曾经受到干扰，似乎这段姻缘连一点儿波折都没有。然而，即使说玛克现在没有情敌，无疑以前是有过的；奥多·斯托里茨的儿子肯定追求过米拉·罗特利契。对一个青年男子来说，向一位出身名门、容貌绝世的妙龄女郎求婚，也是人之常情。

我自然而然又想起上岸之前似乎听到的那番警告。我还是认为那是出于一种幻觉。退一步讲，即使真有这样的警告，我不知出于谁的口中，又能得出什么结论来呢？我对在佩斯上船的那个德国佬有些怀疑，不过，想到他在武科瓦尔时便离船上岸，又不得不把这种怀疑打消了。我只能假设这是一种恶作剧。

这件事我没有告诉我弟弟。不过，有关威廉·斯托里茨的情况，我认为还是应该向他提一句。

马克意味深长地做了个不屑一谈的手势，说：

“这个人，哈拉朗确实跟我谈起过。听说，他是科学家奥多·斯托里茨的独生子。在德国，大家都称这位科学家是巫师，这是无稽之谈。事实上，他在自然科学领域占有显要的地位，在化学和物理学方面有过重大的发现。不过，他那儿子求婚的事，早就被拒绝了。”

“是在你的求婚得到允诺之前很久吗？”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他要比我早四、五个月，”我弟弟回答说。

“两者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吧？”

“没有。”

“米拉小姐是否知道威廉·斯托里茨一心想做她的丈夫呢，就象歌曲中所唱的那样？”

“我想她不会知道。”

“从此以后，他就没有再次登门求婚？”

“没有再来过，他大概也清楚，这是枉费心机。”

“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他的名声不好……？”

“不，威廉·斯托里茨只是个怪人，他行踪诡秘，深居简出……”

“在拉兹吗？”

“是的。他住在戴凯里大街一幢偏僻的屋子里，很少有人去拜访。大家都认为他是个落落寡合的怪僻青年，仅此而已。不过，他是个德国人，光凭这点，就足以遭到罗特利契先生的拒绝了。因为对于日尔曼族的后裔，匈牙利人一概都没有好感。”

“你见到过他吗？”

“见到过几回。有一天，在博物馆，哈拉朗上尉指给我看过，他好象没有觉察到我们。”

“他现在是不是在拉兹？”

“我不能确切地回答你，亨利。不过，我似乎有两、三个星期没有看见他了。”

“最好他能离开这个城市。”

“算了，”马克说，“随便他在哪儿吧！倘若哪天冒出一个威廉·斯托里茨夫人，你可以肯定，这决不会是米拉·罗特利契，既然——”

“是啊，”我抢过他的话头，“既然她是马克·维达尔夫人。”

我们沿着堤岸，一直漫步到连结匈牙利和塞尔维亚河岸的浮桥上。我走这么远是有目的的。有一阵子，我觉得有个人在背后跟踪我们，似乎想偷听我们的谈话。我想证实这一点。

我们在桥上停留了片刻，欣赏着大河的夜景。夜空如洗，繁星倒映在水中，宛如粼粼碧波间无数条闪光的游鱼。我利用停歇的时间，回头望望走过的河岸。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中等身材的男子，步履蹒跚，似乎上了点年纪。

随即我就不再注意他了。马克象发连珠炮似的向我提出问题，我不得不告诉他种种消息：我的私人事务，我们共同朋友的近况，和我保持密切联系的艺术界的动态。我们畅谈着巴黎，马克准备在婚后回到那里定居。看样子，米拉也很愿意和丈夫挽手同行，重游阔别的巴黎。

我告诉马克，他最后一信中要求我携带的所有证件，我都办齐了，他尽

可以放心，蜜月旅行所需要的护照上面，什么手续都不缺少。

总之，就象磁针的一端总是指向北方一样，我们的谈话不断地回到这颗最大的星斗——光辉灿烂的“米拉星”上。玛克谈个不停，我也百听不厌。这些事情他早就憋不住要向我一倾为快了。……亏得我还有些理智，否则，和他一定会谈到天明。

我们踏上了归途。快到公寓时，我朝身后最后扫了一眼：河岸上已经空无一人。倘若不是我神经过敏，那么跟踪的人已经消逝了。

十点半，我和玛克已经回到特梅丝瓦尔公寓。我上了床，不一会儿便睡着了。

突然，我从床上惊跳起来。我在做梦吗？——是恶梦还是心悸？——我仿佛在睡意朦胧中，又听到了在“多罗德”号甲板上似曾听到过的话——那些威胁着玛克和米拉·罗特利契的警告！

四

第二天是个隆重的日子，我正式拜访了罗特利契一家。

医生的住宅坐落在巴蒂亚尼堤岸的尽头、戴凯里大街的拐角处。戴凯里大街是一条环城的林荫大道，不同地段有着不同的街名。医生住的是座现代化的住宅，屋内陈设富丽堂皇、庄重典雅，家具布置充满了高尚的艺术情趣。

正中，有供丰马出入的大门，旁边开有侧门，正门进去是一座石砌的院子，院子直通大花园。花园四周栽着榆树、杨槐、毛栗、山毛榉，树梢已高过围墙。在这两扇门对面，是爬满马兜铃和蛇葡萄的边屋，通过一条漏窗镶嵌着彩色玻璃的过道，和主屋连接在一起。过道尽头通到一座圆塔的底层，培高十米，有一道楼梯盘旋而上。

住宅前端是一间玻璃花厅，有好几扇门，披着古色古香的挂毯，分别通向罗特利契医生的工作室、客厅和餐厅。这些房间在朝向巴蒂亚尼堤岸和戴凯里大街一侧，一字排开六扇大窗户。

二楼、三楼的结构和一楼相同。在大客厅和餐厅的楼上是罗特利契先生和夫人的卧室，三楼是哈拉朗上尉的卧室，医生工作室的楼上是米拉小姐的闺房和盥洗室。我看到了米拉的肖像，赞赏不已。

来拜访之前，我已对这所房子有所了解。在前一天夜里的闲聊中，玛克向我作了详尽的介绍。他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细细描绘给我听，还讲到了那道奇特的楼梯。楼梯通往亭子和环形平台，从那儿可以俯瞰全城，眺望多瑙河。我甚至还确切地知道，客厅和饭桌旁边，米拉小姐最喜欢哪个座位；在花园深处，美丽的栗树下，她最偏爱哪张凳子。

下午一时许，我和玛克在主楼前那间宽敞的玻璃花厅里受到了接待。花厅正中放着一个精雕细刻的紫铜花盆架，花盆里春花竟放、争奇斗艳。角落里散放着几盆热带灌木，有棕榈、龙血、南美杉。墙壁上挂着几幅匈牙利、荷兰画派的油画，玛克对这些名画赞叹不已。

在一个画架上，我看到了米拉小姐的肖像，我细细欣赏着这幅高超的艺术作品，它无愧于在这上面签字的画家——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是全世界最亲切的了。

罗特利契医生已经五十开外，不过，看起来要比实际岁数年轻些。他身材高大，腰板硬朗，浓密的头发略带花白，脸上总是呈现出健康的气色。他体魄强壮，什么疾病都不沾边。从他身上可以看到真正的马扎尔人原始气质：目光炯炯，举止果断，姿态高雅，浑身透出一股天赋的傲气。现在这股傲气被他脸上的笑容冲淡了。当我被介绍给他，和他热烈握手时，我立刻感到，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善良的人。

四十五岁的罗特利契夫人还保留着她年轻时代绝色美人的风韵。她脸上线条匀称，蔚蓝色的眼睛，一头美丽的卷发略略有些花白，纤巧的红唇间露出一口整齐牙齿，身材依然十分苗条。

玛克曾向我忠实地描述过她的外貌。她给人的印象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具备家庭主妇的一切美德，她在丈夫身边找到了最圆满的幸福。这位见识卓越的母亲，以她全部的温情宠爱着她那一双儿女。

罗特利契夫人对我表达的真挚情意，使我极为感动。她说，玛克·维达尔的兄长光临她的家庭，使她非常高兴；她希望我能把她的家当成自己的家。

米拉·罗特利契怎么样呢？她笑盈盈地走来，朝我伸出双手，不，是张

开两臂。我毫无拘束地和她拥抱了，就象拥抱我的妹妹一样。事实上，这位年轻姑娘不久就要成为我的妹妹了！我可以断定，玛克看到我这么拥抱米拉，心中一定羡慕得很呢：

“我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呢！”他叹息一声，大有嫉妒之意。

“因为你不是我的哥哥，”我未来的弟媳妇用开玩笑的口吻解释道。

罗特利契小姐完全如同玛克描绘的那样，和刚才油画中的少女毫无二致。她那俊俏迷人的容貌，配上一头细坎的金发，显得又可爱、又活泼；她那红润的肤色，是匈牙利民族所特有的；她那秀丽的蓝眼睛闪耀着聪颖的光辉，嘴巴轮廓鲜明，朱唇一启便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她个子中等偏高，举止优雅。她是那么超群绝伦，却又毫不娇揉造作，一点也不卖弄风情。

讲实在的，如果说玛克以往的那些肖像画比模特儿更维妙维肖的话，那么，米拉小姐本人比之画像更是洋溢出一种楚楚动人的自然美。

和她的母亲一样，米拉·罗特利契穿的是马扎尔人的民族服装：上身是紧领衬衣，小袖口上镶着花边，短上衣饰有金属钮扣，束着金线编织的腰带，腰带上打了个蝴蝶结；下身穿着百折裙，一直拖到脚踝，脚上是金褐色的高帮皮鞋。总之，这一身衣服是如此令人赏心悦目，再没有比这更为雅致的打扮了。

哈拉朗上尉也在场。他穿着军装，英姿勃勃，与他妹妹十分相象。他向我伸出手来，把我当作他的兄长。虽则我俩的友谊一天前才开始，但已成了知交。我要认识的家庭成员全都在这儿了。

我们的谈话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想到什么说什么，十分随便。讲到了我的旅行，我在“多罗德”号船上的航行，我在法国的事业，我所能支配的时间；讲到了秀丽的拉兹城（我将要细细地观光）；讲到了多瑙河，这条绮丽的河流，仿佛融化了金灿灿的阳光，我至少应当漫游到铁门峡才算畅快；还讲到了古迹遍地的整个马扎尔地区和著名的吸引着全世界好奇的游客的普斯陶，等等。

“看到您在我们身旁，可真让人高兴，维达尔先生！”米拉·罗特利契姿态优美地交迭着双手，一再说，“您在路上逗留了那么久，我们好不担心，直到收悉您从佩斯投寄的信件，方觉宽慰。”

“我真该死，米拉小姐，”我回答说，“我在路上耽搁那么长的时间，确实罪该万死。如果到了维也纳，我仍旧乘驿车，那早就到达拉兹了。不过，我如果对多瑙河弃之不顾，匈牙利人也不会原谅我啊！他们为多瑙河如此地感到骄傲，多瑙河也真是名不虚传！”

“确实是这样，维达尔先生，”医生马上表示赞同。“多瑙河是我们的光荣，从普雷斯堡到贝尔格莱德这一段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看在多瑙河的份上原谅您，维达尔先生，”罗特利契夫人让步了。“现在，您既然已经到达，那就再也没有理由推迟这两个孩子的幸福啦！”

罗特利契夫人说话时，温情脉脉地凝视着女儿和玛克，这两人在她的心目中，已经融成一体了。罗特利契先生也一样。至于那“两个孩子”，就象俗话所说的，相互“频送秋波”，怎么也看不够。这个家庭美满、纯洁、幸福，使我深为感动。

这个下午就别想出门了。只是医生不得不外出处理他的日常事务。罗特利契夫人和她的女儿都留在家中，在她俩的陪同下，我参观了住宅，欣赏着室内漂亮的陈设，精选的名画和古玩，餐厅内装满银质餐具的碗橱，花厅里

年代久远的箱柜。

“还有塔呢！”米拉喊叫起来。“维达尔先生第一次来访，难道能不登上这座塔便回去吗？”

“不能，米拉小姐，绝对不能！”我响应着。“这座塔，玛克在每封信里都赞扬不止，说真的，我来到拉兹，就为了能够登塔一观。”

“你们去吧，我不去了，”罗特利契夫人说，“它太高了！”

“喔，妈妈，一共才一百六十级台阶。”

“照您的年龄来算，平均一岁还爬不到四级呢！”哈拉朗上尉说。“不过，您还是留步吧，亲爱的妈妈，待会儿我们到花园里去找您。”

“我们登天吧！”米拉喊叫着。

她一马当先，灵巧地飞旋而上，我们几乎赶不上她。两分钟后，我们已到了亭子里面，然后步上平台，顿时，万千气象，一览无余。

西边，是整个城市和它的郊区。沃尔岗山丘高踞于城市之上，山顶有古堡，主塔上飘扬着匈牙利国旗；南边是蜿蜒而下的多瑙河，宽一百七十五法丈，河面上船只不断地穿梭往来，再望过去，是塞尔维亚省隐隐的山麓；北边的普斯陶，树木茂盛，好似葱笼苍翠的大公园，点缀着草地、庄稼、牧场，城郊一侧遍布着带尖顶阁楼的住宅和农舍。

天气晴朗，阳光灿烂，这丰富多彩的佳丽景色延绵不断地伸展到地平线边缘，使我如痴似醉。

米拉小姐认为有必要给我作些讲解：

“这是贵族区，您看那宫殿、府邸、广场、雕像……在这下边，维达尔先生，您可以遥望商业区，人群如流的马路，市场……而多瑙河——我们得时刻记着多瑙河——这会儿是多么繁忙……还有斯闻多尔岛，一片郁郁葱葱，岛上有丛林，有鲜花如锦的草地……这个地方，我哥哥一定会带您去游览的。”

“请放心，”哈拉朗上尉作了回答，“我不会放过维达尔先生，拉兹城的每个角落，他都得走遍。”

“我们的教堂，”米拉继续介绍，“您看得到我们的教堂和挂满钟、铃的钟楼吗？每到礼拜天，您便能听到钟声。那是我们的市政府，高屋顶，大窗户，大院两侧有两座亭楼，还有大声报告时间的警钟楼。”

“明天我就前去瞻仰，”我说。

“喂，先生，”米拉小姐转过身子对玛克说，“我正在把市政府指给您的哥哥看，您在看什么呀？”

“在看教堂，米拉小姐。……它的规模多么宏伟，正面的钟楼上，中央的尖顶直冲云霄，似乎要把人们的祈祷送至天国，而最可赞叹的是它那千古不朽的楼梯。”

“为什么您一提到楼梯，便那么热情奔放呢？”米拉问。

“因为这楼梯恰好在尖顶之下，它通到唱诗堂的某一处，通向……”玛克一边回答，一边用目光盯着他的未婚妻。米拉娇艳的面容浮现起一层红晕。

“通向哪儿？”米拉问。

“在那个地方，我将从您嘴里听到一个字，这是一切语言中最为神圣的字；虽则这个字仅仅只有一个音节，可它是最最美妙的字眼。”

我们在亭子的平台上立了许久，然后下楼，走进花园，罗特利契夫人正在那儿等候我们。

这一天，我在罗特利契府上用了便饭，我们还在一起度过了黄昏时分。米拉小姐不止一次地坐到钢琴前面，用悦耳的声音歌唱着具有匈牙利独特旋律的歌曲；有颂歌、哀歌、史诗、叙事诗，听的人无不为之感动。要不是哈拉朗上尉暗示我们该散了，这种荡人心魂的享受一定会延续到米拉小姐坐到钢琴前面。深夜。

我们回到了特梅丝瓦尔公寓，玛克跟着走进我的房间。

“我没有吹牛吧？”他说，“你能设想世界上还有另一位姑娘……”

“另一位？”我答道，“我甚至怀疑天底下是否真的存在着这样一位绝色女子。米拉·罗特利契小姐到底是不是现实中的人，我尚且还在迷惘之中呢！”

“噢，我亲爱的亨利，我是多么、多么地爱她啊！”

“当然，你爱她，我一点不奇怪，亲爱的玛克；你要是不爱她，我倒要不认你为兄弟了！”

讲到这儿，我们便各自就寝。这一天，过得幸福、宁静，一丝儿不愉快的事情都没有发生。

五

从第二天起，我便在哈拉朗上尉的陪同下，游览拉兹城。这期间，玛克忙于办理结婚的种种手续。婚期定在六月一日，即二十天以后。哈拉朗上尉一定要当我的导游，他详尽地对我讲解他家乡的一草一木，这么认真、博学、亲切、殷勤的向导，是绝无仅有的。

我常常回想起旅途中那柱不愉快的事情，心中疑惑不解；关于威廉·斯托里茨，我只跟弟弟谈过一回，在哈拉朗上尉面前则只字未言，他也没有提起。恨可能这件事就这么过去啦！

如同匈牙利绝大多数城市一样，拉兹也改过好几次名称。在这些城市里签一张命名证要用上四、五种文字：拉丁文、德文、斯拉夫文、马扎尔文，几乎和他们的王子、大公爵、奥地利王公的命名证同样的复杂。

“我们的城市比不上布达佩斯显要，”哈拉朗上尉对我说，“不过，居民也超过四万人，由于工业发达、商业繁荣，在匈牙利王国还屈指可数呢！”

“这是座典型的马扎尔城市，”我提醒他说。

“当然罗，不管是风土人情，还是居民的服式装束都说刚了这一点，有人说，在匈牙利是马扎尔人创建了国家，德国人建造了城市。从整体来看，这话有几分道理。不过，对于拉兹就完全不适合。当然在商业界您会遇到日尔曼人。但他们人数极少。”

“我完全明白。我还知道拉兹城的居民为他们的城市不受混杂而自豪。”

“况且，马扎尔人——千万别把他们和匈奴人混为一谈，有时候某些人会搞不清楚——在政治上紧紧抱成一团，从这点来说，匈牙利要比奥地利强得多，”哈拉朗上尉补充道。

“那么斯拉夫人呢？”我问。

“斯拉夫人少于马扎尔人，亲爱的维达尔，但他们又多于德国人。”

“匈牙利王国对德国人的看法，到底怎么样呢？”

“相当不好，我承认。马扎尔人对德国人尤为反感。日尔曼人在我们中间很象他们自己国内的流放者。”

哈拉朗上尉对奥地利人也不太喜欢。至于德国人，他们与马扎尔人之间的敌对情绪已经天长日久，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某些谚语也赤裸裸地反映了这种对立。有条谚语是这样的：

“Eb a német Kutya nélkül”。

翻成道地的法语即是：

“有德国佬的地方，就有狗。”

有些谚语说得更过份，这一条不过表达了两个种族间的不融洽罢了。

除了接近河流的低洼地带，拉兹城建筑得整整齐齐，高处的市区规划得几乎象几何图形一般。

顺着堤岸和欧梯埃纳一世大街，哈拉朗上尉把我带到高楼门市场，恰好是车水马龙、最为拥挤的时候。

我细细打量那些穿着传统服装的农民，他们保持着纯粹的种族特色：大头大脑，扁塌塌的鼻子，滚圆的眼睛，两撇八字胡须。他们通常戴着宽檐帽，帽子下露出两绺头发；身上穿的是羊皮袄，外面套件羊皮背心，钮扣是骨质的；下身穿粗布裤子，这种袒布可以与北方乡下的丝绒媲美，腰间紧紧束着彩色腰带，脚上蹬的是大靴子，有的还钉着马刺。

俊俏的妇女们穿着色彩鲜艳的短裙，绣花的胸衣，帽子上插着翎毛，帽檐往上翻，扣在浓密的头发上。我觉得她们的步履比男人更轻捷。

还有许多吉卜赛人从那儿经过。他们都是些穷人，一付贫困不堪、可怜巴巴的样子，男女老少都穿着捉襟见肘的破衣烂衫，却还保持着某种不平凡的气概。

离开市场后，哈拉朗上尉引我穿过纵横交错的小巷子，巷子两边是挂满招牌的店铺。再过去，地方开阔了些，我们到了城里最大的广场之一——居尔茨广场。

广场中央有座喷泉，是用青铜浇铸和大理石砌成的，美丽的水柱从千奇百怪的喷口中喷射入池。喷泉上方耸立着马提亚·高万的塑像。这是一位十五世纪的英雄，十五岁便当了国王，他击败了奥地利人、吉卜赛人和波兰人的进攻，并使这个欧洲基督教国家免于奥斯曼王朝的血腥蹂躏。

广场太美了！总督府矗立在一旁。这是座古老建筑，保留着文艺复兴时代的特征，高屋顶上还竖着风标。一道铁栏杆扶梯通往主楼，穿过陈列着大理石塑像的画廊，便到达二楼。正面有一大排窗户，在石头窗格中镶嵌着古色古香的彩绘大玻璃。广场正中 立着一座主塔，穹形屋顶和天窗上，一面国旗迎风招展。另一边是两幢大楼，由铁栅栏围在一起；栅栏门面对一座绿树掩映的大院落。

我们在居尔茨广场停了下来。

“这是总督府，”哈拉朗上尉说。“二十天后，玛克和米拉将要拜望总督，请求他许婚，然后再去教堂。”

“请求他许婚？……”我感到很惊讶，又问了一句。

“对，这是古老的地方风俗。得不到城里最高当局的准许，任何婚礼都不能举行。但一旦得到官方批准，双方就有了极其严格的约束。他们还不完全是正式夫妇，也不再是未婚夫妇，万一有某种意外，使他们不能完婚，他们也不能与别人联姻。”

哈拉朗上尉一边向我解释这个古怪的风俗，一边陪我走进拉蒂斯拉斯街。街的尽头是圣米歇尔教堂，这是十三世纪的建筑物，一半罗马式，一半哥特式，风格不太统一。这个教堂有些部分很美，很值得行家们一观。正殿夹在两座钟楼之间，十字形耳堂的尖顶高达三百一十五法尺，正门的拱形曲线雕凿得极为精致，落日的余辉透过巨大的圆花窗，把中殿正厅照亮了一大片，最后一处是环形后殿，由许多拱扶垛支撑着。

“以后有时间，我们再到里面参观，”哈拉朗上尉提出了建议。

“一切听您安排，”我回答说，“您是向导，亲爱的上尉，我跟着您……”

“那好，我们再返回城堡，然后顺着林荫大道绕城回家，到我母亲那儿恰好赶上吃午饭。”

拉兹有几座路德教和希腊正教教堂，从建筑学观点来看毫无价值。另外，还有几座礼拜堂，因为天主教徒在那儿占绝大多数。在匈牙利，罗马教廷的宗教占优势，虽则首都布达佩斯——仅次于克拉科维——容纳了数量最多的犹太人。那里也象别处一样，大贵族的资产几乎全部落到了犹太人手中。

在返回城堡的路上，我们要经过一个相当热闹的集市，小贩和顾客们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我们走进一片小广场时，只听人声鼎沸，比一般市场更

为喧嚣。

几个妇女把货架摞在一旁，围着一个男子汉。这是个农民，他刚才跌倒在地，正在费劲地爬起身来，嘴里怒气冲冲地嘀咕着：

“我对你们说，是有人打了我，撞到我身上，我才跌倒的。”

“谁会打你呢？”有个妇女反驳了他。“刚才明明只有你一个人，我在我的摊头旁青得清清楚楚——根本没有别人……”

“有人！”庄稼汉肯定地说。“就在这个地方，我当胸给人猛推了一把，我明明感到的。真是活见鬼！”

哈拉朗上尉走上前去讯问，那农民解释道，他正在不慌不忙地走路，冷不防被人猛推了一把，就象有个壮实的汉子和他劈面相撞，是这样的猛烈，把他一下子揪翻在地了。到底是谁撞了他，却说不上来；他环顾四周，没有看到任何人。

这段叙述有几分可信程度呢？这农民是不是真的受到意外一击？如果没有人推他，怎么会有推撞的感觉呢？该不会是风吧？——偏偏这时候，一个风丝儿也没有。只有一件事是确凿无疑的，就是这个庄稼汉实在是跌倒在地了；跌倒的原因，却无法得到解释。

他因此受到众人的围观。

或许这个庄稼汉受到幻党的戏弄，或许他喝醉了酒，头脑迷迷糊糊了。根据物体下落的原理，一个醉汉很容易自己跌倒。

大家都有这个看法。庄稼汉口口声声还在为自己辩解，说他没有喝过酒。治安警察根本不睬他这一套，粗鲁地吆喝他走开。

风波平息了。我们走上通向城东的上坡路。密如蛛网的大街小巷好似摆下了迷魂阵，一个外乡人简直走不出去。

我们终于来到高踞于沃尔岗山顶的城堡前面。

这是座典型的匈牙利城堡，古希储称之为“卫城”，马扎尔土语称它是“瓦尔”。封建时代建造这类城堡，一是防御外敌——匈奴、土耳其人的入侵；二是防止诸侯的叛乱。筑有雉堞的高墙上开着射击孔，两侧，庞大的炮楼昂然挺立，最高的炮楼即是城堡主塔，居高临下，俯视四野。他感到被人猛推了一把。

架有吊桥的城壕上，长满了稠密的野生灌木。两门废旧的大炮之间，隐藏着暗门，炮口伸在暗门上面。通过吊桥，可以走进门内。

这座古堡的军事价值已不太大，凭了哈拉朗上尉的军衔，自然有权进入。几个守门的士兵按军人的礼节向他表示欢迎。进去之后，上尉建议我攀登矗立在一旁的主塔。

顺着旋转的楼梯，攀登了二百四十级以上的台阶后，才到达最高层的平台。我们凭栏远眺，比在罗特利契家中的塔上视野更为宽广，可以看得见多瑙河七法里多的流程，河水向着纳扎茨东流而去。

“亲爱的维达尔，”哈拉朗上尉对我说，“您已对我们的城市有了一些了解，现在它的全貌展现在我们的脚下了！”

“尽管我游览了布达佩斯、普雷斯堡，你们城里的一切仍旧使我十分迷恋呢！”

“听您这么说，我真高兴。我想，等您参观完拉兹的所有地方，等您熟悉了它的风土人情、了解到它的独特之处后，一定会留下极为愉快的印象。我们马扎尔人对自己的城市，就象儿子爱母亲一般。我们这儿各阶层的关系

十分融洽。有钱的人扶贫济穷，慈善机构慷慨布施，穷人已在逐年减少，只要发现贫困，马上就能救济。说实在的，您在这儿已经看不到多少穷人啦！”

“我知道，亲爱的上尉。我还知道罗特利契医生帮助起穷人来是在所不惜的。罗特利契夫人和米拉小姐也在倡导慈善事业。”

“我母亲和妹妹处在她们这种社会地位，也只是做了应当做的事情。依我来看，乐善好施乃是最神圣的义务。”

“对极了！”我补充说，“不过，完成它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这是妇女们的秘密，亲爱的维达尔，是她们在尘世间的一种职责。”

“当然，是最高尚的职责，确实是这样。”

“总之，”哈拉朗上尉接着说，“我们生活在一座宁静的城市内，政治狂热再也不能扰乱它，或者说，已经不大能够扰乱它了。它念念不忘自主权和优先权，决不容许中央政权侵犯。我只知道我们公民唯一的缺点——”

“是什么？……”

“就是有些迷信，十分相信超自然的东西，尤其喜欢听那些妖魔鬼怪的荒诞故事。”

“罗特利契医生总不至于这样吧！”我说。“作为医生，顾名思义，头脑总该健全些——不知您母亲、妹妹怎么样？”

“也是这样，跟大家没有区别。这是个致命弱点，我对此毫无办法……玛克在这方面可能会帮我的忙。”

“米拉小姐不把他拉过去就算好了！”我说。

“现在，亲爱的维达尔，请把身子俯在栏杆上……眼睛往东南方向看……那儿，在城市尽头，您有没有看见一座亭台？”

“看见了，”我回答，“好象是罗特利契府上的塔。”

“您判断得很准确。现在，就在这个‘府上’，有个餐厅，一席午餐即将开上来，既然您是我们餐桌上的客人……”

“悉听尊便，亲爱的上尉。”

“那么，下去吧，这‘瓦尔’受我们惊扰了，让它回到寂然无声的封建时代去吧！咱们顺着林荫道，从城北回去。”

几分钟后，我们走出了城堡暗门。

从一片优雅的、一直延伸到拉兹城墙边的居民区过去，便是林荫大道，它每与一条马路交叉，便更换一个街名。在一里多的路程中，林荫道形成四分之三的圆环，和多瑙河相接合拢成圈。林荫道上四行树木，长得欣欣向荣，有山毛榉、栗树、椴树。一旁是延伸而来的风火墙，墙外可以望见田野。另一旁是豪华的住宅群，大部分住宅前面都有院子，花坛上鲜花吐艳，屋后流水淙淙，淌过翠绿茵茵的后花园。

这时，林荫道上有几辆套着骏马的马车驶过，旁边小路上，几群衣着优雅的男女骑士疾驰而逝。

在最后一个拐角上，我们转入左边的马路，这样便可朝巴蒂亚尼堤岸的方向，走上戴凯里大街。

往前走了几步路，我看见花园正中有座孤零零的房子。这座房子阴沉、森严，仿佛已被遗弃，百叶窗紧闭着，似乎从来没有打开过。看那屋基，已经苍苔侵蚀、荆棘丛生，和林荫道上其他房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栅栏上长着一些带刺茎的菊科植物。从栅栏门进去，便到了一个小院。院内长着两棵老榆树，弯曲的树干上露出长长的裂口，可以望见里面早已腐

烂了。

由于风吹日晒、雨雪侵袭，房屋的正门显出斑驳的痕迹，一道歪歪斜斜的三级台阶直通门边。

这座小楼的楼顶用粗大的檩条支撑着，上面还有一间四方平台，三扇狭窄的窗户都遮着厚实的窗帘。

即使这座房子可以住人，从目前这个样子来看，大概也没有人住。

“这座房子是谁的？”我问。

“是个怪物的，”哈拉朗上尉回答。

“这房子有损林荫道的美观，”我说，“市里应该把它买下来拆除才是。”

“这样一来，亲爱的维达尔，它的主人肯定就会离开这座城市，象拉兹的饶舌妇说的那样——滚到他魔鬼老子那儿去了！”

“唔！……说来说去，这位显赫的人物究竟是何许人啊？”

“一个德国人。”

“德国人？”

“是的，一个普鲁士人。”

“他叫什么名字？”

哈拉朗上尉正欲回答，房屋的大门打开了。从里面走出两个男人，年老的那个约摸六十岁上下，站在台阶上，另一个穿过院子，从栅栏上跨了出去。

“瞧，”哈拉朗上尉嘟哝道，“原来他在这儿……我还以为他不在呢……”

那家伙转身时看见了我们。他认识不认识哈拉朗呢？看样子认识，因为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们两个恶狠狠地互相瞪了一眼。

而我呢？他才往前走了几步，我便认出了他。

“就是他，决不会错！”我喊出声来。

“您遇到过这个人？”哈拉朗上尉惊讶地问。

“不错，”我回答说。“从布达佩斯到武科瓦尔，我和他同乘‘多罗德’号船。没想到在拉兹城又会看到他。”

“要是他不在这儿就好啦！”哈拉朗上尉大声道。

“您与这个德国佬似乎有过不太愉快的接触？”我问。

“谁跟他在一起会感到愉快呢？不过，我和他关系不好，还有一层特殊的理由。他竟放肆地向我妹妹求婚。我和我父亲斩钉截铁地一口回绝了，断了他那想入非非的念头。”

“怎么，就是这个家伙！”

“您已经知道了？”

“对，我知道刚才那个人名叫威廉·斯托里茨，是斯普伦贝格有名的化学家奥多·斯托里茨的儿子。”

六

两天过去了。两天中，我利用全部空余时间在城里蹓跶。我在连接多瑙河两岸与斯闻多尔岛的桥上逗留了很久，对这条美丽的河流，我怎么也欣赏不够。

我得承认，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威廉·斯托里茨的名字。我后来了解到：这家伙和他唯一的仆人海尔门，平时住在拉兹。这个仆人并不比他的主人更付人喜欢、更容易接近、更感情外露。从他的外形、举止来看，我甚至觉得这个海尔门很象我到拉兹的第一天和我弟弟漫步在巴蒂尼亚堤岸时，跟踪我们的那个家伙。

我认为，我和哈拉朗上尉在戴凯里大街碰到的事，最好不要告诉玛克。他要是知道威廉·斯托里茨已经回到拉兹，可能会感到担心。为什么要使不安的阴云笼罩上他的幸福呢？对这个失意的情敌没有离开拉兹，我深感遗憾，看来，至少在玛克和米拉举行婚礼之前，他是不会离开的。

十六日上午，我仍旧出去散步。这天，我打算穿越旷野，一直走到拉兹郊外，我刚要下楼，我弟弟走进房里来了。

“我忙极啦，朋友，”他说，“我不能陪你了，你可不要埋怨我！”

“你忙你的，爱亲的玛克，”我回答说，“不必为我操心。”

“哈拉朗大概会来找你吧？”

“不会，他也没有空。不过，没有关系，我一个人去吃午饭，多瑙河对岸随便哪家个馆子都行。”

“亲爱的亨利，七点钟你一定要回来。”

“医生家里的饭菜太诱人了，我不会忘记的！”

“好吃鬼！——我希望你更不会忘记，后天在家里举行的晚会。你可以利用这次晚会，研究一下拉兹的上层社会。”

“是订婚晚会吗，玛克？”

“可以这么说。但不如理解为婚约签字仪式。我和亲爱的米拉订婚已经好久了……我甚至觉得我们两人一直就是未婚夫妇。”

“对，生下来便是的。”

“很可能。”

“好，再见！啊，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你太心急了。这句话应当在我的未婚妻正式成为我的妻子时再讲。”

玛克握了一下我的手，便走出去了。我正想出发，哈拉朗上尉来了，看到他，我很意外——我们已讲好今天不见面。

“是您！”我惊呼起来。“好呀，亲爱的上尉，这可真是个让人高兴的意外！”

也许是我的错觉，哈拉朗上尉看样子很忧郁，他仅仅回答我：

“亲爱的维达尔，我父亲很想与您谈谈，他在家里等着您呢。”

“遵命！”我回答，心中很惊奇，不知道为什么，甚至有些忐忑不安。

我们肩并肩地沿着巴蒂亚尼河堤走着，哈拉朗上尉默不作声。——发生了什么事呢，罗特利契医生会告诉我什么消息呢？会不会和米拉的婚事有关呢？

我们一到，仆人便把我们带进医生的工作室。

罗特利契夫人和小姐已经离开家中。玛克可能也陪她们作早晨的散步去

了。

医生一人在他的工作室里，坐在桌子旁。当他转过脸来，我觉得他也同样的忧心忡忡。

“出事了，”我想。“今天早晨，我看到玛克时，他肯定还一无所知呢！”

我坐在医生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哈拉朗上尉站着，两肘撑在壁炉上。我心神不宁地等着医生开口。

“维达尔先生，”他对我说，“我首先感谢您来到舍间。”

“我听候您吩咐，罗特利契先生，”我回答。

“当着哈拉朗的面，我想和您谈谈。”

“是不是关于玛克和米拉小姐的婚事？”

“正是。”

“您要同我谈的事情，是否十分严重？”

“说严重，也不严重，”医生回答。“无论如何，我妻子、女儿以及令弟，对这件事都一无所知，我不想告诉他们。这么做是否妥当，您可以判断。”我本能地把跟哈拉朗上尉在戴凯里大街碰上的事和这次谈话联系起来。

“昨天下午，”医生说，“罗特利契夫人和米拉出门了，我正在给人看病，仆人告诉我有人来访。这个不速之客正是我不愿意接见的威廉·斯托里茨……哦，对了，可能您还没听说过这个德国人……”

“我听说了，”我回答说。

“您知道，大约半年前，在令弟上门求婚受到欢迎之前很久，威廉·斯托里茨向我女儿求过婚。我征求了我妻子和儿子的意见，他们跟我一样，不赞成这门婚事。我答复威廉·斯托里茨，请他今后不要再提婚事。他遭到拒绝之后，并不甘心，又再次正式求婚，我也正式重申了我的答复，我的态度很坚决，足以断绝他的一切幻想。”

罗特利契医生讲话的时候，哈拉朗上尉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不时站立窗前，朝戴凯里大街眺望。

“罗特利契先生，那次求婚，我听说过了，”我说。“我知道，这还在舍弟议婚之前。”

“大约三个月前，维达尔先生。”

“如此说来，”我接着说，“你们并非答应了玛克才拒绝威廉·斯托里茨的，而完全是因为这门亲事不合你们的心意。”

“当然，这样的结合不论从哪方面看，都对我们不合适，我们永远不会赞成，何况米拉也根本不会同意。”

“是威廉·斯托里茨的家境，还是他本人使你们采取这种断然态度呢？”

“他的家境可能相当不错，”罗特利契医生回答说，“大家都晓得他父亲由于卓越的发明，给他留下了巨大的遗产。至于他本人……”

“我认识他，罗特利契先生。”

“您认识他？”

我告诉罗特利契医生，我如何在“多罗德”号上遇见威廉·斯托里茨——当时尚不知道他的身份；从布达佩斯到武科瓦尔的四天多时间，这个德国佬一直是我的旅伴；我想他是在武科瓦尔上岸的，因我到达拉兹时，他已不在船上。

“终于，就在最近几天，”我补充说，“有一次我和哈拉朗上尉散步时

从他屋前走过，我认出了这个威廉·斯托里茨，当时，他正从屋里出来。”

“不过，人家说他离城好几个星期了，”罗特利契医生说。

“大家都是这样认为的。前些日子他显然不在此地，因为维达尔先生在布达佩斯看到过他，”哈拉朗上尉插话说。“但他现在已经回来了，这也是没有疑问的。”

哈拉朗上尉的声音显得异常激愤。

医生继续说：

“维达尔先生，我已把威廉·斯托里茨的家庭情况告诉了您，至于他本人的行径，谁又捉摸得透呢？——完全是个谜。这家伙的生活，看来是与世隔绝的。”

“这样说，是不是太夸张了一点呢？”我提醒医生。

“可能是有一点夸张，”医生回答说。“不过，此人的家世亦相当可疑。在他之前，他那父亲奥多·斯托里茨就有许多荒诞无稽的传闻。”

“我在布达佩斯看到一份报纸，从那上面判断，这些传闻在他死后仍在继续散播。报上讲到了在斯普伦贝格市区公墓里每年举行一次的奥多·斯托里茨诞辰纪念会。您刚才提到的那些迷信传说，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烟消云散；传闻这位科学家虽死犹生，阴魂不灭。有人说他生前是个巫师，他掌握了另一世界的秘密，操纵着一种超自然的威力。每年，大家都聚集在他坟墓周围，期待着某种奇迹出现。”

“那么，维达尔先生，”罗特利契医生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上，“既然在斯普伦贝格群众中间有这许多传闻，这个威廉·斯托里茨在拉兹彼大家看作怪物也就不足为奇了！……向我女儿求婚的，就是这么个家伙。昨天，他居然又斗胆前来重提亲事。”

“昨天？”我惊叫起来。

“昨天，他来访时又提起此事。”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哈拉朗上尉说，“他终究是个普鲁士人，就凭这一点，我们也不能与他联姻。”

这些话，暴露了马扎尔民族出于传统观念和本能对日尔曼人的恶感。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罗特利契医生说，“这事应当让您知道一下。当威廉·斯托里茨通报求见时，我犹豫不决：是让他进来见我好呢，还是叫人回复他我不愿见他的好——一时之间，我打不定主意。”

“不见他可能更好些，父亲，”哈拉朗上尉说。“他在第一次试探失败后，就应该懂得，从此以后，他不可能以任何借口再踏进我们家的门槛了。”

“也许是这样，”医生说。“不过，我怕做得过份了，他会狗急跳墙。”

“我会马上叫他跳不了墙的，父亲。”

“我知道你这脾气，所以宁可谨慎小心一点为好……”医生捏着哈拉朗上尉的手说。“讲起这点，我倒要提醒你了，任凭发生什么事，你要看在你母亲、妹妹和我的份上，不要冒冒失失。要是他的姓名彼张扬出去，这个威廉·斯托里茨一旦撕破脸皮，你妹妹的处境肯定很为难……”

虽然我认识哈拉朗上尉的时间不长，但已看出他的性子很烈；对于跟他家庭名誉利害攸关的事，他绝不肯等闲视之。因此，玛克的情敌来到拉兹，尤其是他再次提出求婚，在我看来，是凶多吉少。

医生原原本本向我们叙述了他们两人见面的情形。事情就发生在这个房间里。威廉·斯托里茨首先开口，语气非常固执。罗特利契先生不禁奇怪他

竟然会再次登门，并在回到拉兹仅仅四十八小时后，又作第二次求婚的尝试。医生斩钉截铁地拒绝他也没有用，威廉·斯托里茨是不甘心服输的，讲着讲着，这个家伙就发怒了，最后他宣布：玛克和米拉小姐的订婚，决不会使他放弃追求；他爱这个姑娘，如果米拉小姐不能属于他，那么，她也永远不能属于任何人。

“蛮横已极，简直是无耻之尤！”哈拉朗上尉连声骂道。“他竟敢说出这样的话，要是当时有我在场，我马上把他扔到门外去！”

我想到，这两人若是狭路相遇，医生所害怕的冲突肯定是难以避免的。

医生接着讲下去：“听他说了这些话后，我立即站起身来，意思是让他明白：我不想再听下去了。米拉的婚期已定，过几天便要举行婚礼。不料，威廉·斯托里茨冲着我说：‘过几天也罢，推迟也罢，婚礼肯定举行不成！’我指着门对他说：‘先生，请便吧。’换了另一个人就会明白不能再待下去了。而他却不，他赖着不走。他的声调降低了，硬的不成，又来软的。他要求我至少答应推迟婚期。这时，我走向壁炉，想按电铃传唤仆人。他抓住我的手臂，又发起火来，嚷叫的声音连房间外边的人都能听见。幸亏我妻子和女儿还没有国家。威廉·斯托里茨最后答应离开，但嘴里仍在胡言乱语，连连威胁：米拉绝不会嫁给玛克，一定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变故，使婚礼无法举行。还说，斯托里茨家掌握了向人间一切力量挑战的本领，他会毫不犹豫地用这本领来对付那些把他轻率地拒之门外的人们……最后，他推开工室的门，怒气冲冲地穿过在过道里恭候着的仆人们，扬长而去了。当时，我被他那神秘的警告吓呆了。”

遵照医生的再三叮嘱，关于威廉·斯托里茨求婚的事，我们在罗特利契夫人、女儿和我弟弟面前，只字不提，以免他们担忧。况且，我深知玛克的脾气，怕他知道后，会象哈拉朗上尉那样，不肯罢休。当然，哈拉朗最后还是听从了他父亲的规劝。

“好吧，”他说，“我不主动去惩罚这个蛮不讲理的家伙，不过，要是他先来找我麻烦，要是他迁怒于玛克，要是他向我们挑衅，那又怎么办？”

医生回答不出。

我们的谈话就这样告一段落。不管怎样，应当等等再说。如果威廉·斯托里茨的警告不付诸行动，那么，这事便到此为止，什么人都不会知道。再说，这家伙又能干些什么呢？他有什么法术能够制止婚礼的进行呢？——是当众侮辱玛克，迫使玛克与他决斗吗？还是对米拉·罗特利契施加暴力呢？……他又怎能进得了这座屋子呢？这里再也不会接待他。我想，他总不至于破门而入吧！真是这样的话，罗特利契医生会毫不犹豫地报告警察局；当局是知道怎样来对付这个德国佬的。

我们分手之前，医生再一次要求他儿子别去激怒这个蛮不讲理的家伙，我也同样地劝说一番，好不容易才使哈拉朗上尉听从了。

罗特利契夫人和她的女儿以及我的弟弟回到家中的时候，我们的谈话也差不多结束了。我因为得留下来用午餐，故游览拉兹郊外的计划只能推迟到下午。

不用说，我假造了一个能使人相信的理由，说明我为什么在这天上午来到医生的工作室里。玛克一点也没有起疑心，午饭吃得非常愉快。

当我从桌子旁站起来的时候，米拉小姐对我说：

“亨利先生，您既然来了，今天就不要再离开我们啦！”

“那我要去散步怎么办？”我提出异议。

“我们陪您去。”

“不过，我想走得稍远一些……”

“我们陪您走得稍远些就是啦！”

“我打算步行去。”

“步行，——没必要走很远吧？我可以肯定，您还没有欣赏过斯闻多尔岛的幽美风景。”

“我准备明天去。”

“那就今天去吧！”

于是，我由这两位女伴以及玛克陪同，游览了斯闻多尔岛。这岛已经改建成公园，一片片树林中点缀着许多小木屋，还有形形色色的娱乐设施。

然而，我一直有些心神不宁，这一点被玛克觉察到了。我不得不向他含糊糊地解释一通。

我是不是担心会在路上撞见威廉·斯托里茨呢？——不是。确切地说，我在回想这家伙对罗特利契医生发出的警告：“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变故，使婚礼无法举行……斯托里茨家掌握了向人间一切力量挑战的本领！”这些话意味着什么呢？是否应当认真对待呢？——我决定等和医生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再细细琢磨一番。

这天过去了，第二天也平安无事。我渐渐地放下心来。威廉·斯托里茨没有露面，不过，他也没有离开城市，戴凯里大街的房子一直有人住着。经过那儿时，我看到他的仆人海尔门从里面出来。甚至有一次，威廉·斯托里茨在平台的一扇窗户后面出现过，他那双眼睛凝视着大街尽头的罗特利契住宅。

情况就是这样。然而五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夜间，却发生了下面一件怪事：教堂的大门是上锁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夜间偷偷溜进去而不被察觉。以玛克·维达尔和米拉·罗特利契的名义贴出的结婚布告，却偏偏从告示栏里撕掉了。早晨，有人发现撕破和揉皱了的碎片。立即重新张贴了一张。一小时后（这次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新的布告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五月十八日一整天，布告连续被撕毁三次，都无法找到肇事者。大家厌烦了，只得用一个结结实实的铁丝罩，把布告栏保护起来。

一时之间，这个愚蠢的破坏行为使人议论纷纷。但没过多久，大家也都把它丢在脑后了。不过，罗特利契医生、哈拉朗上尉和我对这件事却十分重视。我们毫不怀疑，这是预告敌对行动的第一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威廉·斯托里茨向我们宣战之后，先头部队的一次小小的接触。

七

这个卑劣行径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呢？除了那个别有用心的家伙决无他人！这第一次进攻之后，会不会紧接着其他更严重的行动呢？就象我们估计的，会不会这次挑衅仅仅是对罗特利契家报复的第一步呢？

这件事才发生，罗特利契医生就从他儿子那里了解到了全部经过情形。随后，上尉来到特梅丝瓦尔公寓。

大家不难想象哈拉朗上尉是多么恼怒。

“是这个无赖干的！”他喊道。“他用的什么手段，我不清楚。不过，他肯定不会到此为止。我也决不能让他再胡作非为下去。”

“冷静一点，亲爱的哈拉朗，”我说，“千万别冒失从事，这会使局面更加复杂。”

“亲爱的维达尔，如果我的父亲能在这个家伙出门之前通知我，或者当初你们让我采取行动的话，我们早就能够摆脱他了。”“亲爱的哈拉朗、我总认为您最好不要大动干戈。”

“如果他继续捣蛋呢？”

“那时候，我们可以要求警察局干预。请您母亲和妹妹多多着想吧！”

“她们两人迟早总会知道的吧？”

“不会有人告诉她们的，也不会让玛克知道。举行婚礼以后，我们再决定该采取什么对策。”

“婚礼以后？”哈拉朗上尉反问了一句，“要是那时太迟了呢？”

这一天，罗特利契先生忧虑重重而又竭力掩饰着，他的妻子和女儿忙于准备当晚要举行签订婚约的晚会。她们满心希望，用法国人的说法是：“把婚事办得体体面面”。医生计算着拉兹社交界的朋友，他已经发出了大量的请帖，马扎尔的贵族和军政官员们将在这一“中立地带”会聚一堂。拉兹的总督扣医生是世交，他已经接受了邀请。

当天晚上，将有一百五十名来宾光临这里。客厅很大，容纳这么多人还绰绰有余。晚会结束后，准备在花厅内用夜宵。

不用说，米拉·罗特利契把礼服设计得恰到好处，玛克又锦上添花，加上了他艺术家的风格（他在给未婚妻画肖像时，已经这么做了）。米拉是马扎尔人，而马扎尔人不论其性别，对衣着都十分讲究，这已渗透到血统之中：就象对跳舞的爱好，这种爱好已发展到了狂热的地步。因此，我讲米拉的情况，也适合于所有的妇女和男子，这个晚会肯定是花团锦簇、光彩夺目。

下午，准备工作就绪。我整天留在医生家里，就象个真正的马扎尔人，在等待着更换衣服、打扮一新的时刻早早到来。

有一会儿，我倚在面临巴蒂亚尼何岸的窗前，极其扫兴地望见了威廉·斯托里茨。他是偶尔路过的吗？肯定不是。他茸拉着脑袋，沿着河堤漫步；走近医生住宅时，猛地抬起头来，从他的眼睛里投射出什么样的目光啊！他来回走了好几次，以至罗特利契夫人都注意到了。她把这个人指给医生看，医生一味安慰她，对这个神秘人物最近来访的事，只字未提起。

我还得补充一点，当我和玛克返回特梅丝瓦尔公寓时，在马扎尔广场遇见了威廉·斯托里茨。他突然收住脚步，似乎犹豫不决，想朝我们走来；最终还是站着没有动，脸色苍白，两臂僵直……真叫人怀疑：他会不会马上倒在路上死去。只见他双目炯炯，朝玛克身上喷出怒火，玛克装出毫不在意的

样子，直到我们走过一大段路之后，他才问我：

“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家伙？”

“注意到了，玛克。”

“他就是我跟你讲起过的威廉·斯托里茨。”

“我知道。”

“你已经认识他了？”

“哈拉朗上尉指给我一、二次。”

“我以为他不在拉兹呢！”玛克说。

“看来是没有离开，或者，至少他又回来了……”

“不管怎样，反正没有关系。”

“对，没有关系，”我随声附和。

不过，从我心里来说，威廉·斯托里茨要是不在这儿，会使人宽心得多。

将近晚上九点，第一批车子在罗特利契家门口停了下来，客厅渐渐挤满了。医生和他的妻子、女儿在花厅门口迎接来宾，枝形吊灯把厅堂照得通明。过了片刻，通报拉兹总督也到达了。总督阁下怀着极大的诚意向主人祝贺，米拉小姐特别受到他殷切的关怀，我弟弟亦不例外。一时间，恭贺之辞从四面八方包围住了这对未婚夫妇。

九点到十点之间，城里的头面人物、军官们、哈拉朗上尉的同事们接踵而至。虽然哈拉朗上尉的脸上仍旧笼罩着一层阴云，但他在接待客人时却十分殷勤、周到。太太们的服饰在制服、礼服中间熠熠闪光。宾客们在客厅、花厅之间川流不息。大家欣赏着陈列在医生工作室里的礼品、首饰和珍贵的小古玩。在这些馈赠品中，我弟弟的礼物显得特别精致。大客厅里靠墙的桌子上，摆着晚会上将要签字的婚约。另一张桌子上，放着一束娇艳的玫瑰和橙花，这是订婚的花束。根据马扎尔人的风俗，花束旁边；在一方丝绒垫子上搁着花冠，米拉上教堂结婚那天要戴的。

晚会包含三项内容：音乐会、舞会，中间是签订婚约的庄严仪式。预计跳舞在午夜之前是不会开始的。可能大部分宾客会因为舞会安排得太迟而感到遗憾。我已讲过，匈牙利的男女同胞对任何一种娱乐都没有对跳舞那么喜爱、那么狂热。

晚会上，将由一个出色的吉卜赛乐队演奏音乐，这个乐队在马扎尔国享有盛名，还没有到拉兹来过，到了规定时间，乐师和他们的指挥便在大厅里就位。

我知道，匈牙利人热衷于音乐。他们和德国人对音乐魅力有不同的感受，明显的区别在于：马扎尔人仅仅是音乐爱好者，而不是音乐家。他们不唱歌，或者说，唱得很少。他们只是欣赏，特别碰到民族音乐，总是认认真真地侧耳细听，从中得到无穷的乐趣。

乐队由十二名乐师、一名指挥组成。他们将要演奏他们最优美的曲子——《匈牙利妇女》。这是一首战歌，一首军队进行曲。马扎尔人是实干家，他们喜欢这类歌曲胜过德国音乐中的梦幻曲。

可能有人会奇怪：一个签订婚约的晚会，为什么不选择更加合适、更具有婚礼气氛的音乐呢，然而这不符合他们的传统。匈牙利是个古老的、重传统的国家，人们热爱自己的民族音乐，正如塞尔维亚人热爱自己的《佩斯玛》

多瑙河沿岸的古代王国，它的领域在今南斯拉夫境内。

，瓦拉契亚人热爱自己的《杜瓦玛》。他们需要那些曲调激昂、节奏强烈的进行曲，这些音乐勾起他们对战争岁月的回忆，并颂扬自己民族不朽的历史功勋。

吉卜策人穿着传统服装。我不厌其烦地观察这群古怪的人，他们脸色黝黑，浓眉下的眼睛闪闪发光，颧骨很高，嘴唇一掀，便露出满口洁白的细牙，卷曲的黑发波浪似的披盖在微微倾斜的额头上。

这个乐队的保留节目引起很大反响。来宾们虔诚地聆听着，然后便热烈地鼓掌。吉卜赛人演奏的最通俗乐曲受来宾们虔诚地聆听着。到如痴似狂的欢迎。乐队的高超技艺，足以唤起整个普斯陶的共鸣。

音乐会结束了。我置身于马扎尔人中间，感到极大的欢乐。在乐队演奏的短暂间歇中，多瑙河隐隐的流水声，宛如款款网语，传送到我的耳畔。

这种独特的音乐魅力，玛克能不能领略呢？我不敢肯定。使他陶醉的，可能是另一种更温柔、更亲密的仙乐。他坐在米拉·罗特利契的身边，他们俩用温情脉脉的目光交换着心声，互相倾吐着使恋人们心荡神驰的无语的情歌。

最后一阵掌声停息后，吉卜赛乐队的指挥起身致敬，他的同伴们也跟着站了起来。然后，罗特利契医生和哈拉朗上尉向他们热烈致谢；他们深为感动，随即告退了。

紧接着，是婚约签字仪式，进行得如同预期的那样庄严。然后有一段我称之为“幕间休息”的时间，宾客们纷纷离席，组成一个个小圈子。有些宾客三三两两地分散在灯火辉煌的花园里，仆人们端着装满清凉饮料的托盘在客人中间穿梭往来。

直到这时候，没有任何意外来扰乱晚会的进程。这一天的活动一定会善始善终。说真的，如果说我早先还忧虑重重，曾经有过不祥的预感，到了现在，胸中的石头也该落地了。

因此，我放心大胆地前去向罗特利契夫人表示祝贺。

“谢谢您，维达尔先生，”她回答我，“来宾们度过了愉快的一小时，我满意极啦！不过，在欢乐的人群中，我只注视着我亲爱的女儿和令弟，他俩是多么幸福的一对啊！”

“夫人，”我接她的话说，“这幸福应该归功于您。父母亲期求的最大幸福，不正是儿女们的幸福吗？”

不知怎么搞的，这句极为平常的话，又使我联想到了威廉·斯托里茨。看样子，哈拉朗上尉已把这个家伙置之脑后了。他神色坦然，是自然的流露，还是故意装出来的呢？他在一堆堆人群中来往应酬，以他愉快的谈吐感染着人们，晚会因而显得更为热闹。不少匈牙利女郎带着爱慕的神情望着哈拉朗上尉；可以说，全城的人都想借这机会向他家表示各自的心意。这使上尉感到高兴。

“亲爱的上尉，”他走过我身边时，我对他说，“如果晚会结束得如同开头一样……”

“那是毫无疑问的！”他高声说。“音乐固然美好，跳舞却更美妙！”

塞尔维亚民间歌曲。

多瑙河沿岸的古代王国，在今罗马尼亚境内。

瓦拉契亚民间歌曲。

“当然，”我接着说，“一个法国人是不会在马扎尔人面前退却的。要知道，令妹已经答应同我跳第二轮华尔兹舞啦！”

“为什么不跳第一轮？”

“第一轮？——无论从古老的传统来说，还是从神圣的权利来看，这第一轮都应该属于玛克！您忘记了玛克？您愿意我跟他打官司吗？”

“您说得对，亲爱的维达尔。舞会应当由两位未婚夫妇开始！”

吉卜赛人的乐队再度出现，安置在花厅里端。医生的工作室里摆了几张桌子，那些严格控制着自己不跳华尔兹舞和玛祖卡舞的客人可以在那儿打牌解闷。

乐队正准备试音，并等待着哈拉朗上尉起奏的信号。这时，从花厅的一侧（朝向花园的门口处），远远传来一个粗暴而又极其响亮的声音：有人在唱一曲节奏古怪、没腔没调的歌，从中听不出任何旋律。

准备跳第一轮华尔兹的舞伴，都停在那儿，大家倾听着……该不是晚会额外增添的特别节目吧？

哈拉朗上尉走近我的身旁。

“这是什么？”我问他。

“不知道，”他的语气中流露出不安。

“这歌声是从哪里传来的？……是马路上吗？”

“不……我想不会……”

果然，从我们听到的声音来判断，唱歌的人大概在花园里，正朝花厅走来，甚至可能已经走进了花厅。

哈拉朗上尉抓住我的手臂，把我拉到花园门边。

不算设置在里端、乐谱架后面的乐队，花厅里只有十来个人，其他宾客都在客厅和大厅里，休息时候在外面散步的人，也陆续回来了。

哈拉朗上尉站在台阶上，我也站了上去。我们的视线可以搜索到整个花园：灯火照得通明雪亮。

没有发现任何人。

罗特利契先生和夫人也跑来了。医生对他儿子说了几句话，上尉做了个否定的手势。

可是，那歌声却没有停止，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响亮，越来越逼近……

玛克挽着米拉来到花厅，走到我们身边。罗特利契夫人回到女客中间，她们纷纷询问出了什么事，而罗特利契夫人却无从回答。

“我会弄清楚的！”哈拉朗上尉大叫一声，跑下台阶。

我和罗特利契医生、几个仆人跟在他后面。

唱歌人似乎到了离花厅只有几步路的光景，歌声却戛然而止了。

花园巡查过了，树丛搜寻遍了。强烈的灯光照得花园里没有一丝儿阴影，能搜的地方都搜过了，偏偏是什么人也没有找到。

唱歌的人会不会是戴凯里大街上迟归的过客呢？

看来也不太象，何况这时候，大街上早已空无一人。

在左边五百米的地方，闪耀着一道若明若暗的灯光。这唯一的灯光，是从斯托里茨家的亭台里投射出来的。

我们回到花厅。因无法解答客人们的讯问，只得马上宣布舞会开始。

“怎么样？”米拉小姐笑盈盈地问我，“您还没有选好舞伴？”

“我的舞伴是您，小姐。但要等到第二轮呢！”

“好吧，亲爱的亨利，”玛克接过来，说，“我们不会让你久等的。”

偏偏是玛克没有说对。我等待和米拉跳华尔兹的时间比他预料的要长得多，我甚至得永远地等待下去。

乐队刚要起奏，那歌声又响起来了，这次明明在客厅中间，却看不到唱歌的人。

来宾们一阵骚动，掀起了强烈的愤怒。那个看不见的家伙高声唱的是弗莱德里克·马尔格拉德的《仇恨之歌》，这支德国军歌以它强横而祖暴的词句，令人憎恶。这对马扎尔人的爱国主义精神是种公然的挑衅，是肆意的侮辱。

歌声在客厅里回响，唱歌的人却看不见——这个人一定就在客厅内，只是谁也看不见他……

舞伴们纷纷散开，涌回大厅和花厅。一种近似恐怖的情绪波及到每个人的身上，尤其是那些女宾们。

哈拉朗上尉两眼喷射出怒火，他张开双臂，横穿过客厅，仿佛要抓住一个肉眼看不见的人……

歌声唱到《仇恨之歌》最后一个叠句时，便停住了。

就在这时，我看见……是的，上百个人都跟我一样，亲眼目睹了他们无法相信的事——

安放在靠墙桌子上的花束——那束订婚用的鲜花，突然被抓走，扯碎了，一朵朵花瓣惨遭践踏……婚约也撕成碎片，撒满在地板上……

这一下，所有的人都惊惶失色了，纷纷想逃离这个怪异的现场。我自己问自己，神志是否清醒？这发生在我眼前的荒唐事情，我是否应当相信？

哈拉朗上尉来到我的身旁，他气得脸色煞白，对我说：

“是威廉·斯托里茨！”

威廉·斯托里茨？——上尉是疯了吗？

即使他不发疯，我肯定也马上要发疯了。我明明醒着，绝对不是做梦，却偏偏看见，是的，我这时亲眼看到新娘的花冠从垫子上被拿走了，而拿取花冠的手却看不见。花冠穿过客厅、花厅，消失在花园的绿叶丛中……订婚花束突然被抓走“扯碎了。”

“欺人太甚！”哈拉朗上尉怒吼着，迅速走出客厅，象龙卷风一般穿过前厅，向戴凯里大街奔去。

我也紧紧跟了上去。

我们两个一前一后向威廉·斯托里茨的屋子跑去。从他家的平台天窗投射下来的微光，始终在黑夜中闪烁。上尉抓住栅栏门的把手，使劲地摇着，我也不假思索地帮他摇，可是，门很坚固，我们几乎摇它不动。

摇了几分钟，我们已经精疲力竭了，大门仍是纹丝不动。愈来愈强烈的愤怒，把我们剩余的一点儿理智都耗尽了……

突然，绞链发出“轧轧”的响声，门打开了……

显然是哈拉朗上尉冤枉了威廉·斯托里茨，威廉·斯托里茨并没有离开屋子，他亲自给我们开的门，站在我们面前的正是他本人。

八

一大清早，罗特利契家里发生的奇闻便传遍了全城。不出我所料，开始大家根本不相信会有这样的怪事，无奈事情确实发生了，不能改变了。不过，如何能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呢！

不用说，闹了这一场风波，晚会只能告终了。玛克和米拉显得十分伤心。订婚的花束被践踏，婚约被撕毁，新娘的花环眼睁睁地看着被劫走……在婚礼前夕出了这样的意外，是多么不吉利的预兆啊！

当天，在罗特利契家紧紧关闭的窗户下，聚集了许多人；市民们（大部分是妇女）都向巴蒂亚尼堤岸拥来。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纷纷。有些人不着边际地发表着荒唐的看法，另一些人只是惊惶不安地朝屋里张望。

这天上午，罗特利契夫人和她女儿一反往常的习惯，都没有出门。米拉留在她母亲的身边，头天夜里的场面吓得她惊魂未定，需要好好地养养神。

八点钟，玛克推开我的房门，他把医生和哈拉朗上尉也带来了。我们必须交换一下各自的看法，商量一些应急措施，为了保守秘密，没在罗特利契家中进行。出事后，我和弟弟很晚才回到公寓；一大早，他便又去打听罗特利契夫人和他未婚妻的情况。然后，根据他的建议，医生和哈拉朗上尉便匆匆忙忙跟他来了。

谈话马上开始了。

“亨利，”玛克对我说，“我已吩咐不让任何人进来。这儿没有外人能听到我们的谈话。这房间里，就我们这几个人……”

我弟弟的情绪坏极了！他的面容，一天之前还幸福得神采奕奕，这时却惨然发白。如今的状况确乎令人沮丧，不过，我觉得我弟弟也过于灰心丧气了。

罗特利契医生竭力控制着自己。他儿子却截然相反，上尉紧闭嘴唇，眼神错乱，可以看得出，他内心受着多么痛苦的煎熬。

我决心克制自己，保持高度的冷静。

我首先关心的事，是讯问罗特利契夫人和她女儿的情况。

“昨天发生了这样的事，她们俩都极为痛苦，恐怕要过好几天才能恢复平静，”医生回答我。“一开始，米拉非常伤心，不过表现出极大的毅力：她母亲受到的打击更大，米拉还竭力地安慰她母亲。我希望昨夜的情景，尽快地从她记忆中消失，除非这种不幸的场面再度重演……”

“重演？”我说，“不必害怕，医生。产生这些怪现象（对这件事，我还能有别的称呼吗？）的场合不会再存在了。”

“谁知道？”医生反驳说，“谁也不能预料！我急于要把婚事办完，我开始相信那次对我的恐吓了……”

这句话医生没有说完，我和哈拉朗上尉已经完全领会了他的意思。玛克并不知道威廉·斯托里茨最近的来访，因此对这话没有在意。

哈拉朗上尉有他自己的看法，但是一言不发，无疑是在等待我对这一事件发表见解。

“维达尔先生，”医生又说，“您对这一切又有什么高见呢？”

我认为自己最好持怀疑态度，对我们亲眼目睹的怪现象并不认真看待。由于它的“不可解释性”（如果允许我创造这个新词汇），不如装作若无其

事。说实话，医生的询问也的确使我难以对答。

“罗特利契先生，”我说，“依我来看，借用您的话，‘这一切’根本不值得去追根究底。我们只是被人恶毒地嘲弄了一场，除此之外，还能有别的解释吗？一个喜欢恶作剧的家伙混在您的客人中间，在晚会的娱乐节目中加了一项腹语表演，以致造成这么可悲的效果——您知道，现在耍弄这种魔术是多么盛行，而且技艺十分高超。

哈拉朗上尉转身朝我，直视我的眼睛，似乎想从我的眼底看穿我的本意。他的眼光明明白白地说：

“我们到这儿来，并不是听您这一套胡诌的。”

医生回答我说：

“原谅我，维达尔先生，我不相信这会是魔术……”

“医生，”我辩解说，“我想象不出任何别的东西……除非是一种连我自己都不相信的手段……一种超自然的手段……”

“并非超自然的，”哈拉朗上尉打断我，“只是这种方法的奥秘还不为我们所知。”

“可是，”我坚持说，“我们昨天听到的声音，明明是人的声音，为什么不可能是腹语呢？”

罗特利契医生摇摇头，他完全反对这种解释。

“我再说一遍，”我说，“一个不速之客闯入客厅，蓄意冒犯马扎尔人的民族感情，用德国的《仇恨之歌》来伤害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难道这不可能吗？”

不管怎样，如果着眼于这件事是人干出来的，我的假设可以成立。罗特利契医生在同意这个推断的同时，简单地用这番话来回答我：

“维达尔先生，您说，一个喜欢恶作剧的人，或者说一个无事生非的挑衅者，混进了家里，我们都被他的腹语所捉弄，我姑且同意您的假设，那么花束被毁，婚约被撕，花冠被一只无形的手劫走……这一切，您又作何解释呢？”

确实，把这些怪事归罪于某个魔术师，不管他的技艺如何高超，道理上都是说不过去的。然而，有神奇本领的魔术师，还是不乏其人的呀！

哈拉朗上尉连忙插嘴：

“您说说看，亲爱的维达尔，是不是玩腹语的家伙把花束一朵朵地扯毁，把婚约撕成碎片，取了花冠，并且拿着它穿越几个厅堂，象个盗贼一样，把它劫走了？”

我哑口无言。

“您是否认为出于偶然，我们都被幻觉蒙骗了呢？”他激动地又加上一句。

肯定不是。幻觉可解释不通，事情是当着一百多人的面发生的。

我依然无话可讲。静默了一阵子，医生下结论说：

“就按事情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吧！我们不要自欺欺人。我们所面对的事实，任何原因都无从解释，然而，却又不可否定。那么，让我们停留在现实的范围里，看看能否设想有这么一个人，不是恶作剧者，而是敌人，出于报复之心，企图扰乱这个订婚晚会？”

一句话，揭开了问题的实质。

“敌人？”玛克惊呼起来，“是您家的敌人，还是我家的敌人，罗特利契先生？您认识这个敌人吗？”

“当然，”哈拉朗上尉肯定地回答，“就是在您之前，向舍妹求婚的那个家伙。”

“威廉·斯托里茨？”

“威廉·斯托里茨。”

这时，玛克才了解到对他隐瞒的那些事，医生向他叙述了几天之前威廉·斯托里茨新的尝试。我弟弟知道了医生坚决的回绝，知道了他那情敌对罗特利契家的警告，这些恐吓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有理由怀疑，前一天夜里的场面是那个家伙一手造成的。

“这一切，你们竟然对我只字不提！”玛克大声嚷道。“直到今天，米拉已受到威胁，你们才告诉我！……瞧着吧，这个威廉·斯托里茨，我马上去找他，我会……”

“让我们来收拾他吧！”哈拉朗上尉说。“他当着我父亲的面污辱了我们的家门……”

“他侮辱了我的未婚妻！”玛克又加上一句，这时，他已经怒不可遏。

显然，这两人都被怒火烧昏了头脑。假定说，威廉·斯托里茨蓄意对罗特利契家报复，并把恐吓付诸行动，这些可能都是事实。不过，说他参与了前一天的阴谋，并亲自串演了角色，这是站不住脚的。不能凭简单的推测来指控他，总不能对他说：“您昨晚在场，混在宾客中间。是您用《仇恨之歌》侮辱了我们。是您撕碎了婚约、践踏了订婚的花束，是您拿走了新娘的花冠。”——因为没有任何人看到过他，一个人都没有。

再说，我们不是在他家里找到了他吗？不正是他本人给我们开的栅栏门吗？当然，他使我们等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这段时间足够让他从罗特利契府上返回家中。但是，在他回家的路上，不管是我还是哈拉朗上尉都没有看见他，这又该作何解释呢？

我反复谈了以上的想法，为的是让玛克和哈拉朗上尉重视我的意见。罗特利契医生承认这些见解是符合逻辑的，但玛克和哈拉朗上尉太气愤了，根本不听我的。他们俩想直奔戴凯里大街那座屋子。

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大家终于作出了理智的决定。我提议：

“朋友们，到市政府去吧！如果警察局长还不知道的话，把这件事报告他，并说明这个德国人和罗特利契家是什么关系，他对玛克及其未婚妻讲了什么恐吓的话，把我们对他的疑点全讲出来，甚至讲他曾经扬言说，他掌握了和人间一切力量挑战的本领——从他来说，当然是吹牛。让警察局长来决定是否需要对这个外国人采取措施。”

在当前的处境中，这是最妥当甚至是唯一的办法。警察局出面要比个人出面更有效。如果哈拉朗上尉和玛克到斯托里茨家里去，可能会吃“闭门羹”。他们难道能破门而入吗？——他们有什么权力这么做呢？而这种权力，警察局却完全具有。所以只有请求警察局出面才是万全之策。

我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于是决定玛克回到罗特利契家里，医生、哈拉朗上尉和我一起去市政府。

这时已是十点半。如我上面所讲，整个拉兹城都知道了前一夜发生的怪事。看到医生父子俩向市政府走去，大家一下子就猜到了他们的用意。

我们到达后，医生就叫人通报了警察局长；局长吩咐，立即把我们带进他的办公室里。

警察局长亨利什·斯泰帕克先生身材矮小，表情刚毅，探索的眼神，透出精明的智慧，他讲究实际，有可靠的辨别能力。在很多场合里，他表现得异常机智。可以担保，为了搞清罗特利契家中发生的疑案，他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但是，对于超乎现实的特殊案件，他能否进行切实有效的干预呢？

跟所有的人一样，警察局长已经听说了这件事。当然，仅仅只有我、医生和哈拉朗上尉三个人知道的情况，他还未曾掌握。

“我等着你们来访呢，罗特利契先生，”他迎接我们时说。“你们如果不到我办公室里来，我也要去看望你们啦！昨天夜里，我就得悉贵府出了怪事，也知道你们的客人受到极大的惊吓，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还要加一句，这种恐怖气氛已经蔓延全城，看样子，整个拉兹还不会马上平静下来。”

我们懂得，接触到了这个话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等候斯泰帕克先生提问。

“我首先向您提一个问题，医生先生，你们有没有和什么人结下冤仇？你们是否认为，由于这种仇恨，有人可能对你们的家庭进行报复？确切地说，这报复行为是针对米拉·罗特利契小姐和马克先生嫁娶之事的。”

“我认为是这样，”医生作了回答。

“这个人会是谁呢？”

“一个名叫威廉·斯托里茨的人。”

哈拉朗上尉讲出了这个名字。警察局长似乎一点儿都不感到意外。

接着，医生便告诉斯泰帕克先生，威廉·斯托里茨曾向米拉·罗特利契小姐求婚，被回绝后又再次提婚，第二次遭到拒绝后，他便威胁道，要用人间不能抵抗的办法来阻挠这次婚礼。

“噢，噢，”斯泰帕克先生说，“于是，他首先撕毁了婚礼告示，做得神不知鬼不觉的。”

我们都同意这一看法。

但是，大家都无法把这桩怪事解释得更有道理，除非把它说成是种妖术。警察局是在现实范围内行动的，强劲的铁腕必须落到有血有肉的活人身上，从没有逮捕过妖魔鬼怪或者阴魂幽灵。撕告示、毁花束、偷花冠的人完全可能是个尘世中的人，只要能抓住他就行了。

斯泰帕克先生承认我们对威廉·斯托里茨的怀疑和推测确实有根有据。

“我总觉得这个家伙行迹可疑，虽然我还没有接到过对他的控告，”他说。“此人生性诡异，谁也摸不透他是如何生活和靠什么为生的。他为什么要离开故乡斯普伦贝格呢？为什么一个南普鲁士人要到对他们成见很深的马扎尔国度来定居呢？为什么他要把自己和老仆人关在戴凯里大街那座屋子里不同人交往呢？我再强调一遍，这一切太可疑了，实在使人不能不起疑心……”

“您打算怎么办呢，斯泰帕克先生？”哈拉朗上尉问道。

“要采取的措施已很明确，”警察局长回答，“出其不意地搜查这所房屋，我们说不定能在里面找到一点凭据、一点迹象……”

“不过，这次搜查是否应当得到总督的准许呢？”罗特利契医生问。

“这牵涉到一个外国人，这个外国人威胁了贵府的安全，总督大人肯定会恩准的，请不必多虑。”

“昨天的晚会，总督也光临了，”我提醒他。

“我知道，维达尔先生，总督已经请我注意他所目睹的事实。”

“他能理解这些事吗？”医生问。

“不，他找不到任何合理的解释。”

“要是他知道威廉·斯托里茨曾参与这件事……”

“当务之急便是要弄清楚这一点，”斯泰帕克先生回答说。“请稍等片刻，先生们。我直接去总督府，要不了半个钟头，我便能把搜查戴凯里大街住宅的批准书带回来。”

“我们陪您去戴凯里，”哈拉朗上尉说。

“只要您愿意，上尉。维达尔先生，您也可以一同前去，”警察局长一口答应。

“你们与斯泰帕克先生和警探们一起去吧！”罗特利契医生说。“我马上赶回家里。搜查一结束，你们便回到我这儿来。”

“如有必要，那就等逮捕之后吧！”斯泰帕克先生庄严地说。看来，他已下定决心，要迅速破案。

警察局长去总督府，医生也一同出门，他先回家中，我们事后与他会面。

我与哈拉朗上尉留在警察局长办公室里，都沉默无言。我在想，我们能进得了这所住宅吗？屋子的主人这时候会不会在家？——哈拉朗上尉见到这个人时，能不能沉得住气呢？

半小时后，斯泰帕克先生回来了，他带来了搜查许可证，并带来了必要时可以采取一切行动的指令。

“现在，先生们，”他对我们说，“请你们先走一步。我从这边走，我的警探们走那边，二十分钟以后，我们在斯托里茨家会合。这样是否妥当？”

“太好了，”哈拉朗上尉回答。

于是，我们离开市政府，直奔巴蒂亚尼堤岸。

九

斯泰帕克先生是从城北走的，他的警探们两个两个地穿过城中区。我和哈拉朗上尉走到欧梯埃纳一世大街的尽头，然后便沿着多瑙河堤岸向前走。

天色阴沉沉的，大块大块的灰色云团迅速地从东方涌来。在凉风吹拂下，倾斜着的小艇，劈开泛黄的河水，向前行驶。一对对鸕和鹤迎风鸣叫。还没有下雨，云空中的腾腾水雾正在酝酿着一场暴雨。

这时，除了商业区挤满了市民、农民，其他地方行人稀少。假若警察局长和警探们与我们一起走路，很可能引人注目，因此离开市政府时，分开走是对的。

哈拉朗上尉还是默不作声，我总担心他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旦看到威廉·斯托里茨，他很可能动起武来。斯泰帕克先生允许我们陪他前去，我甚至有些后悔了。

罗特利契的住宅位于巴蒂亚尼堤岸的尽头，到达那儿只有一刻钟的路程。楼下，依然是一扇窗子都没有打开，罗特利契夫人和她女儿的房间更是门窗紧闭。前一天是那么热闹，此刻又是何等的凄冷啊！

哈拉朗上尉停住脚步，在紧闭的百叶窗上怔怔地望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做了个愤愤然的手势，没有说一句话。

转过街角，我们踏上了戴凯里大街，在斯托里茨住宅的附近停了下来。

有个人双手插在口袋里，悠闲地在门口踱来踱去，这是警察局长。我和哈拉朗上尉按照预先的约定，与他会合。

就在这时，六名便衣警探出现了。随着斯泰帕克先生一个手势，他们在栅栏前排成一行。和他们同来的，还有一名锁匠，假使敲不开门，就叫锁匠想办法。

斯托里茨家的窗户象往常一样关着。平台的窗户从里面拉上了窗帘，什么都看不到。

“可能屋里没有人，”我对斯泰帕克先生说。

“我们马上就会弄清楚到底有没有人，”他回答说。“我不相信没有人在屋子里，请看左边，一缕青烟正从壁炉里冒出来哩！”

果然，袅袅的烟雾在房子上面缭绕。

“如果主人不在，”斯泰帕克先主补充说，“可能仆人在家。管它是谁，只要有人给我们开门就行。”

由于哈拉朗上尉在场，我倒宁可威廉·斯托里茨不在家，更希望他已经离开了拉兹。

警察局长敲击着栅栏门上的叩门锤。然后，我们便等待有人出来开门。

一分钟过去了，没有人出来。再一次叩门……

“这幢屋子里的人耳朵不灵，”斯泰帕克嘀咕了一句。

随后，他转身向锁匠下命令：

“干吧！”

锁匠从他那一大串工具里选了一个；钩钉一插进锁横头，毫不费劲地打开了门。

警察局长、哈拉朗上尉和我进入院子。四个警察陪同我们进去，其余两人守在门外。

院子深处，一座三级台阶通向住宅入口处，住宅的门也象栅栏一样关闭

着。

斯泰帕克先生用手杖敲了两下。

没有回答。屋子里毫无声息。

锁匠跑上台阶，将一把钥匙插进锁孔。要是威廉·斯托里茨看到了警察，想阻止他们入内，门很可能锁上好几道，甚至可能插上门闩。

然而并没有发生这类情况，锁松动了，门立即被打开了。

“我们进去吧！”斯泰帕克先生说。

从装有铁栏的气窗上和走廊尽头面朝花园的玻璃门里透过来的光线，把走廊照得十分明亮。

警察局长在走廊里踱了几步，高声喊道：

“这儿有人吗？”

没有人回答；又喊了一声，依然没人答应。屋内寂静无声。不过，当我们全神贯注地侧耳细听时，我们似乎察觉到有人溜进旁边的房间的窸窣声——这也可能是神经过敏。

斯泰帕克先生一直走到长廊尽头，我跟着他，哈拉朗上尉殿后。

一名警探在院子的台阶上守卫。

从敞开的门里，一眼就可以看到花园全貌。花园占地约二、三千法丈，四周有围墙。中间是一片久未修整的草地，杂草乱七八糟地蹿得很高，有一半已经枯萎。草地四周是灌木丛密密围绕的曲径。灌木丛那边，可以看到许多挺拔的大树，显然是沿墙栽种的，树梢已经高出风火墙。

一切都呈现出杂乱无章和无人居住的荒芜景象。

花园被搜查过了。虽然小径上留有清晰的脚印，警探们却没有找到任何人。

窗户外面的挡板全都关上了。只有二楼最后一扇窗户没关，楼梯上的光线就是从这扇窗户里射进来的。

“这屋子里的人大概马上会回来，”警察局长说，“因为门关得极其马虎，没有上好锁……除非他们有所警惕，已经溜之大吉了。”

“您认为他们事先得到了音讯？”我不同意他的判断。“不会的，我估计他们不久就会回来。”

警察局长带着怀疑的神态摇摇头。

“再说，”我又加了一句，“从壁炉里冒出来的那一缕烟，说明什么地方有火。”

“找找火吧！”警察局长回答。

花园象院子一样空荡荡的，没有人藏在里面，斯泰帕克先生于是请我们回到屋内，走廊门在我们身后关上了。

走廊通四个房间，邻近花园的是厨房，另一间实际上只是楼梯的隔厢，楼梯通向二楼和阁楼。

搜查是从厨房开始的。一名警探把窗户打开，把挡板推开，挡板上有一条菱形狭缝，几束光线透进室内。

厨房的器具简陋不堪：一只生铁炉子，炉子的管道隐藏

在大壁炉的炉披下面。炉子两侧各有木橱，中间一张桌子，两把麦秆包裹的椅子，两个木凳。墙上挂着各种器皿，一个墙角挂着时钟，可听到均匀的滴答声，钟锤的摆动说明是前一天才上的发条。

炉子里还有几块没有烧完的木炭，屋外看到的那缕青烟就是从这儿升上

去的。

“这儿是厨房，”我说，“厨师到哪儿去了？”

“还有他的主人呢？”哈拉朗上尉又补充了一句。

“继续搜查！”斯泰帕克先生又发出命令。

一楼两个面朝院子的房间，被搜查过了。其中一间是客厅，摆着一些古老的家具，地毯是德国货，早已破烂不堪。在粗铁架子的壁炉搁板上，放着一台座钟，装饰华丽，显得俗不可耐，它的指针静上不动，钟框上积满灰尘，说明这台钟长久地弃置不用了。在面向窗户的墙壁上，挂着一幅肖像，镶了椭圆形的镜框，框边上写着“奥多·斯托里茨”的名字。

我们注视着这幅油画。看得出，画笔异常苍劲有力，色彩鲜明，可以称为真正的艺术品。署名的是个不知名的画家。

奥多·斯托里茨的容貌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是我的灵魂受到了震动，还是这周围的气氛不知不觉地在感染我呢？——不管怎样，在这空空荡荡的客厅里，这位科学家，在我眼中仿佛是个幽灵；凝视着他巨大的脑袋，乱蓬蓬的头发，宽阔的前额，火焰般的眼睛以及颤抖的嘴唇，我觉得画像好似活了。他马上要从镜框里走下来，用来自另一世界的声音吼道：

“你们来此干什么？……你们如此大胆，竟敢来打扰我的安宁！”

从紧闭着的百叶窗漏进微弱的光线。没有必要打开窗户，只有在这若明若暗的屋子里，画像可能才显得那么古怪，才使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警察局长特别留意到斯托里茨父子面貌十分相象。

“要不是年龄上的差异，这幅肖像可以是父亲的，也可以是儿子的。简直是同一双眼睛，同一个额头，安在同一付肩膀上的同一个头颅，同样一付狠毒的神态……人们会把他们一并当作魔鬼驱逐出去的，”警察局长指着画像对我说。

“是的，”我附和道，“这两个人长得真象！”

哈拉朗上尉仿佛被钉在画像前面了，似乎斯托里茨本人就站在他的面前。

“走吧，上尉？”我对他说。

我们穿过走廊，从客厅来到隔壁房间。这是一间凌乱不堪的工作室。白木书架上堆满了书籍，大部分都没有装订，全是些数学、化学、物理学方面的著作。另一个角落里有不少工具，包括一些仪器，机械，短颈大口瓶，一个手提式炉子，几个曲颈甑和蒸馏器，以及各种金属样品。虽然我是工程师，对其中的几件样品却从未见过。房子中间，在一张堆满乱纸和办公用品的桌子上，放着三、四册奥多·斯托里茨全集。书册旁边有部手稿。我俯下身子，看清楚这部手稿是由这个著名学者署名的，是部有关光学研究的著作。纸、书和手稿都被我们查抄了。

“搜查工作室并没有获得我们需要的凭证。我们正想出去，斯泰帕克先生忽然在壁炉上发现了一个蓝色小玻璃瓶，形状很是古怪。

也许是出于好奇，或者出于侦察人员的本能，斯泰帕克先生伸手去抓小瓶子，想更仔细地观察一番。可能他步子没有踩稳，就在他快要把台板边上的瓶子抓到手时，瓶子落了下来，在石板地上跌得粉碎。

一种浅黄色的液体很快地漫溢开去，一转眼，便挥发成了气体，并散发出一种特殊的、无法形容的气味。不过，这味儿不太浓烈，淡淡地弥漫在空间。

“天哪，这个瓶子掉得正是当口！”斯泰帕克先生说。

“这里面肯定装着奥多·斯托里茨发明的药水，”我说。

“他儿子必然会有配方的，一定也会复制，”斯泰帕克先生答道。

说完，他便朝门口走去。

“上二楼去！”他说，并吩咐两名警探留在过道里。

在过道顶端、厨房对面，有个楼梯隔厢，楼梯是木头栏杆，一走路，台阶便咯吱咯吱地响。

二楼有两个相连的房间，门并没有上锁，只要把铜把手一转，便可进去。

第一个房间是在客厅上方，看样子是威廉·斯托里茨的卧室。房里只有一张铁床，一个床头柜，一个橡木衣橱，一张钢支架的梳妆台，一张长沙发，一把粗绒扶乎椅和两张凳子。床上没有帷幔，窗上没有帘子，家具都是些必需之物。壁炉上没有一张纸，角落里的小圆桌上也片纸不留。被子直到此刻还未折叠，晚上有没有人在此过夜，亦无从判别。

走近梳妆台，斯泰帕克先生注意到脸盆的水里漂浮着几个肥皂泡。他说：

“要是有人在二十四小时之前用过水，那么肥皂泡早就消失了。由此我能得出结论：我们所寻找的这个家伙，今天早晨出门之前，还在这儿洗过脸。”

“因此，他可能会回来，”我同意这一推断，“除非是他发现了您的警探。”

“要是他看见了我的警探，我的警探也会发现他。我已命令警探们将他带来。不过，我一点儿也不指望他会自投罗网。”

这时，我们听到一个声音，就象有人在没有钉好的楼板上“嘎吱嘎吱”地走动，似乎就是从工作室顶上的房间，也就是隔壁房间里传来的。

卧室和这间房有一道门相通，这样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就不必回到楼梯的平台上。

哈拉朗上尉抢在警察局长之前朝这扇门扑去，猛地把门推开。

我们都弄错了，里面并无一人。

还有一种可能，这声音来自更上面的一层楼，就是说，是从通往平台的阁楼里传下来的。

第二个房间里的摆设比第一个房间更简陋。一条粗布带子围起了一块地方，上面铺了张陈旧不堪的硬垫子。粗糙的床单，一条羊毛毯，两把残缺不全的椅子，一只盛水用的钵，一个陶土粗盆放在壁炉上，炉膛内没有一点儿炭火；几件质地很厚的衣服挂在衣帽架上。在一只又当五斗橱又当大衣橱的木柜里，或者不如说在一只橡木衣箱里，斯泰帕克先生找到了不少内衣。

显而易见，这是老仆人海尔门的房间。从警探们的报告中，警察局长还知道，第一个卧室的窗户有时还打开通通风，而这个朝院子的房间的窗户始终是紧闭着的。只要看它的长插销很难拉动以及百叶窗的铁片锈得不成样子，就可以证实这一点。

不管怎样，这个房间空无一人。阁楼、平台、厨房下面的地窖里，看来也不会有人。毫无疑问，主仆两人已经离开了屋子，也许他们再也不回来了。

我向斯泰帕克先生发问：

“您难道不认为威廉·斯托里茨事前会知道这次搜查？”

“不可能，维达尔先生。除非他藏在我的办公室里，或者当我和总督大人谈论此事时，他躲在总督的办公室里。”

“我们来到戴凯里大街时，他们也许望见了。”

“就算这样，他们又如何出得门去呢？”

“从后门溜到野外去。”

“他们来不及越过高高的花园围墙。再说，花园那边的壕沟，也跳不过去呀！”

根据警察局长的判断，在我们走进屋子之前，威廉·斯托里茨和海尔门已经不在屋内。

我们走出了这个房间，刚刚踏上通往三楼的第一级台阶，突然听到一楼与二楼间的楼梯“蹬蹬”直响，就象有人急促地走过楼梯，几乎同时，听到有人跌倒的声响，紧接着便是一声哀叫。

我们俯在栏杆上往下看，只见一名警探正从地上爬起来，揉着腰。他原是在过道里担任警卫的。

“怎么啦，吕特维格？”斯泰帕克问道。

警探解释说，他站在楼梯的第二级台阶上，跟我们一样，也听到了楼梯上的脚步声，便想去看个究竟，很可能是转身太猛，失去了平衡，他的两个脚后跟同时滑了下去，摔了个四脚朝天，腰扭得很疼。这警探说不清他是怎么跌倒的。他发誓说有人拉他或推他的双脚，才使他站立不稳。

不过，谁也不相信他的话，刚才明明只有他一个人留在一楼，他的同伴在院子那边的大门口担任警戒。

“哦！”斯泰帕克先生满面愁容地应了一声。

一分钟后，我们到了三楼。

这一层是两堵人字墙围起来的阁楼，屋顶下几扇狭窄的气窗透出亮光，一眼就可以看清楚，里面没有藏人。

中间有一道笔直的梯子通往楼顶平台，由一扇平衡锤开关的翻板活门，便可以走进去。

“这扇活门是打开着的，”我指给斯泰帕克先生看；他已将一只脚踏到了梯子上。

“不错，维达尔先生，有股穿堂风从那儿刮进来。我们刚才听到的声响，说不定是从上面传来的。今天风很大，风标在屋顶上呼呼直叫。”

“不过，”我回答他，“我们听到的可是脚步声哪！”

“既然空无一人，又是谁在走路呢？”

“除非那上面，斯泰帕克先生？……”

“在这个空中巢穴里？”

哈拉朗上尉听着警察局长和我的谈话，他指指平台说：

“我们上去！”

斯泰帕克先生抓住天花板上的一条粗绳子，带头爬上了梯子。

哈拉朗上尉在前，我在后，紧接着也爬了上去。这狭窄得如同灯笼一样的平台，被我们三个人挤满了。

实际上，这仅仅是个边长八尺、高十尺左右的正方形鸽子笼。

里面黑洞洞的，虽则屋脊的椽子间结结实实地镶着玻璃隔板。

原来窗上遮着厚厚的羊毛帘子，才使斗室变得如此黑古隆冬，我们在屋外已注意到了。拉起了窗帘，亮光从玻璃外直泻进来。

从平台的四个方向朝外望，环抱拉兹城的地平线分外鲜明，比在罗特利契家的平台上眺望，视野更觉开阔，但与圣米歇尔塔和城堡主塔比较，就逊色多了。

在这儿，我又看到了林荫道尽头的多瑙河以及由北向南延伸的市区。市政府的警钟楼、教堂的尖顶和沃尔岗上的主堡高居于古城之巅，四周是广袤的普斯陶，远方群山环抱。

我得赶忙告诉读者，在平台上，就象在别的房间里一样，连个人影也没有找到。警察局这趟搜索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大家对斯托里茨住宅的秘密还一无所知。看来，斯泰帕克先生必须另想办法。

我原以为这个平台是用来观察天文的，里面会有研究星空的仪器。我估计错了。那儿的全部摆设仅仅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木头扶手椅。桌子上有几张纸，其中有份报纸，上面有关于即将举行纪念奥多·斯托里茨诞辰仪式的报导。我在布达佩斯已经拜读过了。这些纸片也象那些手稿一样被查抄了。

那位儿子从工作室（确切讲，应该是实验室）出来后，这儿无疑是他休息的所在。看来，他也读过报上这篇文章，上面用红笔打了个叉，这一定是出于他的笔迹。

突然，传来一阵响亮的惊呼声，一种意外和愤怒的呼喊。

原来，哈拉朗上尉在一块固定在支柱上的搁板上发现了一个纸匣子，他刚把纸匣打开——

他从纸匣里取出了什么？

正是那顶新娘的花冠！在罗特利契家中订婚晚会上被人盗走的花冠！

如此说来，威廉·斯托里茨参与这件事已经毫无疑问了。我们掌握了物证，不再是纯粹的臆测了。不管是他亲自出马，还是旁人代劳，总之，对这次奇特的偷盗，他不能逃脱罪责。虽然，对于盗窃的动机、手段，我们还不清楚。

“您还有怀疑吗，亲爱的维达尔？”哈拉朗上尉大声嚷道，愤怒得嗓音发抖。

斯泰帕克先生沉默无言。在这离奇的事件中，还有很大部分使人无从捉摸。如果说，威廉·斯托里茨的犯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那么，他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达到目的呢？有朝一日能否揭开谜底，还毫无把握。

对于哈拉朗上尉向我直截了当提出的问题，我未作回答。事实上，我又能回答他什么呢？

“难道不正是这个混蛋侮辱了我们吗？”他继续说。“这家伙冲着我们大唱《仇恨之歌》，凌辱马扎尔人的爱国之心。您没有看见他，但您听见了他的歌声！……他虽然躲过了我们的视线，但他确实在那儿！……至于，这个被他的脏手玷污了的花冠，我要使它片叶不留……”

他正要撕毁花冠，被斯泰帕克先生拦住了。

“不要忘记，这是物证！”他说。“如果事情有个结局，我想，留着它会有用处的。”

哈拉朗上尉把花冠交给了他。我们又最后搜查了一遍所有的房间，仍是一无所获，便下了楼。

走下台阶，关上了栅栏门，并加贴了封条，房子处于遗弃的状态中，如同我们来到时那样。根据警察局长的命令，两名警探留在那儿监视四周。

告别时，斯泰帕克先生要求我们对这次搜查严守秘密。然后，我与哈拉朗上尉便沿着林荫大道返回罗特利契家中。

我的同伴怒不可遏，一路上狂热地发泄着内心的激愤。我无法使他平静下来。我只指望，威廉·斯托里茨知道他的住宅受到查抄，明白警察当局已经掌握了他参预这一事件的真凭实据之后，能够远走高飞，已经离开了这个城市，至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城市。

我只能这样来劝慰：

“亲爱的哈拉朗，我理解您愤怒的心情，我知道您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但是千万别忘记斯泰帕克先生要求我俩严守秘密。”

“那么，家父和令弟呢？他们不是会问起搜索的结果吗？”

“肯定要问的。不过可以简单地回答，我们没有遇到威廉·斯托里茨，他大概不在拉兹。我想，这也是可能的。”

“您不告诉他们，花冠已在斯托里茨的家里找到了吗？”

“要告诉，最好让他们知道。但没有必要告诉您的母亲和妹妹，加重她们的忧虑有什么好处呢？我要是您，我就说花冠是在家中的花园里找到的，然后把它还给您的妹妹。”

哈拉朗上尉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承认我说得有理。我们说定，我到斯泰帕克先生那儿拿回花冠，他肯定不会拒绝的。

不过，我急于想看到我的弟弟，把这件事告诉他；我更加渴望他的婚礼能够如期举行。

我们一回到家里，仆人便把我们带进工作室，医生和玛克正等着。他们已经十分心焦，还没等我们跨进门便发问了。

我们把戴凯里大街屋内的情况讲了一遍，他们是多么惊异，多么气愤！我弟弟已不能自制，就象哈拉朗上尉一样，他等不及法庭裁决，便想严惩威廉·斯托里茨。我告诉他，他那情敌肯定已经离开城市，但这也消除不了他的怒气。

“他不在拉兹，就在斯普伦贝格，”他大声叫嚷。

我费尽口舌仍无法使他平静，医生只得来帮我劝慰。

“亲爱的玛克，”医生说，“您应当听从您哥哥的劝告。这件事，对我们家庭来说极为难堪，让它不了了之吧！这一切，不必再提啦，我们很快会忘得一干二净的。”

我的弟弟双手捧着头，他的神态使人看了极不忍心。我完全能体会到他的痛苦，为了使米拉·罗特利契能够成为米拉·维达尔，我有什么不能牺牲呢！哪怕我自己少活些岁月都行啊！

医生说他要去看拉兹的总督，威廉·斯托里茨是外国人，总督大人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作出决定：把他驱逐出境。更为迫切的是要防止罗特利契家中的悲剧重演。何必非得追根究底呢！至于威廉·斯托里茨吹嘘他掌握了神秘的法术，这套鬼话，没有人会相信。

对于罗特利契夫人和小姐，我认为必须保持沉默。她们没有必要知道警察已经采取行动，威廉·斯托里茨的罪行已被揭露。

我对于花冠的建议被大家采纳了，就说是玛克偶然在花园里找到了它。这样，就可以证实，那天的事端不过是种恶作剧。肇事者最终一定会找到，他会受到应得的惩罚。

当天，我来到市政府，向斯泰帕克先生索要花冠；他同意交付于我，我便把花冠带回了家中。

晚上，我们和罗特利契夫人、小姐都聚集在客厅里，玛克出去了一会儿，回来时说：

“米拉，亲爱的米拉……您看，我给您带来了什么？……”

“我的花冠！……”米拉惊呼着，朝玛克奔过去。

“是的，”玛克回答说，“在花园里……我在树丛中发现了它……”

“这怎么会的呢……怎么会的呢？”罗特利契夫人反复地说。

“怎么会的？”医生回答，“盗贼就混在宾客中间呗！这桩荒唐事，就别再去想啦！”

“谢谢！谢谢！亲爱的玛克！”米拉说。一滴泪珠从她眼眶里滚落下来。

接着几天都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城市又恢复了以往的“我的花冠！……”米拉惊呼着，朝玛克奔过去。宁静。戴凯里大街住宅被搜查的事，隐瞒得风雨不透。没有人再提起威廉·斯托里茨的姓名。现在只需要耐心等待——或者不如说，不耐烦地等待——玛克和米拉·罗特利契举行婚礼的日子。

我弟弟留给我的空余时间，我都在拉兹近郊散步。有时，哈拉朗上尉陪我一起去。我俩出城时常常经过戴凯里大街。看得出来，这座神秘的屋子在吸引着他。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它始终无人居住，而且总有两个警探在守卫。如果威廉·斯托里茨一露面，警察局立即就能得到消息，将他拘捕。

我们很快证实了他不在家。至少目前，在拉兹的所有大街小巷都不曾遇到他。

五月二十九日，斯泰帕克先生把我唤去，他亲口告诉我，奥多·斯托里茨的诞辰纪念仪式已于二十五日在斯普伦贝格举行。据说，诞辰纪念吸引了无数群众，不仅有斯普伦贝格的居民，还有来自邻近城市、甚至来自柏林的成千上万好奇者。公墓旁容纳不了这么多的人，发生了不少事故，有几个人被挤死了。这几个人当天没有在公墓找到立足之地，第二天却在公墓找到了葬身之所。

我们没有忘记，奥多·斯托里茨在世时和去世后，关于他有许多神话传说。迷信的人们都在期待奇迹降临，他们估计诞辰纪念会上，死者必然会显灵。至少，这位普鲁士学者会从他的坟墓里爬出来，这时，天体万物都会受到惊扰：地球的运行会改变它的轨道，将会从东向西自转，这反常的旋转，又势必导致整个太阳系的紊乱……等等，等等。

人群中流传着这样的谣言，可是事实上，纪念会进行得十分正常，坟墓的石块并没有裂开，死者也没有离开他阴森森的住处，地球仍旧按照开天劈地以来固有的规律在运行。

可是，我更加关心的是奥多·斯托里茨的儿子亲自参加了纪念仪式。这证明他确实离开了拉兹。我但愿他痛下决心，永远不再回来。

我连忙把这消息告诉了玛克和哈拉朗上尉。

虽然，这件事引起的流言蜚语已明显地平息下来，但是，拉兹总督仍在为此担忧。这些无人能解释得通的咄咄怪事是属于手段巧妙的魔术，还是出于别的原因，暂且不必管它，这已经大大扰乱了城市的秩序，无论如何应当防止这类怪事再度发生。

当总督大人听到警察局长关于威廉·斯托里茨和罗特利契家庭的宿怨以及对他们发出的恐吓的报告时，他受到的震惊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总督得悉搜查的结果后，便决定狠狠惩办这个外国佬。威廉·斯托里茨亲自出马也好，同伙代他效劳也好，他总是难逃罪责。假若他还没有离开拉兹，那警察局早就将他逮捕法办了。一旦他被关进了四堵黑墙的牢狱之中。就别想如同上回潜入罗特利契家的客厅那样，在众目睽睽之下逃之夭夭。

这就是在五月三十日，总督和斯泰帕克先生交谈的话题。

“您没有得到什么新消息吗？”

“没有，总督先生。”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威廉·斯托里茨还想返回拉兹吗？”

“没有。”

“他的房子是不是一直有人监视？”

“日夜都在监视。”

“我早就该把这件事情报告布达佩斯了，”总督接着说。“这事可能会产生预料不到的影响，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杜绝事态发展。”

“只要威廉·斯托里茨不再在拉兹出现，就用不着惧怕他了，”警察局长回答说。“我们得到可靠的消息，证实他在二十五日还没有离开斯普伦贝格。”

“确是如此，斯泰帕克先生，不过这家伙还是要设法回来的——必须禁止他返回！”

“这太容易啦，总督先生，因为牵涉一个外国人，只消下个驱逐令便行了……”

“下驱逐令，”总督打断斯泰帕克的话，“不仅把他驱逐出拉兹城，而且要驱逐出整个奥匈帝国的国境。”

“得到您的指令后，总督先生，我将立即通知所有的边境站。”

驱逐令当场便签好。从此，帝国的领土对威廉·斯托里茨来说，便是禁地了。

这些措施，使医生和他的家庭以及他的朋友们都安心了。但是，我们还远远没有洞悉事态的奥妙，更没能预料到这件事情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的波折。

婚期临近了。最后选定的吉日——六月一日的太阳很快就要在拉兹城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我极其满意地看到，受了那么大刺激的米拉好象已经不再把那些怪事放在心上。确实，威廉·斯托里茨的名字从来没有在她和她母亲面前提起过。

我成了米拉的知己。她向我讲述她未来的计划，虽则她并无把握能够实现。她和玛克是不是打算到法国安家呢？是的，但目前不去，和父母别离，对她来说，太伤心了。

“不过，”她说，“现在只谈得上去巴黎玩上几个星期，您陪我们一同去，是吗？”

“当然啦，除非你们不要我奉陪……”

“一路上，一对新婚夫妇可是相当讨厌的旅伴啊！”

“我尽量忍受便是了，”我用一种逆来顺受的口气回答。

医生很赞成他们出国旅行。离开拉兹一、二个月，从各方面来看，都有好处。当然，罗特利契夫人会因为女儿不在身旁而感到难过，但是她有足够的理智来忍受这一切。

至于玛克，只有米拉在他身边时，才能忘记（或者说才能竭力忘掉）那些往事。而当他单独和我在一起时，又变得惶惶不安。我尽量为他排解，可是毫无效验。

他总是一成不变地问我：

“你没有什么新消息吧，亨利？”

“没有，亲爱的玛克，”我也同样一成不变地回答他。我说的完全是老实话。

有一天，他认为应当再加上一句：

“如果你知道什么，或者你在城里或是斯泰帕克先生那儿听到了什么……”

“那我一定告诉你，玛克。”

“你倘若向我随便隐瞒了什么，我会恨你的。”

“我什么都不瞒你，放心好了。我向你保证，已经没有人再关心这件事了，城里再宁静也没有了，忙正经事的忙正经事，玩耍的照旧玩耍，市场上依然是生意兴隆。”

“你在开玩笑，亨利……”

“这是为了向你证明，我已经没有丝毫惧怕了！”

“不过，”玛克脸色阴沉他说，“要是这家伙……”

“算了，他不至于这么蠢。他知道得很清楚：如若进入奥匈国境，他会立即遭到逮捕。德国有很多市场，他尽可以在那儿施展杂耍的本领。”

“如此说，他所讲的那种法木……”

“它只能骗骗小孩子。”

“你不相信吗？”

“我不会比你更相信。好吧，亲爱的玛克，你只需计算着离开大喜的日子还有几小时、几分钟便行了……除了一遍遍地计算时间，你再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啦！”

“啊，我的朋友！……”玛克悲伤地叫道。

“你真是不通情理，玛克，米拉比你还好一些。”

“因为我所知道的事情，她还蒙在鼓里。”

“你所知道的事情？——当然，你知道当事人已远离拉兹，不能再回来，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你听到没有？难道这一切还不足以使你高枕无忧吗？”

“你叫我怎么办呢？亨利，我有预感，好象觉得……”

“你疯了，可怜的玛克！瞧着吧，相信我，回到米拉身边去！这样，你看问题可以乐观些。”

“是啊，你说得不错！我应当永远不离开她，一分钟都不离开。”

可怜的弟弟！看到他那付模样，听到他这些言语，我心如刀割。婚期愈近，他恐惧愈大。我呢？坦白地承认，也带着不由自主的焦虑，等待着这一天。

如果说，我可以依靠米拉，靠她的影响来使我弟弟镇静；而在另一方面，我对哈拉朗上尉却毫无办法。

上尉得知威廉·斯托里茨在斯普伦贝格的那天，我好不容易才拦住没让他动身。从斯普伦贝格到拉兹，至多不过二百法里，这段路程只消四天便能抵达。最后我总算把他拖住了。虽然我和他父亲对他苦苦相劝，讲尽道理，虽然明摆着要让这件事情烟消云散，他还是耿耿于怀，念念不忘。我时常担心他会趁我们不注意时，偷偷走掉。

有天早晨他来找我，一开口，我便明白他是决心出发了。

“您不能这样做，亲爱的哈拉朗，”我说。“您不能这样，您和这个普鲁士人不能见面，我恳求您，不要离开拉兹。”

“亲爱的维达尔，”哈拉朗上尉回答我，语气中显示出破釜沉舟的决心，“这个恶魔应该受到惩罚！”

“他迟早总是难逃法网，请相信这一点！”我大声地说。“不过，能对他实施强制手段的，唯有警察当局。”

哈拉朗上尉承认我言之有理，却又不甘心服输。

“亲爱的维达尔，”他的答复，仍是丝毫不肯松口，“我们看问题的方式不一致，也不可能取得一致。我的家庭，不久也是你兄弟的家庭，蒙受了耻辱，我难道不应为它报仇雪耻吗？”

“不，这是司法机关的事。”

“如果这个家伙一去不复返，司法机关又怎么惩办他呢？……何况，总督今天上午已签署了驱逐令，斯托里茨不可能返回这里了。所以，我们应当到他所在的地方，至少是他可能的地方去寻找他，到斯普伦贝格去。”

“那您去吧！”我只得表示屈服，接口说。“不过，您至少得等您妹妹结婚以后再走。您再捺着性子等几天吧，到时候我第一个劝您走，我甚至准备陪伴您到斯普伦贝格去呢！”

我满怀热情向他步步紧逼，他终于答应我尽力克制自己，条件是等待婚礼举行之后，我不能再反对他的计划，我必须陪伴他一同前往。

盼望六月一日的来到，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好象永远过不完似的。我虽然把劝慰别人当作义务，其实我的内心也惴惴不安呢！我经常被一种莫名其妙的预感所驱使，踟躕在戴凯里大街上。

斯托里茨的住宅始终保持着警察局搜查后的状况，门窗紧闭着，院子和花园冷冷清清。林荫道上的几名著探，同时监视着四周旷野以及通往旧城墙的那段路面。不管是主人还是仆人都别想进得门来。然而，真是恶鬼缠身了，

虽然我对玛克、哈拉朗上尉不断劝说，我也经常安慰自己，可是，我好象看到一缕轻烟从实验室的壁炉里袅袅上升，平台的窗户后面还现出一张脸，我竟然见怪不怪，毫不惊愕。

事实上，拉兹的市民从第一次惊吓中恢复过来后，已不再议论这件事了。只有罗特利契医生、玛克、哈拉朗上尉和我还不时地彼威廉·斯托里茨的阴魂所缠绕。

五月三十日下午，我为了散心，朝斯闻多尔岛的桥上走去，打算从那儿抵达多瑙河右岸。

上桥之前，我经过码头，正好有艘客轮从上游驶入港口。

这使我联想起旅途中的琐事，我和这个德国佬萍水相逢，他那不可一世的姿态，我对他第一眼所产生的反感，我以为他在武科瓦尔登陆时，他对我讲的那些话。现在看来，那些威胁的话语肯定出自他的口中，我在罗特利契家的客厅里，又听出了他的声音。同样的语调，同样的冷酷，同样的日尔曼式的粗野。

由于脑海里浮现起这些往事，我便对在拉兹上岸的旅客，一个个地打量起来。我寻找着这家伙苍白的面容，古怪的眼睛，狠毒的神情，可是，正如俗语所说，我完全是枉费心机。

六点钟，我按老规矩回去用晚餐。看上去，罗特利契夫人的气色好了不少，她所受的刺激已基本消除。我弟弟在米拉身旁忘掉了一切，明天，她便能成为他的妻子了。哈拉朗上尉虽有些阴郁，看样子也冷静了不少。

我决定想方设法使这个小圈子热闹起来，把那些不愉快记忆的最后几片阴云驱除干净。我很幸运地得到了米拉的协助，来经请求她便主动坐到钢琴前。这个客厅中曾经回响过令人憎恶的《仇恨之歌》，仿佛为了冲刷它，米拉给我们唱了几首马扎尔的古老民歌。她那欢乐的心情，感染了所有的人，直到夜阑人静，大家才离开大厅。

我们告辞时，她笑盈盈地对我叮咛：

“亨利先生，明天，请不要忘记……”

“忘记，小姐？”我故作惊讶，跟她一样开着玩笑。

“对，别忘记这是总督召见的日子，拿现成的话说，是‘领取证书’的日子。”

“啊，当真，就是明天啦！”

“还有，别忘了您是您兄弟的证婚人……”

“幸亏您提醒我，米拉小姐。我兄弟的证婚人？——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啦！”

“我一点儿也不奇怪。我早就注意到您偶尔有些稀里糊涂……”

“我承认。不过，明天我一定不会稀里糊涂，我向您担保……只要玛克不比我更加稀里糊涂就行啦！”

“我保证他不会。这就说定了，四点整！”

“四点整，米拉小姐？……可我一直以为是五点半呢！……不过，请别担心，我在四点差十分一定到达。”

“晚安！祝玛克的哥哥晚安！明天也就是我的哥哥啦！”

“晚安，米拉小姐，祝你晚安！”

第二天，玛克上午要出去采办一些东西，我觉得他已经完全恢复了镇静，便让他单独前往了。

我呢，为了谨慎起见，想尽可能再证实一下威廉·斯托里茨是否在拉兹出现过，便到市政府去了。

我立即被带去会见斯泰帕克先生。我问他有没有最新消息。

“没有任何新消息可以奉告，维达尔先生，”他回答我。“您尽可宽心，那家伙没有在拉兹露过面。”

“他是不是还在斯普伦贝格？”

“我所能证实的是：四天前，他仍在那儿。”

“您接到这方面的报告啦？”

“是的。是从德国警察厅的一份邮报上证实的。”

“这我就放心了。”

“而我呢，却为此烦恼，维达尔先生。我看这魔鬼——称他魔鬼，真是恰如其分——很少有可能越过边境了。”

“那就求之不得啦，斯泰帕克先生！”

“对您来说求之不得，而我作为侦察人员，更愿意把他抓住，把这种巫师扔进监狱！也许，今后总会有这么一天……”

“哦，今后，婚礼之后，只要您愿意，斯泰帕克先主。”

我对警察局长感谢了一番，便告辞了。

下午四点钟，我们会聚在罗特利契家的客厅里。两辆华丽的四轮马车在戴凯里大街等候着。一辆给米拉、她父母亲、她家的一位朋友——纳芒法官乘坐；另一辆给玛克、我、哈拉朗上尉和他的朋友阿尔姆加德乘坐。纳芒和哈拉朗上尉是新娘的证婚人，阿尔姆加德和我是玛克的证婚人。

就象哈拉朗上尉曾向我解释过的那样，这一天并不算正式结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称为预备性婚礼。只有获得总督准许后，第二天才能在教堂举行正式婚礼。到这时为止，虽则从贴切的字义上说，还不是正式夫妇，但是男女双方已有了严格约束。如若发生意外，使他们无法结合，他们也将终身独处。

从法国封建制度里，也可以找到这类遗存的风俗，它带有父权的意味，因为首领被看作全体公民的父亲。这种风俗在拉兹一直沿袭至今。

年轻的新娘穿了件极其雅致的裙子，罗特利契夫人打扮得珠光宝气而又雍容大方，医生、法官、我兄弟和我全穿礼服，两位军官穿着笔挺的军装。

林荫道上有一群人在等候马车开动，都是些对婚礼感到好奇的平民妇女、年轻姑娘。看样子，第二天教堂里的人群一定更为可观，大家都想向罗特利契家庭表示应有的敬意。

两辆马车驶出大门，在林荫道拐角处转了弯，便踏上了巴蒂亚尼堤岸，经过米洛契王子路、拉蒂斯拉斯路，到达总林荫道上有一群人在等候马车开动。督府的铁栅栏前。

广场上和总督府大院里的围观者更多。这些人可能想起以往的怪事，才纷纷赶来，想看看会不会再出现新的怪现象。

马车驶入总督府大院，停在台阶前。

一会儿，米拉小姐由她父亲搀扶着，罗特利契夫人由纳芒先生搀扶着，然后是玛克、哈拉朗上尉、阿尔姆加德和我，鱼贯进入礼厅就座。大厅里嵌着高高的彩色玻璃，镶着昂贵的雕刻壁画，中间一张大桌子上，摆着一对富丽而精致的花篮。

罗特利契先生和夫人以父母亲的身份，坐在新婚夫妇的两侧，后面坐着

四位证婚人，纳芒先生和哈拉朗上尉坐在左边，阿尔姆加德和我坐在右边。

司仪宣布总督驾到。总督进来时，全体起立，表示敬意。

总督坐在主婚席上，问新娘的父母，他们是否同意女儿和玛克·维达尔成婚。接着，又向新婚夫妇提出千篇一律的问题：

“玛克·维达尔，您是否愿意娶米拉·罗特利契为妻？”

“我起誓，”我兄弟按照旁人教他的惯例，作了回答。

“米拉·罗特利契，您是否愿意嫁给玛克·维达尔？”

“我起誓，”米拉回答。

“本人，拉兹总督，”总督大人庄严宣市，“谨遵女皇陛下授于本人的神圣权力，按照拉兹城自古以来享有的特权，颁发给玛克·维达尔和米拉·罗特利契结婚证书。本人特予批准并发布命令，上述婚礼于翌日在本城大教堂隆重举行。”

如通常那样，事情简简单单地过去了。没有任何意外来扰乱仪式；虽然不祥的阴云有时掠过我的心头，但是签过字的婚约既没有被撕毁，新婚夫妇或证婚人手中的笔杆也没有被抽走。

威廉·斯托里茨肯定在斯普伦贝格(他可能留在那儿,讨好他的同胞)或者,他即使返回了拉兹,也是一筹莫展了。

现在,不管这个妄自尊大的魔法师愿意与否,米拉·罗特利契将成为玛克·维达尔的妻子,否则,她就不属于任何人。

十二

六月一日，这个大家焦急盼望的日子，这个曾使人以为再也不会到来的日子终于来临了，再过几个小时，婚礼就将在拉兹大教堂举行。

十二天前发生的怪事所遗留在我们心底的惊悸，在总督主婚以后，一扫而光了。

一大清早，我便起床了。我这么性急，马克比我更性急：我还没有穿好衣服，他便走进了我的房间。

他已经穿上了新郎的礼服，喜气洋洋，没有一丝愁云来冲淡他神采焕发的笑容。他情不自禁地投入我的怀抱，我紧紧地搂住了他。

“米拉让我提醒你……”他对我说。

“婚礼就在今天，”我笑着接过他的话头。“好吧，跟她说，既然总督的主婚典礼我没有退到，去教堂也绝对不会误时。昨天，我按钟楼的时间校正了表。亲爱的马克，你自己可尽量不要让人等待，要知道，今天你是主角，你不到场，典礼就无法举行啊！”

他走后，我急急忙忙盥洗完毕，虽然刚刚才是早晨九点钟。

我们先到医生家中会聚，车子应当由此出发。为了实现准时的诺言，我比规定时间到得更早（这使新娘高兴得笑逐颜开）；随后我便在客厅里坐了下来。

前一天在总督府参加典礼的人（鉴于这庄严的场面，不如称之为“要人”吧），一个接一个地到达了。就象前一天一样，所有贵宾都穿着赴宴的礼服。两位军官在威武的边防军制服上还佩戴了十字勋章、奖章。

米拉·罗特利契（我何不称米拉·维达尔呢？既然新郎、新娘已受总督之命而结合在一起了），穿着一身洁白的绉绸拖裙，短上衣上绣着橘黄色的花朵，打扮得十分惹人喜爱。她在胸侧佩着新娘的花束，金色的卷发上戴着结婚的花冠，花冠上垂下长绉褶的白网纱。这顶花冠便是我兄弟给她找回来的，她不愿意更换。

新娘和她母亲一起步入客厅，随即朝我走来，向我伸出了手，我怀着兄长般的亲热感情握住了她那纤手。她眼睛里闪烁着欢乐的光辉，大声说道：

“啊，哥哥，我是多么幸福！”

烦恼的日子过去了，这个正直的家庭经受了痛苦的考验，现在已不留任何痕迹。连哈拉朗上尉都象忘记了一切似的，他握紧我的手说：

“别……别再去想它了！”

这天的日程安排得到了大家的称赞。它是这样进行的：差一刻十点，出发到教堂，拉兹的总督、城内的显贵和知名人士都要聚集在那儿，等候新婚夫妇的来到。婚礼弥撒和在圣米歇尔圣器室签订证书之后，便是相互介绍和祝贺。然后回去举行午宴，参加午宴的约有五十多个客人。晚上，在家中客厅里举行一个有二百多来宾参加的盛大庆祝会。

四轮马车仍按前一天那样乘坐，也就是说，第一辆由新娘、医生、罗特利契夫人和纳芒先生乘坐，第二辆由马克和其他三位证婚人乘坐。从教堂返回时，结为终身伴侣的马克和米拉·维达尔将同坐在一辆马车内，至于接回那些组成婚礼仪仗队的人，将另派车辆。

九点三刻，车子离开罗特利契家，驶上了巴蒂亚尼堤岸，然后，穿越马扎尔广场，从米洛契王子街进入拉兹最美丽的居民区。

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成群结队的人们沿着人行道涌向教堂，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第一辆车上，大家都以倾慕和赞叹的神情，注视着新娘。我留意到玛克也享受到同样的待遇。从沿街窗口探出一张张笑脸，到处都有人频频致意，使人应接不暇。

“说真的，”我说，“这个城市将给我留下非常愉快的回忆。”

“匈牙利人喜欢法国，他们通过你们来表达对法国的敬意，维达尔先生，”阿尔姆加德中尉对我说。“这桩婚姻能使一个法国人进入罗特利契家庭，他们为此而感到高兴。”

临近广场时，行进十分困难，车子只能缓缓而驶。

教堂钟塔上响起一连串清脆悦耳的钟声，东风把这些颤音吹送过来。十点整，警钟楼报时钟尖利的高音和圣米歇尔教堂嘹亮的钟声交融在一起。

教堂的正门敞开着，两辆马车在台阶前停下时，恰好十点零五分。

罗特利契医生第一个下车，接着他女儿扶着他的臂膀“也下车了。纳芒先生把手臂伸给罗特利契夫人。我们紧接着跳下车来，玛克领头，穿过教堂广场上密密的人群，向前走去。

这时候，教堂内的大风琴弹奏起来了，我们就在这雄壮的和音中列队入内。

玛克和米拉走向祭台前，那里有两把并列的椅子。在他俩之后，亲属和证婚人分别找到了他们各自的位子。

众多的来宾把唱经台和祷告席都坐满了。其中有拉兹的总督、政府官员、军官、法官、行政职员、至亲好友以及工商界知名人士。珠光宝气的太太们占据了祷告台的一侧，简直座无虚席了。

唱诗台是十三世纪的能工巧匠精心制作的，在它的铁栅栏后面，攒动着一大群看热闹的人，那些不能靠近栅栏的人便挤到大殿里，大殿的椅子也都坐满了。

市民们簇拥在耳堂和边道上，教堂外的台阶旁也站满了人。

某些看热闹的人要是会对轰动全市的那些怪亭还有所记忆的话，他们是否想到在这大教堂里会重演呢？肯定不会，只要他们认为这种恶作剧是魔鬼附身的家伙干的；因为在教堂里，这类家伙是无从施展法术的。在这神圣的场所，万能的上帝难道能容忍自己的威严受到损害吗？

唱诗台右侧起了阵骚动，人们让开一条路，让本堂神父、副祭、副助祭、教堂执事和唱诗班的孩子们进来。

本堂神父站在祭台前，鞠了一躬，说了“入祭文”开头的几句话，这时唱经班的成员便开始唱祷文。

米拉跪在拜坛的垫子上，虔诚地低着头。玛克站在旁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

结婚弥撒做得很有排场，天主教堂在举行庄严仪式时总少不了这样的气派，风琴一会儿奏“主啊，怜悯我们”，一会儿奏“荣誉属于至高无上的上帝”，琴声在高高的拱顶回荡不息。

人群出出进进，有时乱哄哄地传来椅子移动、跌翻的声响，还夹杂着教堂警官的脚步声，他们负责使大殿的甬道畅通无阻。

天主教祭司升坛时所唱赞美诗、赞美词。

“主啊，怜悯我们”，是天主教作弥撒时的第一句颂诗。

往常，大教堂内总是弥漫着朦胧的微光，使人们的灵魂沉浸在宗教气氛中。透过古老的彩色大玻璃（上面色彩鲜艳地描绘着《圣经》中的人物），从狭窄的早期尖形窗户里。从两侧的玻璃天棚中，只透进一丝微光。只要天气稍微阴沉，大殿、边道、拱形的后殿，总是暗幽幽的，只有祭台的长烛上，闪动的火苗划破了这种神秘的黑暗。

今天情况不同。晴空万里，东窗和耳堂的圆花窗被映得通红。一束阳光，透过拱形后殿的窗洞，直射到悬挂在大殿柱子间的讲台上；大力神用巨大的肩膀托起讲坛，他们苦恼的脸庞，都被辉映得须眉毕现了。

铃声一响，全场起立。随着一片嘈杂，大厅里重又鸦雀无声。这时，副祭用单调的声音朗诵圣马蒂安的福音书。

接着，本堂神父转过身子，向新郎、新娘致词。他的音调略显低沉，有一种白发长者特有的嗓音。他语言简略，却深深打动了米拉的心。他赞扬了罗特利契的家风，他们对穷人慷慨解囊、真诚帮助。他庆贺这桩婚姻把一位法国青年和一位匈牙利女郎联成一家；他祈求上苍降福于这对新婚夫妇。

祝词念完，副祭、副助祭回到神父两侧的座位上。老神父转向祭台，朗诵“奉献经”祷文。

我把婚礼弥撒的每一细节都按照顺序记叙下来，因为这些情景深深刻入我的脑海之中，永远不会从我记忆中消逝了。

这时，从安放风琴的台上扬起一个洪亮的歌喉，由弦乐四重伴奏。一位在马扎尔民族享有盛名的男高音歌手，唱起了奉献礼赞美歌。

玛克和米拉离开座位走到祭坛前，副助祭接受了他们慷慨的施舍金，他们又吻过了主祭牧师递来的圣器，然后并肩回到原先的座位上。米拉的容貌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么娇艳，这样闪耀着幸福的神采。是的，从来没有过。

接下来，募捐的女子来为病人、穷人劝募捐款。教堂执事带领她们挤进唱诗台和大殿中，可以听到拉椅子的声响、裙子的窸窣声以及人群的嗡嗡声。随之小钱币便纷纷落进这些年轻姑娘的钱袋中了。

最后，本堂神父由两名助手陪同，走到新婚夫妇的面前。

“玛克·维达尔，”在一片寂静之中，神父用颤抖的声音发问，使每个人都听得极为清晰，“您，同意娶米拉·罗特利契为妻子吗？”

“是的，”我兄弟回答。

“米拉·罗特利契，您同意玛克·维达尔做您的丈夫吗？”

“是的，”米拉轻轻他说。

在立下结婚誓言之前，神父取过我兄弟递给他的结婚戒指，加以祝福。正准备把其中的一只戒指套到新娘的手指上时……

突然，大家听到一声叫喊，一声痛苦而恐怖的呼叫。

以下便是我亲眼目睹的事情，成千的人也一样看到了：

副祭和副助祭踉踉跄跄向后退去，象是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所推击，本堂神父嘴唇发抖、目光惊惶，脸上的线条都走了样，仿佛与一个无形的幽灵在搏斗，最后双膝跪倒在地上……

事态的突变，好似迅雷不及掩耳，没有人来得及插手，甚至没有时间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紧接着，我兄弟和米拉几乎是仰面朝天地跌倒在石板上……

然后，只见结婚戒指朝大殿飞去，其中一只重重地撞在我的脸上。

在这同时，我听到了，上千的人和我一样也听到了一个可怕的声音，我们已经十分熟悉的声音，威廉·斯托里茨的声音：

“让灾祸降临到新婚夫妇身上，……让他们遭殃！”

这仿佛来自另一世界的诅咒一发出来，一阵恐怖的寒颤从人群头上掠过，从所有的人胸中发出的呼喊汇成一片嗡嗡的喧哗声。米拉正欲爬起，却又惨叫一声；玛克惊恐万状，米拉已晕倒在他的怀抱里。

十三

我们在拉兹大教堂所目睹的奇异现象和发生在罗特利契家里的惊人事件，是为了同一个目的，起因也同出一源。它们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威廉·斯托里茨。这难道是出于某种法术？……我不得不否定这一假设。不可能，不管是教堂里的捣乱，还是劫持新娘的花冠，都不可能运用了任何法术。我不禁极其认真地作出推测：这个德国佬从他父亲那儿承受了某件科学秘密，一种秘密的发明使他化作隐身人……说到底，为什么不能呢？——有些光线就能穿过不透明的物体，使这些物体好似半透明的一般……我想到哪儿去啦！这些纯属无稽之谈，我不能据此去向人们作出任何解释。

我们把昏迷不醒的米拉护送回家。大家把她抬上卧室的床铺，使用了种种治疗方法都没有使她苏醒。她直挺挺地躺着，人事不省，医生想尽办法，全无效果。不过，她尚有微弱的气息，她还活着。我不禁想道：她经受了那么多折磨，竟然没有熄灭生命之火；最后这一次致命打击，竟然也没有夺去她的生命，真够坚强的了。

罗特利契医生的好几位同事都闻讯赶来，他们围在米拉的卧床旁。米拉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儿，眼睑低垂，脸色象蜡一样苍白，胸脯随着不规则的心跳时起时伏，呼吸弱如游丝，这微弱的呼吸随时都可能消失……

玛克握着她双手，泪流满面，不住地恳求她，呼唤她的名字：

“米拉……我亲爱的米拉……”

罗特利契夫人泣不成声，一遍遍地呼喊：

“米拉……我的孩子……你母亲……在你身边……”

可是，千呼万唤，一无反应。

姑娘没有睁开眼睛，她肯定听不见她妈妈的呼唤。

医生把最有效的药物都用上了，看样子，病人在渐渐苏醒……她的嘴唇间吐出一些模糊不清的字眼，谁也听不清她说了些什么。她的手指在玛克的手掌心里活动了，她的眼睛睁开了一半。——可是，在她半启的眼睑下，露出的却是迟滞的目光，这眼神是多么缺乏智慧啊！

玛克大了解这一点了。突然，他惊叫一声，直往后退：

“她疯啦……疯啦！”

我朝玛克奔去，靠了哈拉朗上尉的帮助才把他按住。我问自己，玛克是不是也会失去理智呢？我们只好把玛克拖到另一个房间，让医生采取应急措施。

这场悲剧会怎样收场呢？随着时间的流逝，米拉有没有希望恢复理智呢？医生能否治愈她那迷惘的神态呢？这种疯癫是否是暂时性的呢？

当剩下我和哈拉朗上尉两个人时，他对我说：

“这件事情应当有个了结啦！”

了结这件事？他是什么意思呢？威廉·斯托里茨回到了拉兹，他是这次亵渎婚礼的肇事者，这点已毋庸置疑。但是从何寻找他的行踪呢？用什么办法擒拿住这个无从捉摸的家伙呢？

再说，市民们会怎么想呢？关于这些事，他们是否会接受科学的解释？这儿不是法国，若在法国，不用置疑，这些奇迹都会被看作玩笑，编成歌儿一唱，就变成滑稽笑剧了。在这片国土上，可完全是两码事。我在前面已经提起过，马扎尔人生来就相信神奇的事，在愚昧无知的阶层中，迷信思想更

加根深蒂固。对有知识的人，这些怪事可以设想为物理和化学的新发明：对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们来说，那一定是魔鬼在作祟。威廉·斯托里茨会被看作魔鬼的化身。

事实上，关于被拉兹总督下令驱逐出境的这个外国佬为何要这般兴风作浪一事，已无法再隐瞒下去了。我们一直想保守的秘密，在圣米歇尔教堂的事件发生后，已经家喻户晓了。

第二天，全城轰动了。大家把在罗特利契家里发生的事件和大教堂里的新闻联结到了一起。群众中平息下去的骚动，又重新掀了起来。大家终于揭开了谜底，家家户户，只要一提起威廉·斯托里茨，便勾起一连串的回亿。人们把他看作一个幽灵，这怪物穴居在戴凯里大街的住宅里，四堵死气沉沉的墙壁，终日紧闭的窗户，使他与世隔绝。

当消息一传开，市民们在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驱使下，不由自主地涌到了戴凯里大街上，这也毫不为怪了。

在斯普伦贝格公墓，人群也是这样愈聚愈多的。但在那儿，学者的同胞们只期望某种奇迹会从天而降，决无任何憎恶的感情夹杂在里面。这儿恰恰相反，人们凝结着一触即发的仇恨，一种对于卑劣小人复仇的强烈愿望。

此外，请别忘记大教堂刚发生的骚动，在这座宗教城市里所掀起的恐怖气氛。

这种狂热的激动情绪还在上涨。绝大多数群众都不肯相信，这些不可思议的怪事会育个科学的解释。

拉兹总督不得不亲自来过问城里的治安。他命令警察局长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应当防止过分的惊慌，这可能会导致异常严重的后果，另外，威廉·斯托里茨的名字一经传出，就得对戴凯里大街的那所屋子采取保护措施。已有成百工人、农民集结在那儿，必须防止屋子被冲击，财物被洗劫。

我的想法在逐渐深化，我甚至在仔细推敲我一开始就产生的假设（后来又被我轻易否定了）。如果一个人有能力隐去肉体（这事似乎不可思议，但却可以使我信服），如果童话中吉热斯在康多尔王宫的魔戒能变为现实，那么人们的安宁便会全无保障，再也谈不上人身安全了。既然威廉·斯托里茨已经来到拉兹，而又没人能够看见他，那就没有办法将他驱逐出境。还有一点令人担忧的是，关于这个可能是他父亲发明的秘密，仅仅是他一个人掌握呢，还是他的仆人海尔门也参预在内呢？会不会还有另外一些人，为了他这里凝结着一触即发的仇恨。或他们的自身利益也在使用这个秘密呢？假若是这样，他们可以随心所欲闯入别人的屋子，谁也无法阻拦他们去干预旁人的私生活。当人们关在自己的家里，谁能担保自己是只身独处？谁能担保自己的说话不被窃听？除非置身于一团漆黑之中，谁又能担保自己的肉体不被别人窥伺？在屋子外面，在马路上，你永远担心会被某个看不见的人跟踪；他紧紧盯着你，而你却毫无察觉，他可以随心所欲……种种谋害，实在易如反掌，你能有什么办法防备呢？用不了多久，社会生活不就毁灭以尽了吗？

大家这才回忆起高楼门集市广场上发生的事，我与哈拉朗上尉是目击者。有个人说他被一个看不见的家伙狠狠撞翻在地。现在看来，一切迹象表明，这人说的是实话。他在走路时，肯定被威廉·斯托里茨、被海尔门、或

吉热斯：里蒂的年轻收入。据古代传说，他有一只具有魔法的金戒指，可以隐去身体。他来到康多尔国王的宫殿，当了宰相。随后他杀死了国王，自己登上王位，成为梅尔姆纳德王朝的创始人。

者被另一个隐身人撞倒了。这时候，人人自危，每迈一步，都可能碰到类似的遭遇。

接着，我又联想起另外一些希奇古怪的事情。大教堂布告栏里订婚通告被撕毁，在戴凯里大街搜查时，房间里传来脚步声，那只小瓶子出乎意料地落地打碎。

没有错，当时，他在现场。看来，海尔门也在。订婚晚会后，他们并没有立即离开拉兹——如我们设想的那样。难怪卧室里有肥皂水，厨房炉子里还有火。对，他们两人亲眼看到了这场在院子里、花园内、屋子里的搜查。他们逃跑时，把守卫的警探撞倒在楼梯脚下。我们能够乎台上找到新娘的花冠，是因为威廉·斯托里茨对这次搜查措手不及，没有来得及把花冠拿走。

对我来说，我乘“多罗德”号沿多琅河从佩斯抵达拉兹，旅途中所发生的怪事也找到了解释。那个我以为在武科瓦尔上岸的旅客，其实一直留在船上，只是大家看不见他……

我从而得出判断，这套隐身的绝招，他可以随时施展。他要不要显露本相，可以全凭自己作主，就象魔术师使用他的魔杖一样方便。他的肉体隐没之后，穿在身上的衣服也会随之消失，不过他拿在手中的物件却依然可以看到，因为我们看到了撕碎的婚约、花束，被劫持的花冠以及扔到大殿中的结婚戒指。当然，这并不是妖术，不是魔诀，不是咒符，不是仙法。让我们留在物质世界里吧！显然，威廉·斯托里茨掌握了一种口服的配方药水……什么药水呢？它肯定就装在那个打碎了的小瓶里，它能在瞬息之间全部挥发。这药水的配方，目前我们还不清楚，对我们来说，虽则必须马上揭示这一秘密，但，也许永远无法了解……

说到威廉·斯托里茨本人，在他隐身时，难道就不可能抓住吗？即使他能躲过视觉器官，我想他也躲不过触觉器官。他物质的外形和所有的躯体一样，不外乎由长、宽、高三种量度组成。他生来也是血肉之体，就如大家所确认的那样，即使看不见他，也决不会抓不到，摸不着。幽灵才抓不到，摸不着呢，和我们打交道的并不是幽灵啊！

但愿能碰巧揪住他的手臂、腿或头颅，即使看不见他，至少能擒拿归案。他本领再大，也别想穿越监狱的墙壁。

这不过是大致可以成立的推理，也许每个人都能作出这样的猜想。不过，并不能因此使人心安，社会治安更无从由此得到保障。大家仍是惶惶不可终日。不论在屋内、屋外，不昔是白天、黑夜，所有的人都丧失了安全感。屋内稍微有点儿声息，天花板间或“嘎”地一响，风吹百叶窗的振动，屋顶上风标的呻吟，一只昆曳飞过耳旁的嗡嗡声，从门窗隙缝中刮进风的呼啸声……都叫人心神不定、满腹疑云。不管在桌上吃饭、晚上聊天、夜里睡觉（假定还能安眠的话），屋里只要有人走动，其他人就搞不清是否有不速之客闯了进来，是不是威廉·斯托里茨或别的家伙在这儿窥伺你的行动，窃听你的谈话，甚至刺探你的私生活中最秘密的部分。

这个德国佬也可能会离开拉兹回到斯普伦贝格去，但再仔细想想（这是医生和哈拉朗上尉的意见，也是总督和警察局长的意见），难道我们能认为威廉·斯托里茨会停止这类卑劣的进攻吗！颁发结婚证书的典礼所以能够顺利进行，是因为他那时尚未从斯普伦贝格返回。正式举行的婚礼，却被他搞乱了。一旦米拉恢复理智，他会不会继续阻挠呢？他对罗特利契家庭复仇的愿望还没有得到满足，这股怨恨又如何能消释呢？大教堂里的警告不就是明

证吗？

不，这事还没有完结，只要想到此人为实施其复仇的计划所能采用的手段，大家就有理由担惊受怕。

事实上，尽管罗特利契家里日日夜夜严密警戒，这家伙难道就进不来吗？他只要走进家里，还不由他胡作非为！

日此，不论是站在客观事实上看问题的人，还是受迷信思想愚弄的人，都被这件事纠缠着，困扰着，难以摆脱。

归根结蒂，这种处境能否挽回呢？坦白他说，我是一筹莫展，即使让玛克和米拉离开这儿亦无济于事。威廉·斯托里茨难道不能毫无顾忌地跟踪他们吗？再说，米拉目前的状况根本不允许她离开拉兹。

现在，我们那位神出鬼没的仇人究竟在哪儿呢？谁都不能确定。可是，接二连三的事件向我们说明，他执拗地要留在拉兹的居民之中，他触犯、恫吓这些居民，而可以不受惩罚。

首先的一件事，差点使我们完全绝望。圣米歇尔教堂里可怕的情景发生后整整两天，米拉的健康状况尚未有丝毫好转，她一直是神志不清，气息奄奄地躺在床上。这时已是六月四日。吃过午饭，罗特利契全家和我们兄弟两人都聚在花厅里，我们讨论着应采取什么行动最为有效，突然，我们耳边响起一阵恶魔般的狂笑。

我们毛骨悚然地站立起来。玛克和哈拉朗上尉发疯般地向可怕的笑声猛扑过去，但，他们才跑了几步便停住了。这一切都发生在两秒钟内。我看到一道闪光划过，如同一把寒光熠熠的钢刀在砍人时，刀力划出的弧形。我兄弟摇晃起来了；接着，哈拉朗上尉的手臂上也挨了一下。

我赶忙跑去救护他们，这时一个声音（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已熟悉这个声音）固执而蛮横地叫喊着：

“米拉。罗特利契永远成不了玛克·维达尔的妻子！——永生永世也不可能！”

紧接着，一阵猛烈的气浪使得枝形吊灯摇晃不停。花园的门很快打开，又关上，呼呼乱响了一阵。我们知道我们的死对头又一次地从我们手中溜掉了。

我和哈拉朗上尉把我兄弟平放在沙发上，罗特利契医生检查了他的伤口，幸好伤势不太严重，匕首的九刃从上到下划破肩膀，总共只有一道长长的九伤，虽然看起来吓人，用不了几天便会痊愈。这次，凶手没有达到目的，但能担保他每次都会扑空吗？

玛克包扎了伤口，被送回特梅丝瓦尔公寓。我坐在床头，一边守护他，一边全神贯注思考着。这个棘手的问题确实使我大伤脑筋。为了这么多我深爱的人，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哪怕献出生命，也要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我承认，在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上，我尚未迈出第一步，而别的事件已经接踵而至了。这些事件说不上严重，但很古怪，甚至各不相关，这引起了我的深思。

这是六月四日这一天的晚上，从居尔茨广场和高楼门市场可以看到一道耀眼的火光出现在钟楼高高的窗口。一束燃烧的火把，忽儿放低，忽儿举起，摇曳不停，仿佛有个纵火犯想把建筑物点燃似的。

警察局长带了一批警探，捉出总局，迅速抵达钟楼顶端，火光早已消失。不出斯灰帕克先生所料，他们没有找到任何人。熄灭了的火把横在地板上，

散发着余烟，含有树脂的火星飞溅在屋顶上。但是，纵火犯已经影踪杳然。那家伙（假定他是威廉·斯托里茨）或者逃跑了，或者用了隐身法，躲藏在钟楼的一角，无从寻找。

聚集在广场上的人们呼喊着重要报复，罪犯却加以讥笑。

第二天上午，罪犯对惊恐万状的城市又进行了新的挑衅。

十点斗刚敲过，紧接着响起一阵阴森可怕的钟声，象是悲惨的丧钟，又象是恐怖的警钟，)一个人的力量绝对不可能把大教堂的钟仪摇动，看起来，威廉·斯托里茨肯定有几个同谋当帮手，至少，有仆人海尔门相助。

成群结队的市民蜂拥到圣米歇尔广场，有的甚至从边缘的居民区赶来，警钟声已经把他们吓得魂飞魄散。斯泰帕克先生和他的警探们又一次奔来了。他们迅速地向北边钟楼的楼梯上扑去，飞快地登上阶梯，来到挂钟的支架前，钟架上洒满从飞檐上泻下的阳光……

他们把钟楼的廊台都搜索遍了，仍是一无所获。没有人！连个人影子也找不到！当警探进入钟架时，钟已停止摆动，那些看不见的敲钟人早已逃之夭夭。

十四

就这样，我所担心的事情变成了现实。威廉·斯托里茨并没有离开拉兹，他能够随心所欲地进出罗特利契家里，就算他失手了一回，以后还是防不胜防啊！第一次没有干成功的，他会想方设法卷土重来，可能会取得成功。所以，目前要紧的是制订一套行动计划，对付这个混蛋的突然袭击。

我并未煞费心机，便把计划构思好了。我决定首先要联合受威胁的人们，不论以何种名义，形成一个任何人无法接近的防卫系统，我仔细推敲了每一个步骤，只要找到行之有效的办法，就立即付诸行动。

六月六日上午，我兄弟受伤还不到四十八小时，他的伤民已经愈合，我们便把他转移到罗特利契家里，让他睡在米拉隔壁的房间里。这享安排妥贴，我便把行动计划讲给医生听，医生完全赞同，向我提供一切方便，并宣称从现在开始，在某种意义上把我当成重围之中卫戍部队的司令员。

我马上行使权力，只留下一个仆人守护玛克和米拉——我不得不冒这个危险——在包括哈拉朗上尉、罗特利契夫人（她依照我的命令，离齐了她女儿的病床）在内的全体成员的协同配合下，我开始在家里仔仔细细进行有顺序的搜索。

搜索从顶楼开始。我们手臂挽着手臂，紧靠在一起，不留一点空隙，任何人也别想溜过去；我们从一头走向另一头，搜索所有房间，连最小的角落都不放过。顺便还要提一句，我们把所有的罩布都撩起来，把凳子全都移开，查看了床底和橱顶。进行这些搜索时，我们全体人员没有一秒钟留下间隙。每查完一个房间，便把门锁上，钥匙交我保管。

这工作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终于结束了，我们已到达最外面的一道门。这下可以说有把握，非常非常的有把握，实实在在的有把握，任何外人都不可隐藏在家中。从今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进来。无论什么不速之客、有高超法术的隐身者，都休想混在我们的客人中间，偷偷溜进家来。从这时起，有人敲门，总由我来支应。为了完成守门人的职责，我让哈拉朗上尉陪同，他不在时，就由一个心腹仆人陪同。大门只露出一道狭缝，我同伴在里面把住，我从狭缝中挤出去，随即在外面把门缝堵死。如果允许客人进入，我们三人便亦步亦趋地向后退去，一个靠紧一个，然后把大门慢慢关闭。

这所住宅就这样变成了堡垒，我们在里面显然是绝对安全了。

我讲到这儿，可能会有人提出异者。我承认，他提得有理。与其说是堡垒，还不如称我们的屋子为监狱更为名符其实。这是事实。一座监狱，如果不是无限期地幽禁下去，毕竟是可以忍受的；我们的监狱生活会不会延续很久呢？我想不会。

我不停地思考我们特殊的处境，对于威廉·斯托里茨神奇的秘密，我也远远没有弄清楚。不过，我在探索的道路上也并非一无进展。

我在这儿插段解释，可能枯燥乏味一些，但却是必不可少的。

众所周知，当一束阳光落在三棱镜上，这束阳光便分解成七种颜色，七种色光汇合在一起，便成为白光。这些颜色—红、橙、黄、绿、青、蓝、紫——构成了太阳的光谱，这肉眼能见的色阶可能只是整个光谱的一部分，还可能存在着我们视觉不能感受的其他色光。为什么那些未被我们认识的光线不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能呢？已知的光线只能穿过为数很少的固体，例如玻

璃，而那些未知的光线难道就没有穿透一切物体的性能吗？如果事情果真这样，从某种角度来看，我们就成了睁眼瞎子，这些光线客观存在，我们却视而不见。奥多·斯托里茨很可能发现了这种未知的光线，他找到一种化学配方，这种物质进入人体，便能迅速扩散，使太阳光谱中的色光改变性能。如果这一假设成立，一切都能解释清楚了。不透明物体渗透了这种物质之后，光线照射其表面时即进行分解，组成光线的光束转化成我设想的幅射线；这些幅射线畅通无阻地透过物体，经过折射又恢复原状——肉眼的感觉，就好象这个不透明的物体是不存在的了。

当然，许多方面仍然是个谜。威廉·斯托里茨的衣服可以跟他的肉体一起消失，为什么他手里拿的东西又能看得见呢？这些都无从得到解释。

再说，又是什么物质能产生这般奇迹呢？我因无从知晓而深感遗憾。如果我能洞察奥秘，便可以利用它，针锋相对地来同我们的敌人周旋。不管怎样，即使没有这样的有利条件，我们能否战胜他呢？我分析了一下，不外乎两种可能性：不论什么物质，它的效力或者是短暂的，或者是永久的。倘若效力短暂，威廉·斯托里茨不得定期服用新的剂量。如果具有永久的效力，他要恢复真身，势必服用另一种相反的药剂来消除前一种药剂的效用。因为有些场合，隐身非但没有好处，相反会带来恶果，无论是哪种情况，威廉·斯托里茨都得制造（或者从预先储藏的地方享取）他需用的药物，随身携带的剂量肯定是有限的。

这一步推论可以加以肯定了，我又思索，那些钟声和狂乱摇曳着的火光又意味着什么呢？做这些事情毫无意义，而且互不关联。这只能说明药物在他身上发生的作用，使他神志昏乱，才能干出这种丧失理智的举动，他已经接近于疯狂了。这种倾向对我们是有利的，从一系列事态来分析，这种猜测也是有根据的。

根据以上种种推论，我决定去拜望斯泰帕克先生。我把这些想法告诉他，他完全同意我的见解，于是决定派一队警探或士兵日夜守卫戴凯里大街的房屋，使得屋主人确实无法进入。这样他不仅无法使用实验室，也进不了他的秘密储藏室（如果确实存在储藏室的话），他只好听天由命，早晚总要恢复他的本来面目，或者永远地隐身下去。如果发生后一种情况，他的体力就会不断衰弱。要是他已开始有些疯疯癫癫，让疯子到处碰壁，一定会刺激他更加疯狂，最后逼得他轻举妄动，我们便可以趁此机会，使他束手就擒。

斯泰帕克先生对我提出的要求一口应允。他出于别的动机，也已经想到要孤立威廉·斯托里茨的住房。他认为这一措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安抚这个素来安谧、幸福的城市——它以前为所有的马扎尔城市所羡慕，而今天已被骚犹得混乱不堪，不可收拾。现在，我只好把它比做一座沦陷的城市，成天提心吊胆惧怕轰炸，每个居民都在想第一枚炮弹会落在何方，他的家园会不会首先遭到毁灭。

说实话，既然威廉·斯托里茨没有离开拉兹，既然他故意要让大家明白这一点，大家怎么会不担心受到袭击呢！

在罗特利契家里情况就更加糟糕。不幸的米拉还没有恢复理智。她启开嘴唇只是吐出一些不相连贯的字句，她惊恐的眼睛从不注视任何人。她听不到我们说话。她既不认识她的母亲，也不认识玛克。玛克不久便和罗特利契

夫人一起在姑娘房内守护病人。这个从前充满欢乐的房间，如今是多么忧郁啊！米拉的病态是属于可以治愈的精神暂时错乱呢，还是不可救药的癫狂病呢？——谁也不能断言。

她衰弱不堪，她的生命之弦仿佛已经崩裂。她躺在床上，几乎毫不动弹，偶尔，手臂勉强移动一下。大家不禁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她还能不能从昏迷中恢复理智呢？她还能不能表达一下自己的意愿呢？马克俯着身子和她说话，竭力想从她嘴里听到片言只语，从她眼睛里看到细微表示……但是，她的眼睛始终闭着，手臂刚一举起，便又落了下去。

罗特利契夫人以超乎寻常的精神力量支撑着，她每天勉强休息几小时，因为她的丈夫强迫她休息。可是，她一入睡便做恶梦，稍有一丝声响，便被惊醒，她总是听到有人在“她房间里走动，虽则处处小心提防，她总以为有人在那儿，那个看不见、抓不住的敌人已经闯进了家里，在她女儿身边游荡……她恐惧地从床上直蹦起来。只有看到医生或马克守护在米拉身边，她才稍微宽心。如若这种状况延续下去，她肯定也是支持不住的。

每天都有罗特利契医生的几位同事来给米拉会诊。他们长时间地仔细检查了病人，可是，对这种精神上的疲惫无法表示意见。没有反应，也不发作。不，对外界事物完全无动于衷，彻底地失去了意识，象死人一样安静，面对这种情况，医术是无能为力的。

我兄弟受伤三天之后，刚刚能够起床，便不再离开米拉的房间。我呢，除了到市政府去，亦不离开家中一步。斯泰帕克先生把拉兹城内的流言蜚语都告诉了我。在市民的想象中，不光是威廉·斯托里茨，还有一群由他网罗的隐身在城里为非作歹。全城居民在他们的妖术面前只能束手待毙。

哈拉朗上尉则相反，他经常不在我们的堡垒内。他丢不开固有的念头，不停地在大街小巷奔走，也不要我陪同。他脑子里是不是有某种计划，生怕我去干扰他？他是否指望碰巧撞见威廉·斯托里茨？也许他等待着此人在斯普伦贝格或在别的地方的消息，以便找这家伙去算账？当然，我不会再去阻拦，相反，我应该陪伴他，帮助他消灭这个坏蛋。

但是，这样漫无目标的乱闯乱撞，会不会侥幸成功呢？肯定不会。在拉兹不行，在别的地方也行不通。

六月十一日晚，我和兄弟长谈了一次。我觉得他比任何时候都消沉，生怕他会病倒。我想，必须使他远离这个城市，把他带回法国，但他说什么也不肯和米拉分开。那么，罗特利契全家难道不能暂时离开一下拉兹城吗？这个问题是否值得斟酌一番呢？——我决心和医生谈一谈。

这一天，在谈话即将结束时，我对马克说：

“可怜的弟弟，我看你都快绝望了，这是不对的。米拉的生命并无危险，这是所有的医生一致的看法。要说她神志不清，这也是暂时的，请相信这点。她会恢复她的聪明才智，她会把她以前的米拉还给自己，还给你和她所有的亲人……”

“你劝我不要绝望，”马克便咽着回答我，“可即使米拉恢复了理智，还不是永远受这恶魔摆布吗？你以为他做到这一步便能满足了？如果他想继续报复呢？如果他想……亨利，你了解我……他无所不能，而我们却奈何他不得。”

“不，”我喊道，“不，马克，战胜他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怎么？……怎么？”马克兴奋起来了。“不，亨利，你讲的不是真话。”

不，在这恶棍面前，我们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只能把自己关在监牢里才能摆脱他。而且说不定他还会肆无忌惮地闯进来。”

马克太激动了，以致我无法回答他。他只顾自己说话，抓住我的手，又说道：

“谁能保证这时候只有我们两个单独在一起呢？我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在客厅里、在花厅里，我总是对自己说，可能他在跟踪我！……我总觉得有人在我身旁徘徊，有人在躲避我，我向前走去，他便悄悄后退……我正要一把抓住他，他便消失了……”

马克一边断断续续他说着，一边忽进忽退，仿佛真的在追逐一个看不见的人。我不知道该怎样来使他镇静，最好的办法也许是带他离开这个家，带他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他接着说：“谁知道这家伙有没有听到我们刚才的谈话呢？我们以为他远在天边，他也许就近在眼前。瞧……可能就在这门后，我听到了脚步声……他在那儿！……来吧！……打啊！杀死他啊！……但这可能吗？……这个魔鬼，死神能把他抓到手心里吗？”

我的兄弟情绪激动到了这等地步！我能不担心吗？他再这么发作一次，也许会象米拉一样神志错乱的呀！

为什么奥多·斯托里茨会有这么一个该死的发明呢？一个已经有了大多作恶本领的人，为什么还要把这样一件法宝交到他的手中呢？

城里的状况并无好转。虽则自从威廉·斯托里茨那次在钟楼顶端大声宣布“我在这儿！”以后，没有发生别的变故，但恐怖的气氛已蔓延到所有的居民区了。没有一处住房不被怀疑有隐身人光顾。在大教堂发生那次风波之后，即使教堂中也没有一块安全之地可以供人躲避。当局曾想采取措施，可是没有用，不成功。人们不能扫除这种恐怖的情绪。

在成百件事情中，我只举出一件，就可以说明群众的心理已经紧张到何等疯狂的程度了。

十二日上午，我离家去拜望警察局长。刚走到米洛契王子路口，离圣米歇尔广场二百步远的地方，就看见了哈拉朗上尉。我走到他眼前，说：

“我到斯泰帕克先生那儿去。您陪我一同去吗，上尉？”

他没有回答，机械地和我朝同一个方向走去。接近居尔茨广场时，我们听到一阵惊惶的喊声。

一辆套着两匹马的车子正全速冲下马路，行人急忙往两旁躲避。不用说，驾马的车夫早被摔在地上，受惊的马匹在大街上横冲直撞。

哎呀，真是不可思议，有几个行人，其激动程度不亚于这两匹牲口，居然认为有一个隐身人在驾驭这辆马车，认为威廉·斯托里茨正坐在驾驶座上。这叫喊声一直传到我们耳朵里：

“他！……他！……是他！”

我还没有来得及朝哈拉朗上尉转过身子，他已经离开了我。我看到他飞快地向那辆马车迎面扑去，显然想在车子经过他身旁时拦住它。

这时，马路上行人很多。威廉·斯托里茨的名字在四面八方回响。无数石块飞向受惊的牲口。群情是如此激愤，从米洛契王子街角的商店那边竟然传来了开枪的声音。

一匹马臀部被击中，倒下了；车子撞在牲口身上，翻了。

人群立即扑上前去。朝车轮上、车身上、车辕上，成百只手臂伸出来要

揪住威廉·斯托里茨。……可是，他们都扑了个空。

看来，隐身人在翻车之前就跳下马车了——大家毫不怀疑，是这个家伙再一次想在城里制造恐怖气氛。

不过，事情并非如此。不久，跑来了一个普斯陶的农民。他那两匹狂奔乱跳的马已在高楼门市场上停了下来”当这个庄稼汉看到其中一匹躺在地上，他是多么愤怒啊！可是，大家都不听他的解释，甚至想动手殴打了，我好不容易才保护他躲避了狂怒的人群。

我把哈拉朗上尉拉走了，他一声不响地限我来到市政府。

斯泰帕克先生已经知道了米洛契王子街刚才发生的事。

“市民们发疯了，”他对我说，“这种疯狂究竟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难以预料。”

我还是提出那个老问题：

“您有没有新消息？”

“有，”斯泰帕克先生回答。“有人报告我说，威廉·斯托里茨在斯普伦贝格。”

“在斯普伦贝格！”哈拉朗上尉喊道，转身对我说，“我们出发吧，您答应过我的。”

我无言以对，因为我可以肯定这次旅行是徒劳往返。

“等一等，上尉，”斯泰帕克先生插嘴说，“我已要求斯普伦贝格方面证实这个消息，信使马上就到。”

不到半小时，传令兵便给警察局长拿来了飞骑递送的信件，说明上述消息并不确实，不仅威廉·斯托里茨在斯普伦贝格没有得到证实，甚至有人认为他大概从未离开过拉兹。

两天又过去了，米拉·罗特利契的病情没有丝毫好转。我兄弟倒似乎安静了一些。我等待机会想同医生谈谈离开拉兹的计划，我希望他能赞同。

将近十一点，我正在巴蒂亚尼堤岸上漫步，有几句话灌进我的耳中：

“他回来了……他回来了！……”

这个“他”是何人，不言自明。我向两、三个过路人打听是怎么回事。

“刚刚有人看见他家的壁炉在冒烟，”其中一位告诉我。

“有人还在平台的窗帘背后看到了他的脸，”另一位也证实道。

不管这些消息是否确凿，我已朝戴凯里林荫大道走去了。

然而，威廉·斯托里茨表现得这么不谨慎是为了给人什么印象呢？他不会不清楚，如果大家把他擒拿归案，等待他的将是什么下场。不列万不得已，他怎么肯冒这一风险呢？他难道会在自己住宅的窗户前给人看见吗？

不管是真是假，这个传闻已经产生了后果，我到达时，几千群众已经从林荫大道和环形马路包围了住宅，警察们·无法阻拦。激动万分的男女市民，成群结队地从四面八方涌来，一片充满故意的呐喊声撼天动地。

“他在那儿！他！很可能跟一大群同谋的隐身者在一起！”在这种毫无根据、却已根深蒂固的信念面前，能说些什么呢？警察们对这不可数计的人群又有什么办法呢？里三层、外三层的人把这座应该诅咒的房子包围得密不透风，要是斯托里茨在屋内，肯定是插翅难逃！再说，如果威廉·斯托里茨确实在平台后面给人发现了，那肯定是实实在在的人形。在他隐身之前，说不定会给人捕获。这一回，他可逃不了群众的惩罚啦！

虽然警察们竭力阻拦，警察局长也作了最大的努力，铁栅栏还是给挤开

了，大家呼啸而入，门被冲垮，窗子被扯了下来，家具被丢到花园、院子里，实验室的仪器被摔得粉碎。接着，火焰从楼下升腾而起，直冲顶楼，火黄在屋顶上飞舞着，不一会儿，平台便在熊熊烈火之中倒塌下来了。

大家在住宅、院子和花园里徒劳地搜寻了半天，威廉·斯托里茨并不在家，至少说，没有能找到他。

现在，火焰从各个角落点燃了起来，熊熊的烈火正在吞噬这所房子。一小时后，只剩下了断壁颓垣。

这所屋子也许还是毁坏的好。拉兹的居民想到威廉·斯托里茨不论其隐身的法术如何高明，最后还是葬身火海之中，他们精神上的紧张状态也许可以得到松弛吧！

十五

斯托里茨的住宅被摧毁之后，我感到，拉兹城内那种极端激愤的情绪稍稍平复了，市民们安心了一些。不出我所料，一部分居民这样认为：当群众冲进屋子的时候，“巫师”确实在那儿，他已葬身于烈火之中了。

事实上，我们搜索了瓦砾堆、翻拨了灰烬，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证实上述看法。烧起大火时，如果威廉·斯托里茨确在现场的话，他一定躲藏在烈火烧不到的地方。

但是，从斯普伦贝格收到的最新情报表明：威廉·斯托里茨没有在那里重新露面，他的仆人海尔门也没有出现。大家完全不知道这两人躲在何处。

不幸的是，城里虽则相对说来渐趋平静，可是在罗特利契家里却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可怜的米拉、神志丝毫未见恢复。她对大家的日夜护理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她对所有的亲人，都不认识。医生们也还不敢抱任何希望。

她虽然衰竭不堪，但尚无生命之虞。她躺在床上，几乎是一动不动，苍白得如同死人一般。假若有人想把她扶起来，她便发出阵阵呜咽，眼睛中流露出惊恐的神情，手臂扭曲着，嘴里吐出一些不相连贯的字句。她在这时有没有记忆力呢？在神志错乱之中能不能回忆起订婚晚会和大教堂里的场面呢！那些威胁她和玛克的警告会不会在她的耳畔回响呢？但愿她还能记得这些，但愿她聪明的脑子尚能保留往事的回忆。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不幸的家庭过的是什么日子。我兄弟寸步不离家里，他和医生、罗特利契夫人一起守护在米拉的身旁，他亲手喂病人吃些食物，不停地在米拉眼中寻找重新闪现出的一丝理智之光。

十六日下午，我独自在城里闲逛，心中闪出一个念头。打算到多瑙河右岸去走走。我早就想到那儿蹒跚蹒跚，只是情况不允许；再说，象我这样的心境，去了也得不到益处。我朝桥头走去，穿过斯闻多尔岛，到了塞尔维亚彼岸。

我散步的时间比预计的要长。在江边一家塞尔维亚小酒店里用过晚餐，我才返回桥头。这时，时钟已敲八点半了。我不知道这时候为何如此心血来潮，我没有径直返家，走到桥中间，便暂向斯闻多尔岛的中心大街。

我仅仅走了十几步，便看到了斯泰帕克先生。他独自一人，刚一走近我，立刻就我们共同关心的话题扯了起来。

我们一同走了二十分钟，便到了岛的北端。夜幕已降临，冷落的小径和树丛下一片漆黑，小木屋都已经上了门，我们不可能再遇到任何人。

该是返回拉兹的时候了。我们正想往回走，突然几句话语吹进我的耳朵里。

我猛地收住步子，一把拉住斯泰帕克先生的手臂，让他也停下脚步。我凑近身子，用只有他一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说：

“听，有人说话……这个声音——是威廉·斯托里茨的声音。”

“威廉·斯托里茨！”警察局长也压低了声音回答。

“肯定是他。”

“他没有看见我们。”

“没有。浓重的夜色对双方都有好处，使我们和他一样成了隐身人。”声音继续传来，不太清楚，应当说有两个声音，肯定是两个人在对话。

“他不一个人，”斯泰帕克先生低声说。

“不是……可能还有他的仆人。”

斯泰帕克先生把我拉到树丛背后，弯着身子靠近地面。由于浸沉在一片黑暗之中，我们可以走得离谈话者很近，能听清他们的声音而不被他们发觉。

我们迅速藏到离威廉·斯托里茨约十步远的地方。当然，我们看不到任何人，就象我们预料的那样，因此也不感到失望。

自从他的住宅被烧毁之后，我们还从来没有遇到这么好的机会，能了解敌人的行踪，获悉他的计划，甚至可以抓到他本人。

他连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藏在这儿，正竖起耳朵在听呢！我们匍匐在树枝中间，几乎不放呼吸，带着难以形容的激动心情倾听他俩的密谈。主仆两人在树林中忽而走远，忽而靠近，声音也有时清晰，有时模糊。

我们听到的第一句话，是威廉·斯托里茨的声音：

“我们明天就能住进去吗？”

“明天可以了，”他那看不见的同伴（看样子是仆人海尔门）回答。“谁都搞不清我们是什么人。”

“你什么时候返回拉兹的？”

“今天早上。”

“好极了……这座房子租定了吗？”

“是用一个化名租的。”

“你能否保证我们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住进去，保证不会……被人认出来？”

威廉·斯托里茨所说的城市名称，我们没能听清楚，这使我们感到遗憾。但从听到的片言只语来判断，我们的对手打算恢复一个时期人形。为什么他要冒这个风险呢？我估计他的隐身状况如果超过一定时期，将会损害他的健康。我觉得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但在这以前，我没有机会得到证实。

当两个声音靠近了，海尔门接着说：

“用这两个化名，拉兹警察局就不会发现我们了。”

拉兹警察局？……看起来他们还是住在匈牙利的一个城市里。

随着脚步声渐渐轻微，他们走远了。斯泰帕克先生抓住这个空隙，急急问我：

“哪个城市？……什么名称？——这一定要弄清楚！”

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两个谈话者又走近了，在我们几步远的地方停下来。

“去一趟斯普伦贝格，是否有这必要呢？”海尔门问道。

“绝对必要，因为我的资金存在那儿。再说，在这儿，我要露面就不可能不受惩罚，但在那边——”

“在那边，您是否想让别人看到您的血肉之躯呢？”

“不这样怎么办？……我想，看不到取款人，任何人都不会付款的呀！”

如此看来，我的预见已成了事实。斯托里茨已处于绝境，隐身对他已没有好处，他没有钱用，为了搞到钱，他不得不放弃他的法术。

但是，他继续说：

“最伤脑筋的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办好。这些疯子毁了我的实验室，我手头连一瓶二号水也没有了。幸亏他们没有发现花园里的秘密储藏室，不过已埋到了瓦砾堆下面，我要你帮忙挖出来。”

“我听从您的吩咐！”海尔门回答。

“后天早上十点钟左右来，白天、黑夜对我们来说是一回事。我们至少

可以看得清楚些。”

“为什么不是明天呢？”

“明天，我还有别的事。我已经有了一个绝招，我想，那个人对此是不会感到庆幸的。”

对话者继续在散步，当他们趔回来时，威廉·斯托里茨怒气冲冲地喊着：

“不，我不离开拉兹！只要我对这家人的怨恨还没有发泄够，只要米拉和那个法国人……”

他没有说完，或者说，下面的话被一声脱口而出的怒吼替代了。这时，他从我们身旁擦过，我们只要一伸手便可把他抓住，但这时，我们的注意力被海尔门的声音吸引住了。

“在拉兹，您的隐身术已经人人皆知了，就是摸不清您用的什么方法。”

“这一点，他们永远也别想知道，”威廉·斯托里茨回答说，“我与拉兹城不会就此罢休。他们烧毁了我的房子，便以为把我的秘密也烧毁了！……疯子们！不，拉兹逃不了我的报复，我要使它片瓦不存……”

这句威胁的话才吐出口来，树林猛地分开，斯泰帕克先生朝发出声音的地方冲过去，突然，他喊道：

“我已抓住一个，维达尔先生，您去对付另外一个！”

没有疑问，他的双手扑在一个虽看不见、但完全能触及的躯体上，旋即，他被猛地推开，要不是我抓住他的手臂，他就跌倒在地了。

我以为我们马上要遭到袭击了，我们看不见对手，情况对我们极端不利。但是，左边却响起一阵讥讽的笑声，我们听到脚步声渐渐远去了。

“没能抓到，”斯泰帕克先生叫道。“不过，现在我们可以肯定，他们的隐身术并不妨碍逮住他们的身体。”

真倒霉，这两个家伙从我们手中溜跑了，我们不知道他们躲在哪里，斯泰帕克先生却并不感到扫兴。

“我们会抓住他的，”他低声说。这时，我们已到达巴蒂亚尼堤岸。“我们已掌握了对方的弱点，我们还知道斯托里茨后天要到他屋子的废墟堆去。这样，我们就有两个办法来战胜他，即使一个失败了，另一个肯定会成功。”他被猛地推开，险些跌倒在地。

离开斯泰帕克先生之后，我回到家里。趁罗特利契夫人，玛克都守护在米拉的床前，我和医生关在房里进行密谈。应当让他立即知道刚才发生在斯闻多尔岛的事情。

我原原本本地和盘托出，也没有忘记把斯泰帕克先生乐观的估计告诉他，但又提了一句，我对这种估计，信心不足。医生说，在威廉·斯托里茨的威胁面前，在他继续对罗特利契家庭、对拉兹全城进行报复的狂妄野心面前，离开拉兹是十分必要的。应当走了，秘密地走，愈早愈好。

“我赞同您的意见，”我说。“我只提出一点，米拉能否经受得住旅途的颠簸？”

“我女儿的体质没有受到丝毫损害，”医生回答，“她并不痛苦，仅仅是神志受了挫伤。”

“过一段时间，她会逐渐恢复神志的，”我坚定地说，“尤其在另一个国家里，她什么都不用怕。”

“唉，”医生大声说，“我们远走高飞，就能避免危险了吗？威廉·斯托里茨难道不会跟踪追击？”

“不会，只要我们对出发的时间和目的地严守秘密。”

“严守秘密？……”罗特利契医生忧郁地说。

象我兄弟一样，他怀疑能否对威廉·斯托里茨保守秘密，这家伙会不会（就在此时此刻）窃听我们的谈话，并策划新的阴谋呢？

总之，离开这里是决定的了。罗特利契夫人没有表示异议，她迫不及待想把米拉送到另一个环境中去。

玛克也很赞同。我没有把我们在斯闻多尔岛遇到的事告诉他，我认为没有必要。我对哈拉朗上尉讲了，他也不反对我们的旅行计划。他只是问我：

“您肯定陪您的兄弟一同去吧？”

“我怎么能不去呢？我必须陪在他身边，就象您必须陪同……”

“我不走！”听他的口吻，决心已不可动摇。

“您不离开这儿？”

“不离开。我心甘情愿留在拉兹，也有这个必要。既然这个家伙在拉兹，我觉得我还是留在这儿为好。”

没有必要再作争论了，我没有再劝他：

“好吧，上尉。”

“我就拜托您了，亲爱的维达尔。请您代我照看我的一家吧，现在这也是您的家啦！”

“我一定尽力！”我回答。

我马上着手准备出发。白天，我租了两辆带篷的四轮旅行车，还比较舒适。然后，我去看望斯泰帕克先生，把我的计划告诉他。

“您做得对，”他对我说。“可惜的是，全城的居民不能都这样办。”

看得出来，警察局长很忙。我认为在我们听到那番谈话后，他的忙碌不是没有理由的。

将近七点钟，我回到罗特利契家里，一切都已准备就绪。

八点钟，车子到了。其中一辆安排给罗特利契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坐，我和玛克上第二辆车。为了不引人注目，两辆车子分别从不同的路线出城。

啊，就在这一刻，发生了最意想不到的事情！一个最最可怕的变故！

车子正在等候我们，一辆停在大门口，另一辆停在花园尽处的小门前。医生和玛克上楼去，准备把米拉抬进车子里。

他们呆呆地停在门槛上，惊恐万状：床是空的，米拉不见啦！

十六

米拉不见啦！

当这呼喊声在家里回响时，大家开头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不见啦？——这话怎么讲？这是不可思议的。

半小时以前，罗特利契夫人和玛克还在房里，米拉已穿好旅行服装躺在床上，她很安静，呼吸均匀，使人觉得她已入睡。玛克喂她吃了些东西，然后才下楼去吃晚饭。饭刚吃罢，医生和我弟弟就上楼来，打算把她抬上车子。

就在这时，发生了这场突变！在床上，他们再也看不见米拉，人去楼空啦！

“米拉！”玛克呼喊着手奔向窗口，他抓住窗子把手——窗子关得严严实实，没有打开。劫持？——假使真是劫持，肯定不是越窗而走的。

罗特利契夫人奔来了，接着是哈拉朗，家里一片呼喊声。

“米拉！……米拉！”

她不回答，这是理所当然的，大家等待的也并不是她的回答。但是，她不在房里，又作何解释呢？难道她可能离开床铺，穿过她妈妈的卧室，走下楼去而不被人看见吗？

我听到叫喊声时，正把一些小件行李放进车子里。我急忙返回二楼。

玛克用悲痛欲绝的嗓音反复呼唤着他妻子的名字，他和医生两人发疯似的走来走去。

“米拉怎么啦？”我问。“……你在说什么，玛克？”

医生有气无力地回答我：

“我女儿……失踪了！”

罗特利契夫人昏了过去，只好把她抬到床上。哈拉朗上尉脸部痉挛，眼神昏乱，走到我跟前说：

“是他！……还是他！”

我竭力想清理一下思路。哈拉朗上尉的意见没有充分的根据。一般来说，威廉·斯托里茨无法越过重重戒备，进入屋内，当然，他可能利用了出发时的混乱。不过，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他必须潜伏在某个地方，等候可乘之机，同时必须具有惊人的速度。

即使种种假设都能成立，也仍然解释不通。我一步也没有离开花园门，车子就停在门边，米拉怎能越过这扇门而不被我们看见呢，就算威廉·斯托里茨是隐身的，那么米拉呢？

我走下楼去，返回花厅，唤来了仆人。我把通向戴凯里大街的门紧紧锁上，取下了钥匙，然后，搜索了全部屋子：顶楼、地下室、廊屋、钟塔、直到阳台，没有漏掉一个角落；搜完屋子，便搜花园……

我没有搜出任何人。

我又回到玛克身边。我可怜的兄弟泪流满面，抽抽噎噎地吞泣着。

依我之见，第一件事便是通知警察局长。

“我到市政府去，跟我一起去吧！”我对哈拉朗上尉说。

旅行车还等在那儿，我们跳上车。大门一开，车子飞驶而去；几分钟后，便到了居尔茨广场。

斯泰帕克先生还在他的办公室里。我向他报告了事情的经过。这位从来都是镇定自若的人，竟不能掩饰他的惊愕。

“罗特利契小姐失踪了！……”他惊叫道。

“是的，”我回答。“看起来好象不可能，可是实实在在发生了这样的事！不管是逃跑还是劫持，总之，她不在了！”

“这件事少不了是斯托里茨干的！”斯泰帕克先生轻轻他说了一句。

警察局长的判断竟然和哈拉朗上尉不谋而合。他沉思了片刻，接着说：

“无疑，这就是他昨晚上向心腹仆人吹嘘的绝招啦！”

斯泰帕克先生说得有理。是的，威廉·斯托里茨分明向我们泄漏了他的预谋，而我们却毫不警觉，一无防备。

“两位先生，”斯泰帕克先生说，“你们愿意我陪同回府吗？”

“这就走吧！”我说。

“遵命，先生们……请稍待片刻，我还有点事。”

斯泰帕克先生唤来一名警察队长，命令他派一队警察日夜警卫罗特利契住宅；接着，他又和警察局副局长低声密谈了许久。然后，我们三个人乘了四轮旅行车返回医生家里。

家里又被一无所获地查看了一次，只是，踏进米拉的房间时，斯泰帕克先生感到有些异样。

“维达尔先生，”他说，“您难道嗅不到一种特别的气味？这气味以前我们在某个地方嗅到过的。”

不错，空气中漂浮着一种淡淡的气味。我猛然想起来了，叫道：

“斯泰帕克先生，这气味。我们在斯托里茨实验室闻到过。那一回，您刚要把装有液体的小瓶拿到手，它就掉在地上打碎了，是吗？”

“正是，维达尔先生，这件事可以引起许多猜测。如果这种液体确是我想象的‘隐身剂’，那么威廉·斯托里茨很可能让罗特利契小姐服用了，所以把她劫走时，两个人都看不见啦！”

我们都呆若木鸡了。不错，事情大概正是这样发生的。现在可以断定：抄家时，威廉·斯托里茨确在实验室里，他宁可把瓶子打碎、让液体挥发干净，而不愿落到我们手中。对了，我们现在嗅到的正是这种特殊的气味。威廉·斯托里茨利用出发时必不可少的人来人往，潜入房内，劫持了米拉·罗特利契。

多么难熬的漫漫长夜！我守在我兄弟身边，医生守在罗特利契夫人身边，我们多么焦灼地盼望白天来临啊！

白天？——白天对我们又有何用？光线难道是为了威廉·斯托里茨而存在的吗？他不是能让茫茫的黑夜永远紧裹住自己吗？

直到清晨，斯泰帕克先生才离开我们，返回自己的寓所。临走以前，他把我叫到一边，跟我讲了这番令人费解的话；说它费解，因为是处于眼下这般困境之中。

“我只有一句话，维达尔先生，”他对我说，“不要丧失勇气，要么就是我大错特错，要么就是你们的苦难快到尽头了。”

对他这套漫无边际的安慰，我未作回答，只是怔怔地望着他。我这时已经精疲力竭，完全不知所措，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将近八点钟，总督来对医生担保，将竭尽全力找到他的女儿。罗特利契先生和我一样抱着怀疑的态度苦笑了一下。事实上，总督又能怎么样呢？

一清早，劫持米拉的消息便传遍拉兹全城。这个消息引起的后果，我不想花笔墨来形容了。

九点不到，阿尔姆加德中尉来到医生家里，准备听从他朋友的吩咐。上帝啊，他们要采取什么行动呀？

看得出，对这种基于友谊的效劳，哈拉朗上尉并不象我那样，认为是完全白费的。他简单地感谢了一声，便戴上军帽，把军刀扣在武装带上，吐出一个字：

“走！”

当这两位军官走向门口时，我突然一阵冲动，想跟随他们一起走。我建议玛克陪我前往，不知他听懂我的意思没有，他未作回答。

我出去时，两位军官已走上堤岸。寥寥无几的行人带着畏惧的神情看着医生的住宅，难道不正是从这里掀起了恐怖的浪潮，闹得全城鸡犬不宁吗？

我赶上了哈拉朗上尉和阿尔姆加德，哈拉朗上尉看了我一眼，却好象视而不见，我也不觉奇怪。

“您跟我们一起去吗，维达尔先生？”阿尔姆加德问我。

“是的。你们是去……”

中尉做了个手势，表示他不知道。我们这是往哪儿去呢？……肯定是去碰碰运气，运气难道不正是我们最可靠的向导吗？

走了几步，哈拉朗上尉突然停住脚步，生硬地问道：

“几点了？”

“九点一刻，”他的朋友看了下表，回答。

我们又前进了。

我们漫无目标地走着，没有交谈一句话。穿过马扎尔广场，走上了米洛契王子街，我们便绕着圣米歇尔广场四周的拱廊走。有时，哈拉朗上尉驻足不前，就象他的两腿在地上生了根似的。他又问起了时间。“九点二十五”，“九点半”，“十点差二十”，他的同伴接二连三地回答。知道了时间，上尉又用游移不定的步子，慢慢地踱着。

左转弯后，我们从大教堂的圆室后面走过。哈拉朗上尉稍稍踌躇了一下，便转入皮阿尔街。

拉兹的这个贵族区死气沉沉，只有几个行人匆匆而过。大部分住宅都紧闭了窗户，就象国丧一样。

马路尽头，戴凯里林荫大道可以直望到底。大道上几乎空无一人。自从斯托里茨的住宅被火焚之后，大家都回避着，不走这条路了。

哈拉朗上尉将选择什么方向呢？往城市的高坡走？从城堡那边插进去？还是沿着多瑙河，走向巴蒂亚尼堤岸呢？

他又一次停住脚步，似乎还没有打定主意。又是问那个老问题：

“几点了，阿尔姆加德？”

“十点差十分，”中尉回答。

“到时间了！”哈拉朗上尉说着便迅速走上林荫大道。

我们从斯托里茨家的铁栅栏前走过，哈拉朗上尉看都不看。他以同样的步子绕过屋子，到环形路边才停下来。花园和环形路之间隔着一堵大约二米五的高墙。

“帮我一把，”他指着墙头，说。

这句话说明了一切。米拉那可怜的兄长想干些什么，我完全清楚了。

十点钟——这不是斯托里茨本人确定的时间吗？两天前我和斯泰帕克先生从他们主仆二人的对话中听到过。我不是把这时间告诉了哈拉朗上尉吗？

是的，此刻魔鬼就在那里，在这堵墙后面，正在寻找储藏室的入口处，那里窝藏着他用来作恶的神秘物质。我们能否趁他全神贯注寻找洞口时，把他生擒活捉呢？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这是唯一的机会，无论如何不能错过了！

我们相互帮着在几分钟内越过围墙，落到一条两旁长着茂密树丛的小路上。不论斯托里茨还是其他人，都不可能看到我们。

“请你们留在这儿，”哈拉朗上尉嘱咐道。他紧贴围墙朝屋子走去，不一会儿，便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我们有一阵子停在那儿没有动弹，后来，终于克制不住强烈的好奇心，也开始缓缓移动，穿过绿荫浓密的树丛，弯着身子从树枝下钻过。我们放轻脚步，也渐渐地逼近了屋子。

我们到了树丛边缘便看见了房屋。它与我们隔着一块二十米宽的开阔地。我们屏住呼吸，紧贴地面，目不转睛地观察着。

眼前只剩下几堵断墙，已被烈火烧得焦黑，墙下堆着乱砖碎石，还有几截烧得木炭般的屋梁、弯曲的铁铸件、一堆堆灰烬和家具的残骸。

我们凝视着这一堆毁坏的东西。啊，为什么不把这个可恶的德国佬、连同那可怕的发明象他的住宅一样烧个精光呢！

我和中尉扫视着前面的开阔地，突然，我们打了个寒颤：哈拉朗上尉象我们一样埋伏在树林边缘，离我们不到三十步远，他选择的树丛有个弯弯的弧形，离房屋拐角处特别靠近，仅仅有条约六米宽的曲径从中隔开。哈拉朗上尉一眼不眨地紧盯着靠他最近的墙角。他一动不动地蜷曲着身体，全身肌肉绷得紧紧的，随时准备猛窜出去，这付模样很象一头潜伏在暗处守候猎物的猛兽。

顺着他的目光，我们向前望去，立即明白了是什么在吸引着他。果真，那儿有一桩希奇的景象：看不到一个人影，却只见瓦砾堆在奇怪地翻动；慢慢地、小心翼翼地，似乎翻动瓦砾的家伙很想避人耳目，石块、铁片、种种堆积在那儿的断瓦残片，缓缓地被移动，搬开，渐渐地汇成一堆了。

一种神秘的恐怖感，使我们透不过气来；我们瞪大眼睛看着，此情此景使我们眼花缭乱。威廉·斯托里茨在那儿。虽说干活的人看不见，干活的成果却明摆着。

突然，一声狂暴的怒吼冲破了寂静……我们看见哈拉朗上尉猛窜出去，一跃越过了小径——他落在废墟边上，仿佛撞在一个看不见的障碍物上……他前进，后退，张开双手，又合拢来，弯下身子，又挺直，仿佛是一个在进行肉搏的斗士。

“看我的！”哈拉朗上尉喊道，“我抓住他了！”

我和阿尔姆加德向他奔去。

“我抓住他了，这个浑蛋，我抓住了！”他重复地说。“让我来，维达尔！……让我来，阿尔姆加德！”

突然，我觉得被一只无形的手臂推了一把，同时，一股重浊的呼吸直喷到我的脸上。

确实，这堪称一场肉搏战。他在这儿，隐身人——威廉·斯托里茨或另外一个人！……不管他是谁，我们的手已抓住他，我们不会再放开他，我们会逼他讲出米拉的去向。

正如斯泰帕克先生证实过的那样，这再一次证明，他能隐去自己的形象，但他的躯体依然存在。这不是一个幽灵，而是一个真实的人，我们正使足了

气力想制服他。

我们终于成功了。我抓住了看不见的对手的一只胳膊，阿尔姆加德抓住另一只。

“ 米拉在哪儿？……米拉在哪儿？…… ” 哈拉朗上尉焦躁不安地连连追问。

没有回答。这是个强有力的对手，他一股劲地拚命挣扎，企图摆脱我们，溜之大吉。他只要脱出身来，便可以越过花园或穿过废墟，到达林荫大道，我们便永远别想抓住他了。

“ 米拉在哪儿？——你说不说？ ” 哈拉朗上尉怒不可遏地再三逼问。

终于听见了这几个字：

“ 不，……永远不！ ”

从那气喘嘘嘘的声音中能辨认出来，此人便是威廉·斯托里茨。

他的抵抗无法持久。我们是三比一，不管我们的对手多么身强力壮，他也不能长久与我们对抗。正当这时，阿尔姆加德被推倒在草地上，几乎同时，我感到我的腿被人拉住了。我栽了个大跟头，不得已松开了我揪住的胳膊。哈拉朗上尉给人当脸猛击一拳，他踉踉跄跄地张开双手在空中乱舞。

“ 他逃了！……他逃了！ ” 哈拉朗上尉与其说在叫喊，不如说在怒吼。

不用说，这是海尔门出其不意来搭救他的主子了。

我爬起身来，中尉似乎已昏厥过去，仍躺在地上。我急忙去助上尉一臂之力……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我们扑了个空。威廉·斯托里茨已经溜走了……

正当这时，树丛边闪出一群人，另一群人也正从栅栏门里涌进来。有些人翻越过围墙，还有些人从断墙残垣间钻出来。突然从四面八方、每个角落里出现了这么多人，足足有好几百。他们臂挽着臂，排成三行。第一行人全穿着拉兹警察局的制服，后面两行穿着边防军的步兵服。转眼之间，他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这个包围圈正在一步步地缩小……

现在我开始懂得了斯泰帕克先生乐观的断语。他从斯托里茨嘴里知道了这一计划，便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这一切安排得无懈可击，使我惊叹不已，这数以百计的潜伏者，我们在进入花园时，竟然没有看到一个。

这个仿佛以我们为中心的包围圈，在收缩、在收缩……不，斯托里茨再也不可能漏网，他已成为瓮中之鳖。

这个恶棍一定也十分明了自己已处于绝境，在我们身边，爆发了一声狂吼。阿尔姆加德已慢慢苏醒：正当他从地上爬起身时，他的军刀突然被拔了出来。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挥舞着军刀，这是威廉·斯托里茨的手。他气势汹汹，既然无法逃遁，便想报仇；他要杀死哈拉朗上尉……

象他的敌人一样，哈拉朗上尉也抽出了军刀。两人面对面开始了决斗：一方看得见，另一方看不见。两把刀在厮杀：一把刀被一只有形的手执着，另一把刀被一只无形的手执着……

这场奇特的拚杀发生得如此迅猛，以致我们都无法加入。

看得出来，威廉·斯托里茨很擅长用刀，至于哈拉朗上尉，他一味进攻，疏于防守。他朝前猛刺，对方迅速还击，刺伤了他的肩膀。但是，哈拉朗上尉的刀尖仍旧向前猛刺。只听见一声痛苦的喊叫——草坪的小草，立刻倒伏了一大片……

不是风把小草刮倒的，而是人体的重量、是被刺通胸脯的威廉·斯托里茨把小草压倒了一大片，我们马上证实了这一推测……血，大股大股地喷涌

出来，就在生命之火慢慢熄灭的那一刻，这个无形的躯体却渐渐地显现了物质的形态。在濒于死亡的极度痉挛中，他原形毕露了。

哈拉朗上尉向威廉·斯托里茨扑过去，对他狂喊道：

“ 米兰呢？——米兰在哪儿？ ”

草地上只剩下一具尸体，脸部痉挛，双目圆睁，眼神仍然咄咄逼人，这便是怪物威廉·斯托里茨再也无法隐匿的躯壳。

十七

威廉·斯托里茨就这样落得了悲剧性的下场。

唉，这突如其来的死亡已经为时太晚。虽则罗特利契家从此可以不再惧怕，但是，威廉·斯托里茨的死亡不但没有能使局面改善，反而更加不可收拾。我们从此失去了找到米拉的希望。

哈拉朗上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他垂头丧气地对已被击毙的敌人呆望了一会儿。最后，确实感到惹下的祸灾已无法补救，这才做了个绝望的手势，慢慢地朝家里走去，要把这件不幸的事告诉亲属。

我与阿尔姆加德中尉留在原地，斯泰帕克先生好似从天而降，也出现在现场。四周寂静无声，尽管有几百个非常好奇的人围在我们身边，你推我挤地想看得更清楚些。

所有的目光都盯在尸体上。尸体略向左侧，衣服上溅满血迹，面无人色；他右手仍然握着中尉的军刀，左臂微微弯曲。威廉·斯托里茨这样进入坟墓是很合适的，尽管他作恶的魔法无边，也不能逃脱死亡。

“正是他！”斯泰帕克先生久久打量着尸体，喃喃地说。

警察们心有余悸地走拢来，他们也认出了这个家伙。为了不被视觉所欺骗，斯泰帕克先生把尸体从头摸到脚。

“死了……确实确实是死了！”他说着站起身来。

警察局长一声令下，十几个人就在斯托里茨生前翻动过的瓦砾堆上继续挖掘起来了。

“根据我们无意中听到的那次谈话，”斯泰帕克先生回答我的提问，“那些用来对付我们的物品，被这浑蛋窝藏在这儿。在找到这个储藏室、毁掉全部储存物品之前，我决不离开。斯托里茨死了，我还要让他的秘密和他一起同归于尽，即使我要受到科学界的诅咒，也在所不惜。”

我认为斯泰帕克先生完全有理。作为工程师，我对奥多·斯托里茨的发明颇感兴趣，但并不认为它会有多大的实际价值。这一发明只能有助于人类最恶劣的欲念。

地面上很快露出了一方金属板，大家将它掀开后，出现了一道狭窄的楼梯。

这时，有只手抓住了我的手臂，响起了求饶的声音：

“饶恕我吧！……饶恕我吧！”这声音在说。

我转过身子，没有看到任何人。但是，我的手臂始终被抓着，那歔歔的声音在继续哀求。

警察们停止了工作，都转身向我。我带着极易理解的惶恐心情，伸出那只没被抓住的手，在身旁摸索着。

在齐我腰部的地方，我手指触到一头毛发；再低一点，便摸到一个被泪水浸透的脸。显然，有个我看不见的人跪着在哭泣。

“您是谁？”我费劲地问，激动得喉咙都哽住了。

“海尔门，”他回答说。

“您想干什么？”

斯托里茨那个看不见的仆人断断续续地说，他听见斯泰帕克先生要毁掉储藏室，那他就别想再恢复人形了，永远这么孤零零地生活在世界上，怎么办呢？他恳求警察局长，在毁掉储藏室里这些小瓶子前，让他喝下一瓶。

斯泰帕克先生答应了他的请求，并采取了必要的保护措施，司法部门还要对海尔门进行审判。根据斯泰帕克先生的命令，四名身强力壮的警察逮捕了这个青不见的人。大家相信他们是不会松手的。

四名警察把犯人制得服服贴贴，跟着斯泰帕克先生和我走下楼梯。下了几级台阶，就到了一个小地窖里，由于拉门内射进一线微光，室内的陈设还依稀可辨，在一个狭窄的架子上，排列着不少小瓶子，都贴着标签，有些标一号，有些标二号。

海尔门急不可耐地要一瓶二号溶液，警察局长递了给他。这时，我们带着不可形容的惊讶，目睹着（尽管我们应当意料到这种情景）小瓶子自个儿在空中划了个弧形，然后倾倒下来，就象有人把它凑近嘴唇，在贪婪地喝着。

奇迹立即发生了。喝着、喝着，海尔门就象从虚空之中钻出来似的，大家首先看见在昏昏暗暗的地窖里升起一阵薄雾，接着，人的轮廓便愈来愈清晰了。在我面前，终于显现出我到达拉兹当晚跟踪过我的那个人来。

斯泰帕克先生作了个手势，剩余的瓶子立即被捣毁了，里面装的液体流在地上，顷刻间挥发得点滴不剩。这件事一做完，我们又返回上面。

“现在，您打算怎么办，斯泰帕克先生？”阿尔姆加德中尉问。

“我马上叫人把尸体运到市政府去，”他答道。

“当众运去？”我问。

“当众，”警察局长说。“应该让全拉兹城都知道威廉·斯托里茨死了。大家只有看到他的尸体运过，才能相信。”

“只有在把他埋葬以后，”中尉补充道。

“如果要把他埋葬的话——”斯泰帕克先生说。

“如果要把他埋葬？”我惊讶地重复。

“是啊，”警察局长解释道，“据我看，最好把尸体火化，把骨灰撒到空中，就象中世纪时代，人们对付巫师那样。”

斯泰帕克先生打发人去找了一付担架，他自己带着大部分警察押着犯人先走了。犯人显形后，又变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家伙。阿尔姆加德和我也回到了罗特利契家。

哈拉朗上尉正坐在他父亲身旁，他已经把前后经过原原本本禀告了。罗特利契夫人目前身体不太好，还是对她隐瞒比较妥当。威廉·斯托里茨的死亡，并不能归还她的女儿啊！

我兄弟也还一无所知，应该让他了解情况。我们预先通知他，在医生的工作室里等候。

他听到我们带来的消息，并没有复仇后的欢快，却嚎啕大哭，净讲些绝望的话：“他死了！……你们把他杀死了！……他没有讲出来就死啦！米拉，我可怜的米拉！……我再也看不见她啦！”

我用什么话语来平息这痛苦的爆发呢？

我试图用这些理由来劝慰他：不，不应该绝望。我们的确不知道米拉在哪儿，但有一个人知道，那就是海尔门——威廉·斯托里茨的仆人完全清楚。这个人目前正押在牢中，会受到审讯。他和主人没有共同的利害，所以没有必要保密，他会讲出来的……他们会促使他这么做，哪怕许他一笔财产……他们会逼他招供，如有必要，甚至可以用刑……米拉一定会归还给她的家庭，归还给她的丈夫，只要悉心照料，多加抚爱，她的神志会恢复的……

玛克根本不听，他什么都听不进去。对他来说，唯一知道米拉下落的人

已经死去，在这个人没有说出他的秘密之前，人们本来不应该将他杀死的呀！

我正不知道怎样来使他平静，这时，我们的谈话被外面一阵喧闹打断了。我们奔到面临林荫道拐角和巴蒂亚尼堤岸的窗口往外观看。

又发生什么事啦？……我们现在这样的心境，对任何事情都不会大惊小怪了，甚至威廉·斯托里茨死而复生也不例外。

原来只是丧葬的队列。尸体躺在一个担架上，由四名警察抬着，后面跟了一大群人。这样一示众，全拉兹城都会知道威廉·斯托里茨死了，这个恐怖时期也就此告终了。

斯泰帕克先生让这尸体到各处去示众，丧葬的队列沿着巴蒂亚尼堤岸一直到欧梯埃纳一世大街。穿过高楼门市场，又到各闹市兜了一圈，最后才在市政府门口停下来。

依我之见，他们还是不要从罗特利契住宅前经过的好。

我兄弟随我一起奔到窗口，当他看到这个血淋淋的尸体时，绝望地大叫了一声。他多么想让这具尸体复活啊，哪怕拿自己的生命来交换。

人们狂热地欢呼着。威廉·斯托里茨倘若活着，肯定会被人撕个粉碎；既然死了，他的尸体就被饶恕了。不过，就象斯泰帕克先生所说的，市民们肯定不同意他象一般死者那样入土为安，大家要求把他在广场上火焚或者抛入多瑙河，让河水将他送入遥远的黑海深渊。

叫喊声在罗特利契住宅前持续了一刻钟，才恢复平静。

哈拉朗上尉告诉我们，他想去市政府，要求马上审讯海尔门。我们十分赞成。他在阿尔姆加德陪同下离开了家。

我留在我兄弟身边，同他一起消磨这痛苦的时光。我无法使他平静。这种过分激动的情绪还在不断高涨，使我恐惧，我感到他想躲开我，他面临着无法抗拒的危机，不肯听从我的劝告，却也不作争论。他只有一个念头，一个固执的念头：动身去寻找米拉。

“你陪我去吧，亨利！”他说。

我能够使他同意的是等到哈拉朗上尉回来后再作商议。哈拉朗上尉同他的伙伴回来时，将近四点钟了。他俩带回来的消息是最令我们不堪设想的。对海尔门的审讯的确在进行，但是一无所获。上尉、斯泰帕克先生和总督本人对他威胁、恳求、哀告……都无济于事。他们许诺送一笔财产给他也没有用。他们向他宣布，如果拒不交待，便要使用最残酷的刑罚，他也仍然没有招供。他们什么都问不出来，海尔门一分钟也没有改过口：他不知道米拉在哪儿，他甚至对劫持这件事，也压根儿不清楚。他的主人认为没有必要把计划告诉他。

经过三小时的努力和斗争，不得不承认这个明显的事实：海尔门是老实的，他讲的是实话，他确实确实是不知。看起来，可怜的米拉，我们从此以后永远见不到啦！

我们度过了多么悲哀的一个傍晚啊！我们倒在椅子上，忧伤万分，默默无言，任凭时间静静地流逝。说真的，那些讲过上百次的话语，还用得着重复吗？

快到八点钟的时候，仆人送灯进来。这时，客厅里只有两位军官、我兄弟和我。医生仍留在他妻子身旁。当仆人放好了灯，退出门去时，时钟才开始打八下。

就在这时，花厅门猛地打开了，可能是花园里的风把门吹开的，因为并

没有人走进来啊：好家伙，更为古怪的是：门，竟然又自动关上了……

随即——不，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场面——一个声音传进了耳朵，并不是订婚晚会上唱《仇恨之歌》侮辱我们的高门大嗓——而是一个甜蜜而快乐的声音，一个所有声音中最讨人喜欢的声音，是我们亲爱的米拉她在说话啊！

“玛克，”这声音说，“您，亨利先生，还有你，哈拉朗，你们坐在这儿干什么啊？是吃晚饭的时候了，我饿坏啦！”

这是米拉！是米拉本人！恢复了神志的米拉，痊愈了的米拉！——可以说，她象平常一样从她的闺房里下来了。这是她看得见我们，而我们看不见她的米拉！这是隐去身体的米拉！

这么简单的话语，从没有产生过如此强烈的效果！大家瞠目结舌，被钉在椅子上，既不敢动弹，又不敢说话，更不敢朝这声音迎上前去。然而，米拉在那儿，活生生的米拉啊！我们知道，她虽然看不见，但能够摸得着……

她从何处来的呢？……从劫持者的屋里来的吗？她居然能脱身逃跑、穿过城市返回家中吗，——但是，家里的门都紧闭着，没有人给她打开过啊！

不对（她的到来，不久即给我们解开谜底），米拉是从她自己的房间里出来的。威廉·斯托里茨将她隐身后，便丢在那儿，我们以为她离开了家，其实，她并没有离开卧床。在这二十四小时里，她仍旧躺在那儿，不动弹、不说话、也没有知觉。我们却都没有想到她还躺在床上。说真的，我们怎么会想到这一点呢！

无疑，威廉·斯托里茨并不能立刻带了她走。但是，如果今天早上哈拉朗上尉的军刀没有一劳永逸地阻上他，他还是可能来完成这件罪行的。

现在的米拉，神志是清醒了——可能是斯托里茨给她喝了药水的功效——她还不知道大教堂之后所发生的变故；她在我们中间，跟我们说话，看得见我们，在黑暗中她还不知道她看不见自己。

玛克站起来，张开手臂，仿佛想把她抓住。

她继续说：

“你们怎么啦？我跟你们说话，你们都不回答我。你们看到我似乎都很奇怪，发生什么事啦？怎么妈妈不在这儿？她病了吗？”

门又打开了，罗特利契医生走了进来，米拉立即扑向他——至少我们猜想是这样——她叫道：

“啊，我的父亲！……发生什么事啦？为什么我的哥哥、我的丈夫脸色这样奇怪？”

医生在门口惊住了，随后，他明白了过来。

米拉已经在他身边，拥抱她的父亲，反复问道：

“出了什么事？妈妈呢？……妈妈在哪里？”

“你妈妈身体很好，我的孩子，”医生囁嚅道。“你妈妈马上就下楼了……留在这儿，孩子，留在这儿吧！”

这时，玛克也摸到了他妻子的手，轻轻地拉她过来，就象牵着一个瞎子，让她坐在身旁。

米拉不再说话，被大家的反应吓坏了。玛克用颤抖的声音，喃喃说些她摸不着头脑的话：

“米拉，我亲爱的米拉！……是的，这确实是你，我感到你在这儿……在我的身边……哦，我求求你，我亲爱的，不要再离开我啦！”

“我亲爱的玛克……这种惊惶的神情，所有的人……你们真叫我害

怕……父亲，回答我……这儿是否出了不幸的事情？……”

玛克感到她站起来了，便轻轻把她按回椅子上。

“没有，”玛克说，“放心吧，没有出什么不幸的事。但，讲话呀，米拉，你再说话呀！让我听到你的声音……你……你……我的妻子……我心爱的米拉！”

是的，这个情景，我们看见了；这些话语，我们听见了。但是，我们坐在那儿，两眼发直，呆若木鸡，屏息静气，惊惶失措地想着：那个唯一能使米拉恢复形体的人已带着他的秘密，死去啦！

十八

难道这种没有人能够挽回的局面还会有幸福的结局吗？谁能再寄于希望呢？怎能不认为米拉已经永远被排斥于视觉世界之外呢？找到她虽是个巨大的幸福，但还掺杂着巨大的痛苦：她高雅、美丽的形象，我们再也看不到了。

大家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罗特利契家的日子将会怎样。

米拉不久就知道了自身的状况。走过壁炉的镜子前，她没有看到自己的形象……当她痛苦地喊叫着，而我们转过身子来时，她也没有在两侧看到自己的身影……

只好把一切向她和盘托出了。她胸中发出一阵呜咽；玛克跪在她的椅子旁边，竭力想平息她的痛苦，向她保证：看得见她时，他爱她；看不见她时，他也同样爱她。看到这种场面，真叫我们心痛欲碎。

黄昏后，医生叫米拉到她母亲的房里去，还是让罗特利契夫人知道女儿在她身边，听到女儿说话的好。

几天过去了。我们用语言劝慰所做不到的事，时间却代我们做到了。米拉以她坚韧的毅力，忍受住命运的打击，看上去，很快恢复了正常生活。她一会儿跟这个讲话，一会儿跟那个谈笑，使我们感到她的存在。现在我还仿佛听到她在讲：

“我的朋友们，我在这儿……你们需要什么东西吗？我给你们拿来……亲爱的亨利，您在寻找什么？——是您放在桌子上的那本书吗？它在这儿呢！您的报纸？……它落在您的身边……父亲，这是平常我拥抱您的时间……哈拉朗，你为什么这样伤心地望着我？我向你保证，我是满面笑容，你为何要自寻烦恼呢？……而您，亲爱的玛克，这儿是我的双手……握住吧！你们愿意到花园里去吗？……把您的手臂给我，亨利，让我们海阔天空地谈谈说说吧！”

这个心地善良、讨人喜欢的姑娘，不愿给家里带来阴影。米拉久久留在玛克身旁，轻声絮语地不断鼓励他；米拉对未来满怀信心，相信总有一天，她的形体会重新被人看到——她以这些来安慰玛克，她心中是否真的怀有希望呢？

我们的家庭生活有些小小的改变，也是唯一的改变。米拉懂得在某些场合中，她的存在会令人痛苦，所以她不和我们同桌吃饭。但是，一吃罢饭，她便下楼来到客厅。大家听到她开门、关门的声音，并听到她说：“我来啦，朋友们，我在这儿！”到了回房的时候，她才跟我们互道晚安，离开我们。

假使说，米拉·罗特利契的失踪曾经引起过那么大的震动，那么，不用说，她的重新出现（我的词汇中找不出别的字眼了）引起的震动就更加强烈。从四面八方送来万分真挚的同情，家中门庭若市，拜访应接不暇。

米拉不再在拉兹市区散步了，要出去，也总是坐在密闭的车子里，由一个亲人陪同。她更宁愿坐在花园里，坐在她心爱的人们中间，至少从精神上来讲，米拉已经完全还给他们了。

在这期间，斯泰帕克先生、总督和我坚持不懈地对海尔门多次审讯，仍是一无收获。我们从他口中掏不出一点能改善目前这般伤心的处境的东西。

事实证明了，在劫持米拉的行动中，海尔门是无辜的。我们就不再拿这一点来威逼他。但他会不会知道主人的秘密？甚至掌握了奥多·斯托里茨的配方？

我和斯泰帕克先生真是悔之莫及，在发现地窖之后，采取的举动太鲁莽了。倘若不是一时冲动，造成这不可挽回的后果，那么我们为海尔门做过的事，现在也同样可以为米拉来做。只要保留一瓶神秘的溶液，我们所经受的痛苦就仅仅是一场恶梦；醒后的快乐，足以抵偿一切。

斯泰帕克先生考虑不周，酿成恶果；我当时听其所为，未加制止。现在，我们两人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我俩没有交流一言半语；彼此都心照不宣，要把这件事永埋心底。

我俩都不肯死心，对可怜的海尔门，反复折磨；想从中得悉秘密。事实上。这样高深的化学配方怎么可能向目不识丁的仆人泄漏呢？即使告诉了他，他又能懂得多少呢？

终于有一天，我们明白了，我们的努力不过是水中捞月，枉费心机。总的来说，海尔门并无判刑的罪状，当局决定释放他。

可惜，宽恕来得太迟了。早上，看守放他出狱，他已死在监牢里。解剖尸体才知道患的是脑血栓。看来，这个可怜的家伙命该如此。

我们的最后一线希望也成了泡影，这样，威廉·斯托里茨的秘密，将永远无人知晓了。

在戴凯里大街抄查出的文件存放在市政府，经过细致的鉴定，只发现一些空泛的公式，物理和化学上一些完全无法理解的符号。这些对我们毫无用处。威廉·斯托里茨用于犯罪的可怕物质应该怎样重新配制呢？——从这废纸堆里不可能推算出任何结果来。

残害米拉的凶手是在哈拉朗的军刀刺穿了他的心脏后，才从虚空中显露原形的，难道米拉也要到临终的最后一息，才能把形体重新显现在我们眼前吗？

六月二十四日上午，我的兄弟来找我，看样子，他比较镇静了。

“不必怀疑，”我说，“把肚子里的话倾倒干净吧，我知道你只可能听从理智的心声。”

“理智的心声和爱情的心声，亨利。米拉还仅仅一半是我的妻子，我们的婚礼还没有得到宗教的承认，神父还没有来得及宣布承认我们的结合，婚礼便被打断了。为了米拉和她的家庭，为了所有的人，我希望这种名不符实的情况能够不再延续。”

我把弟弟拉到怀里，对他说：

“我了解你，玛克。我认为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你实现自己的心愿。”

“这可能显得古怪，”玛克回答，“不过，即使神父看不见米拉，他至少可以听到米拉亲口答应愿意我作她的丈夫，就象听到我宣布愿意娶她为妻一样。我想，教会是不会为难我们的。”

“不会，亲爱的玛克，不会的。我来负责打交道。”

我首先去找教堂神父，上次的婚礼弥撒，就是他主持的，可是遭到褻渎而中止了。可敬的老人回答我说，这个情况他已考虑过，拉兹的大主教破例地恩准了。虽然新娘的形体看不见，但她无疑是个活人，从现在起，就可以接受婚姻的圣典。

告示早就贴出去了，定于七月二日举行仪式，不会再出问题。

婚礼的前夜，米拉象上回那样对我说：

“就是明天了，亨利……您别忘了。”

第二次婚礼跟第一次一样，在圣米歇尔教堂举行，场面也一样隆重。同

样的证人，罗特利契家同样的朋友和来宾，市民们来得同样的多。

这一次，我看有更大的好奇心掺杂在内。这种好奇心，大家都能理解，也能谅解。当然，出席看中间也夹杂着某些恐怖情绪，这只有随着时光流逝才能逐渐消除。是的，威廉·斯托里茨死了，他的仆人海尔门也死了……然而，不止一人在想：这第二次婚礼弥撒会不会被飞来横祸打断，如同第一次那样呢？

现在这一对夫妇正在唱诗台上。米拉的坐椅看上去是空的，但实际上，她坐在那儿。

玛克站着，身子朝向米拉。他看不见米拉，但感到她在身旁。似乎为了在祭坛前证实米拉的存在，玛克拉着她的手。

后面是证人，纳芒法官、哈拉朗上尉、阿尔姆加德中尉和我；然后是罗特利契先生和夫人。可怜的母亲跪着，乞求上苍为她女儿降临奇迹……朋友们都聚集在四周，全城的显贵，把大殿挤得满满当当，侧道里黑压压的人群更是挤得针插不进，水泄不通。

钟声悠扬，琴乐齐鸣。

神父和辅祭们已经到达，弥撒开始了。结婚典礼在儿童唱经班的歌声中进行。奉献仪式之后，大家看见玛克把无形的米拉引到祭台的第一级台阶上，当布施落进了副祭的钱袋，玛克又把米拉带回座位上。

做完弥撒，老神父把脸转向大家。

“米拉·罗特利契，您在吗？”他问。

“我在，”米拉回答。

神父又问玛克：

“玛克·维达尔，您同意娶在场的米拉为妻吗？”

“是的，”我兄弟回答。

“米拉·罗特利契，您同意在场的玛克做您丈夫吗？”

“是的，”米拉用大家都听得到的声音回答。

“玛克·维达尔和米拉·罗特利契，”神父宣布，“我宣告你俩已被神圣的婚礼联结在一起。”

婚礼结束后，人群都涌到新婚夫妇必经之路上。人们听不到这种场合惯有的喧闹声。大家都屏息静气地伸长脖子，迫切想看到什么。谁都不愿后退一步，又都不敢站到最前列。所有的人都被好奇心所驱使，又被神秘的恐惧感所控制。

新婚夫妇、证婚人和朋友们，穿过略略有些胆怯的两边人群，到了圣器室。在那儿，教堂管理处的登记簿上，在玛克·维达尔的签名旁边，加上了一个名字：米拉·罗特利契。这个名字，是由一支看不见的手，一只永远看不见的手书写出来的。

十九

我一时心血来潮向大家讲述的奇特故事，在七月二日这一天，得到了上述的结局。我预计到，这个故事大概不会使人相信。这只能归咎于作者的笔墨笨拙。虽则这样的故事，在过去的遗闻轶事中绝难找到，但愿在将来的轶事遗闻中也仍然不会产生。不幸的是，我所讲的却是真实得不能再真实了。

不用说，我兄弟和米拉早已放弃了他们过去的打算，再也谈不上去法国旅行了。我甚至预料到马克去巴黎的机会也极少，他只能永远定居在拉兹。这对我来说，是痛苦的，但又不能不接受。

理所当然，他们夫妇俩最好生活在罗特利契先生和夫人的身旁。时间会安排好一切，马克会逐渐习惯这种生活。何况，米拉想方设法使人感觉到她的存在。大家总能知道，她在哪儿，在干什么。她是家中的灵魂；也恰如灵魂一般，超脱于我们视觉之外。

她的形象并没有完全消失。我们不是有马克给她描绘的绝妙肖像吗？米拉喜欢坐在这幅油画旁边，以鼓励的语气说：

“我在这儿，我又变得可以看见了。你们看得见我，我也看得见自己。”

婚礼结束后，我在拉兹罗特利契家里又住了几星期，和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眼看离别的日期愈来愈近，我心中不无惆怅之情。但是，没有不散的筵席。我终于不得不重返巴黎了。

我又开始忙我的工作，比一般人所能想象的还要竭尽全力。我所经历的事情实在太离奇了，繁忙的工作也没能使我忘怀。我神驰梦往，念念不忘，没有一天我的思绪不飞向拉兹，飞到我兄弟和他心心相印、永不分离的妻子身旁。

第二年一月初，我无数次回亿起威廉·斯托里茨以死亡为结局的可怖场面。突然，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既简单又明确的念头。真的，我奇怪，早先为何没有想到。

即使我的盲目性使我的逻辑推理能力变得如此平庸，我也应该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思索啊！

这一天，这个推论忽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被我们击败的仇敌，所以失去了生前的隐身本领，唯一的原因是哈拉朗的军刀造成了大出血。这件事给了我强烈的启示。我几乎可以断定：这种神秘的物质，遇到出血，便能消除作用，并与血液一起流出体外。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结论就自然而然可以推断出来。哈拉朗的军刀所起的作用，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同样可以完成。这不过是个极其简单的手术，而且可以逐步施行，必要时可以分几次来做。米拉丧失的血，可以由新的血液来补充，最后，她血管中的血液便纯净了，剥夺马克幸福的可恶物质可以完全排除掉，马克便能重新看见自己的妻子。

我马上把这个想法写信告诉我兄弟。我正要去发信，却收到了他的来信，于是，我只得把我的信暂缓发出。我兄弟在信中告诉我一个消息，使我的设想至少在目前不能实行。他说，米拉快要使他成为父亲了。这种时候，我认为哪怕是一滴血最好也不要让她损失。即使这样，她可能都没有足够的气力来经受分娩时可怕的磨难。

我的侄子（也可能是侄女）预期在五月下旬出生。我对弟弟的感情是读者深知的，不必说，我按期起程了。五月中旬，我便抵达拉兹。我等待这件

大事的焦灼心情，并不亚于做父亲的人。

事情发生在五月二十七日。这个日期永远不会从我记忆中消逝。要是说再也不会再有奇迹发生，这天却降临了一个大奇迹。我可以绝对保证它的真实性。这个奇迹是什么，大家不难猜测。我原想求助于医术来实现的事，却自然而然地完成了。米拉，象拉撒路一样从坟墓里活生生地出来了。玛克眼花缭乱地、惊慌地、陶醉地看着她渐渐地从一个影子里化出来。他好象做了双重父亲，同时看到他的孩子和他的妻子降生，长久隐匿于虚无之中的爱妻在他眼中显得格外娇艳、妩媚。

从此之后，我兄弟和米拉就跟我一样，没有传奇性的变故了。当我绞尽脑汁在寻求理想数学的最高境界——其实是永无止境的，既然数学象宇宙一样的无限——时，玛克依旧继续他名画家的光荣职业。他居住在巴黎一座豪华的公馆里，离我的住宅不远。每年，罗特利契先生和夫人以及成玛克和米拉十分幸福。为上校的哈拉朗都来巴黎住上两个月。玛克夫妇每年也去拉兹探望双亲，只有这段时间，我听不到我侄儿（生下的确实是侄儿）的呀呀絮语。我以伯父和祖父的双重身份宠爱着我的侄子；玛克和米拉十分幸福。

愿上苍保佑这样的幸福天长地久！愿上苍使每个人都不要受他们所经历痛苦！愿上苍（这是我最后的祝愿）使威廉·斯托里茨可憎的秘密永远不再被人发现。

